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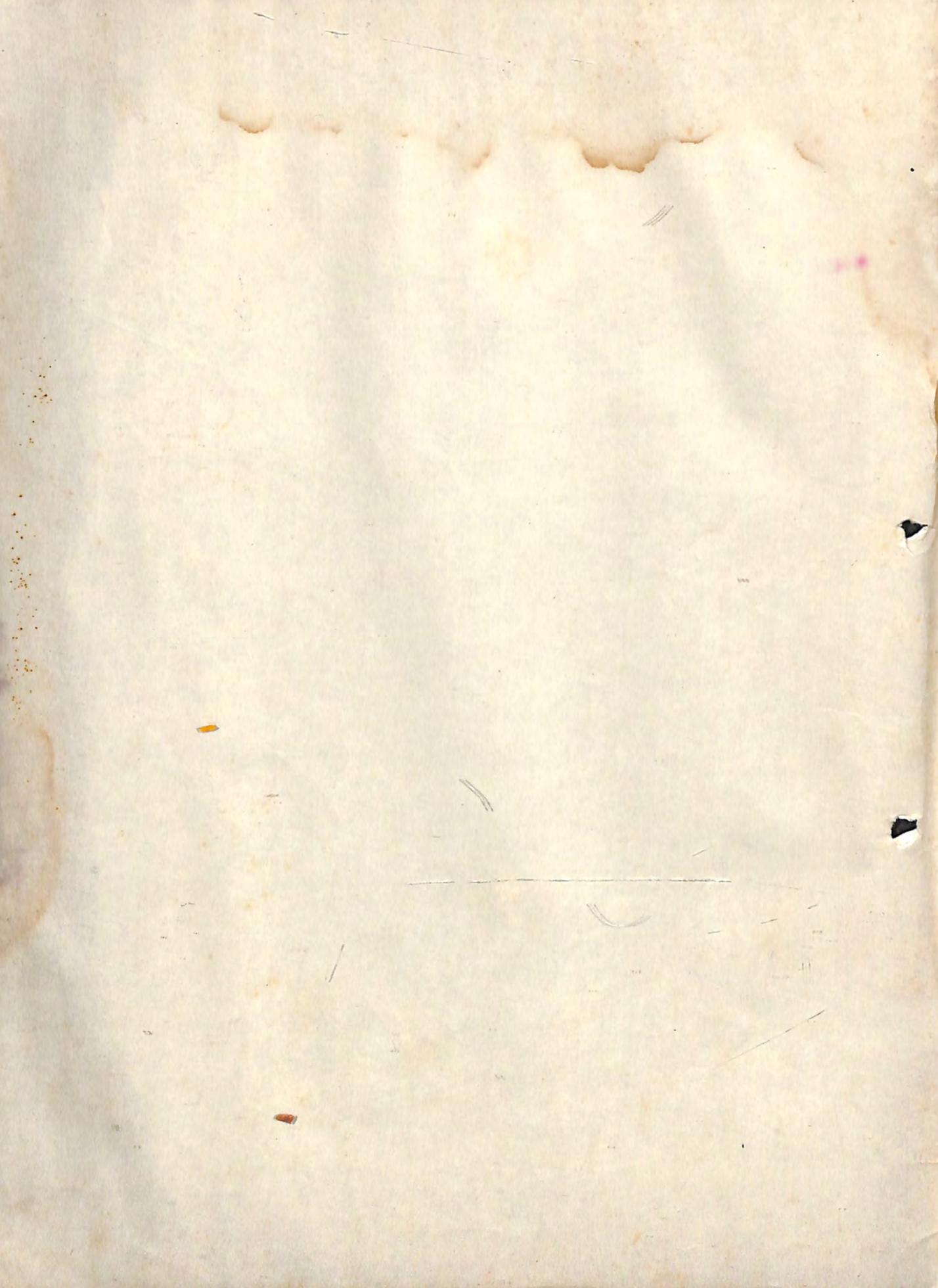
# 朝霞

ZHAO XIA



6

1974



# 朝霞

## 目 录

---

### · 小 说 ·

长江后浪推前浪·····孙 颢 ( 7 )

会燃烧的石头·····杨代藩 张成珊 ( 22 )

签订合同的时候·····践 波 ( 39 )

一杆敲断的教鞭·····徐根生 ( 44 )

岩龙和小平·····杨美清 ( 52 )

怒捣大成殿 (劳动人民反孔斗争故事) ·····忻 斌 ( 63 )

董仲舒 (三则·儒林丑史)·····傅 达 ( 70 )

### · 散 文 ·

织 网·····叶文艺 ( 59 )

### · 剧 本 ·

三斤化肥 (小京剧)·····上海市戏曲学校 ( 76 )



· 评 论 ·

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方 耘 (34)

——学习彩色影片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

燃烧着战斗豪情的作品·····任 侠 (3)

——《农场的春天》代序

儿童文学也要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朱烁渊 (82)

——从三篇小说谈起

喜看良种抗寒流····· 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 张震钦 (84)

——评独幕话剧《抗寒的种子》

咱们中国工人是劈风斩浪的人··· 上海船厂部分工人 (86)

——短篇小说《试航》座谈

评薛宝钗“装愚守拙”的处世哲学(《红楼梦》评论)

·····严嘉良 (88)

略论《三国演义》的尊儒倾向·····赵 松 (92)

# 燃烧着战斗豪情的作品

——《农场的春天》代序

任 犊

编者按：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农场的春天》。这本集子中的作品，都是战斗在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写的。他们用饱蘸革命激情的笔，描绘了沸腾的农场生活，塑造了自己队伍中的青年英雄形象，从而歌颂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的无比正确。其中有几篇，不仅政治上是好的，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是近年来工农兵业余文学创作中的可喜成果。本刊特选载《长江后浪推前浪》和《会燃烧的石头》两篇。任犊同志为这本书写了一篇代序，也在此一并发表。

这本集子的第一篇小说——《“农垦 68”》描写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一群曾经接受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从收音机里听到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于是，他们立即背起了背包，满怀豪情地走向了农场。年轻人的豪迈气概甚至使他们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乐务农”和其他什么“农”。

几年过去了。这群可爱的“乐务农”们成长得怎样了？他们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本集子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回答。

我们今天的革命文艺作品，主要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的。这本集子的作者们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在农场这个广阔天地里锻炼了几年而获得迅速成长的先进青年的典型。除了那个乐务农外，我们还可以在《长江后浪推前浪》中看到“出色的年轻干部”闻松华，在《会燃烧的石头》中看到有着“硬邦邦”的“石头脾气”的二根，在《雏鹰》中看到喜欢在关键时刻大叫一声“我来！”的楚英，在《北京时间》中看到“永远跟着北京时间前进”的新雁……这些人物还都很年轻，有着许多青年人的特点，但是，他们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却是一切未经三大革命运动锻炼的青年所不可能有的。甚至连他们的音容笑貌，也决不会与刚进农场的“新战友”混淆起来。显而易见，在这种特定的典型身上，深刻地体现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速度，体现着毛主席为革命青年指出的方向和道路是多么正确。

就拿闻松华来说吧，当她初次出现在读者眼前的时候，刚刚被任命为新建一连党支部书记兼指导员。她在去上任的路上就遇到了这个连正在发生的一场冲突：两批青年在为车辆陷入水沟的牛车争吵；在保管员阿奎的恶意挑拨下，连长鲁雄又和这些青年吵了起来。当闻松华出现在这一片乱哄哄吵闹声中，她的第一句话是：“老鲁，我们先把车子搞上来再说吧。”说罢就带头下沟，“逼得”两批青年“解散了对垒的阵势”，一起把车拉了上来。

同时，小说又细致地写她“平静地扫了阿奎一眼，那目光尽管一点也不咄咄逼人，却使阿奎感到浑身不自在。”

你看，她不仅迅速地平息了一场纠纷（以后再做调查研究和思想工作），而且很快就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看似并未加入争吵的阿奎身上。那“平静”的一眼，包含着一种沉着而老练的革命警觉。寥寥几笔，一位十分成熟、干练的青年干部形象已跃然纸上。此后，她根据党的指示，大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出色地改变了连队的面貌。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青年同志到处可以遇见。他们的大量涌现，正说明着这篇小说要表现的主题：“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人一代胜一代”！但是，谁也不会相信他们生来就是这样的。闻松华在接受任务时曾向党委书记说：“放心吧，哭鼻子的闻松华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一句响铮铮的话，但却也从侧面告诉我们：今天的闻松华毕竟是从一个好哭的闻松华转化过来的。实现这个转化的最根本的条件是什么？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他们投身了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党组织对他们的培养、老同志对他们的帮助，贫下中农对他们的再教育，也总是以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斗争作为课堂的。

广阔的天地之所以能培养人、锻炼人，使他们大有作为，就是因为那里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斗争。“风狂红旗舞，雨猛青松挺，海燕穿云飞，征帆破雾行”，革命现代京剧《海港》里的这几句唱词，很能概括今天在斗争风暴中前进的革命青年形象。这本集子中，不少篇作品的主人公在矛盾冲突尖锐的时刻都喜欢回顾一下到农场几年来的斗争历程，并非是一种巧合，而是凝聚着作者们的一个共同体会：革命青年成长的脚印，是留在矛盾斗争的大道上的。他们写下这些小说也可称之为一种“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使他们深切地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在现实生活中，离开了矛盾斗争就没有英雄人物，在文艺作品中也是同样。因此，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无一不是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尖锐矛盾中，在现实的路线斗争和自身思想改造的急风暴雨中塑造出来的。恩格斯曾把现实主义文艺的任务规定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今天，离开了三大革命运动的典型环境，就无法呈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典型性格。楚英的一声“我来”，二根的一声“我上”，为什么有着扣人心弦的力量？就是因为这是在矛盾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发出的声音。或者是在阶级敌人猖狂反扑，路线斗争尖锐激烈的严峻时刻，或者是在与帝修反争时间的生产斗争的重要关口上，短短两个字，人物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品质一下子鲜明地跳了出来。这与其说是一种艺术力量在发挥作用，不如说是作者在斗争实践中积累的切身体验在闪光。只有千万次地亲眼见到过并亲身体察过“我来”和“我上”的革命精神力量的人，才会如此满怀感情地写出楚英、二根这样的典型人物，并把他们写得那样栩栩如生。

有这样一个争论：能不能把先进青年的形象写得很高大、并成为作品的主要英雄人物？我们认为，这首先不是个理论和概念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既然三大革命运动的现实斗争已大量地造就了这样的人物，文艺作品为什么不能写，甚至把他们写得比现实生活中更典型、更完美些？重要的是不能把这种完美和高大写成脱离现实斗争土壤的空中楼阁，而必须写出他们产生的必然原因，即写出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各级党组织把他们放到斗争实践中去锻炼的深远意义和巨大成果，写出贫下中农和老同志们对他们的教育和帮助。这本集子中有好些小说正是努力这样做了，所以它们塑造的形象是丰满高大的，又是真实可信的，具有了较大的典型意义。

相形之下，集子里也有一些作品所塑造的形象比较单薄，原因是它们还不大善于概括典型环境，即不大善于在对立面的斗争中来突出英雄人物，平铺直叙较多，或者常常夹着大段的回忆，往往人为地、很可惜地打断了矛盾发展的线索，使作品结构显得较为松散。很明显，这首先还不在于艺术技巧上的毛病，而在于对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提炼得不够。这个问题，在上面提及的较好的小说《会燃烧的石头》中也多少存在着。这篇小说如能更集中地表现一个以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为主要内容的矛盾冲突，那么，二根这个为反修防修而艰苦奋斗的典型形象，一定会比现在更加鲜明突出。

只有深刻反映了现实矛盾斗争的作品才能写好今天的英雄人物。同时，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反过来在现实的矛盾斗争中发挥战斗作用。闻松华、楚英他们参加的斗争，是对现实斗争的艺术概括。这些斗争所表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新生事物的不可战胜、上山下乡道路的正确等等思想，不仅在今天的农场，而且在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都有着很大的现实教育意义。这些思想本身也是斗争实践的产物。小说中的楚英曾这样勉励她的战友：“凡事都要用脑子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作者们自己正是这样做了。他们置身于矛盾斗争的旋涡中，时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着矛盾，分辨着哪一方面是丑恶的、黑暗的、代表着反动的，哪一方面是美好的、光明的、代表着革命的。对于前者，他们就揭露、鞭笞，对于后者，他们就歌颂、发扬光大。写小说，就是他们的一种斗争方式。听说，他们中有的同志曾把自己经历过的斗争故事多次讲给人听，希望别人能把它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去。最后，他们自己拿起了笔，克服许多困难，终于写出了这些爱憎分明、尖锐深刻、焕发着斗争光芒的作品。小说《会燃烧的石头》写了一种看上去“跟普通石头差不多”的石煤终于燃烧起来的故事。石煤为什么会燃烧？因为有一批胸中燃烧着革命烈火的青年在开发它。读完这本小说集子，我们不禁增加了一层感想：当这些人拿起笔来的时候，又会使自己的作品燃烧起革命的火焰。在这样的作者和这样的作品面前，那些“靡靡之音”，那些“咖啡文学”、“养性文学”，显得多么苍白和丑恶！

从这十几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们在分析和表现农场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很一致的，各篇作品要表达的主题也是相通的。它们以同样饱满的政治热情，同样响亮激越的音调，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们当作一部完整的作品来读。这说明，千百万革命青年正朝着同一个方向，步调一致地前进在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大道上。但是，一篇篇地读下去，我们又并不感到雷同和重复。显然，这不仅仅是由于它们所表现的生活场景的不同（有的是东海之滨的海岛农场，有的是“云雾缭绕”的采云山茶园，有的是牧场，有的是盐场），而首先在于它们从矛盾冲突的设置、人物的塑造、直到艺术形式的选择，都是丰富多采的。

艺术的多样性来自于生活的多样性。真正根植于革命斗争实践中的作品，必然是百花齐放、绚丽多姿的。这是因为，我们生活的本质和主流，我们的时代精神是明确而单纯的，但却是通过千差万别的具体矛盾来表现的。“无个性即无共性”，那些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概念出发的作品之所以没有生命力，就由于它们既然取消了矛盾的特殊性、多样性，因此也就随之而无法表现矛盾的普遍性，无法表现生活的本质。这本集子中有好几篇小说都是反映农场阶级斗争的，但对立面的安排却很不一样。《雏鹰》中的罗家福是个窃据了

党支部副书记职位的家伙，分工“抓运动”，很有实权；《北京时间》中的姚纪仁是个畜牧组长，有点技术资本，他的政治资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所剩无几；《长江后浪推前浪》中的阿奎，则是一个连队的仓库保管员。身份不同，手法也不一。罗家福的看家本领是骗人，搞阴谋；姚纪仁就比较明目张胆一点，经常进行赤裸裸的威胁和挑战；阿奎用的办法则是涎着脸奉承，附着耳朵挑拨。对立面如此不同，矛盾冲突的内容和方式自然也就千差万别，而把它们合起来看，也就从各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这么一个普遍规律。这就是从特殊见到了一般。再以正面人物来说，他们可以有同样的理想，同样的襟怀，同样的抱负，但就象生活中一样，又各自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闻松华和楚英，这是从年龄、经历和现在的职务都非常相似的两个女青年。但她们的区别也很鲜明：楚英只要在门外听到一句与自己想法不合的意见就会边跨门槛边叫着“我不同意”冲进来；闻松华呢，她即使想在全连战士面前作一次思想动员，也会循循善诱地从“讲一个故事”开头。她们以不同的工作方式参加着同一个战斗，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今天革命青年的特点。能写得这样，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生活实践，而不是资产阶级文艺家所津津乐道的那种抽象的“性格描写”。关在屋子里是“想”不出革命人民鲜明的典型性格来的。

丰富多采的内容又需要由丰富多采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这本集子的小说在表现手法上也比较新颖活泼，没有什么八股气。他们用自己喜爱的、足以表达革命的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自由自在地写着自己所熟悉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绝不使人感到拘谨和束缚。恐怕在资产阶级老爷们看来，里面有的作品是很不合“章法”的。但不合章法也是一种章法，一种新的章法。既然我们每天在从事空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不断创造着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世界，那么，与之相适应，我们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也应该富有生气勃勃的创造性。而这种艺术上的创造性，首先属于新生活的创造者，属于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披荆斩棘的战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不断涌现的工农兵业余创作，包括这本集子在内，已越来越清楚地证明着这个道理。

总之，这本小说集所取得的成绩是很可喜的，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相信今后会有更多战斗在广阔天地里的知识青年拿起笔来，描绘自己沸腾的战斗生活，歌颂自己队伍里的英雄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把这本书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创作丛书”的第一种，并准备把这套丛书陆续出下去，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这种燃烧着革命青年战斗豪情的大量涌现，不仅有力地批判了林彪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反动谬论，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和思想教育作用，而且也将推动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的发展。

我们热烈地欢迎它们！



## 长江后浪推前浪

孙 颢

大江东去。奔腾不息的长江水在这里浩浩荡荡流向东海，阵阵浪涛打在海岛堤岸的石板上，发出轰隆隆的响声。

海滨农场党委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走出个二十四、五岁的姑娘，高高的个子，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脸庞上闪耀着健康的红扑扑的光彩，一枚毛主席像章端正地别在淡蓝色的布上装上。她不知向屋里的哪一个人分辩了一句：“这点雨，没关系！”就轻轻带上了门。

这是一九七二年的春天。外面，正下着大雨。党委办公室前，无边无际的青绿色的麦地上，翻腾着一片白色的雨雾。好一场春雨啊！那姑娘在走廊里披上雨衣，抬头望了望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气，大步迈进了雨中。细沙和碎石铺成的公路上，响起一溜有力而急促的“嚓嚓”声。

她叫闻松华。刚才进党委办公室前，她的身份还是十九连副指导员，现在她已经接受了党委的新任命——新建一连党支

部书记兼指导员。此刻，她正向新建一连所在地前进。

新书记上任，连行李也不带，就冒雨急匆匆赶去，似乎挺奇怪。但闻松华的脾气正是这样。三年半农场生活的锻炼和党的教育培养，使她从一名优秀的红卫兵成长为党的基层工作者。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就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战斗命令。当然，她对自己的老连队有说不出的留恋。来场部前，战友们听说她要调走了，都有点依依不舍，尤其是她蹲点的十班的班长小赵，扑在闻松华身上，几乎要哭出来：“不给你走！就是不给你走嘛！”当时闻松华轻轻推开她：“真是傻丫头！组织调动工作还能不服从？”可是说实话，她也费了好大劲才压下了自己的感情。

现在，闻松华听着雨点打在塑料雨衣上的噼噼啪啪声，思想完全转入将要开始的新的战斗中去了，口袋里揣着的那张纸使她的心潮难以平静，因为上面粗粗地写着这几个字：

场党委：

今年我没啥可说的，又不好瞎吹。你们最好派个得力的指导员来，我们一起把这批天天捣蛋的小青年严加管教管教，那么，明年或许能上擂台。

鲁雄 即刻

(说明：重点号是党委负责同志所加)

这鲁雄是新建一连连长。这个连成立一个来月，不但职工绝大部分是新来的七〇届毕业同学，连宿舍也是刚建成的。建连时配备的一名指导员，因紧急任务被调走了。

鲁雄用这张小纸条，代替大打翻身仗的决心书交给了党委。怪不得那天“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上，当闻松华和各连队战友们抢着挑战应战时，她发现鲁雄竟坐在凳子上纹丝不动，右手按在那一年四季不离身的军便帽的帽沿上沉思着什么。当时闻松华还暗暗好笑：鲁雄怎么成了慢性子？想不到问题却是……

刚才党委书记向闻松华介绍了新建一连的情况，对她即将开始的工作谈了一些意见，末了，把鲁雄的小纸条交给了她。党委书记敲着桌上一叠厚厚的纸说：“现在就缺你们的决心书了。”闻松华沉吟了一会，把那纸条叠得整整齐齐，郑重地放进口袋，调皮地笑着说：“光要写在纸上的吗？那我保证很快完成任务！”党委书记也笑了：“你这小鬼！跟鲁雄吵架哭鼻子时，别来找我！”“放心吧，哭鼻子的闻松华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话虽这么说，她对新的工作的艰巨性思想上还是有充分准备的：鲁雄对于青年人的看法，不仅在国营农场，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透过雨雾，闻松华看到了抽出嫩芽的树枝，冒出草尖的小路。春天了！一切都充满着新鲜向上的活力。闻松华又想起了最近一直盘旋在她脑子里的一个重大问

题：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批修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开展的今天，竟然会冒出一股否定青年人的思潮？有些人，比方说鲁雄吧，前几年多么支持红卫兵和革命青年，为什么现在……

这个问题闻松华还没有完全想清楚，但是新建一连尖锐的斗争实践会帮助她弄明白的。

## 二

正当闻松华在雨中大步赶路时，新建一连连部里怪热闹的：

“喂喂，你给我讲清楚，到底什么时候？……什么？不知道？那叫我怎么办？”

鲁雄伏在门边的桌上，对着电话耳机大声吼着。鲁连长今年三十六岁，是个火爆性子，从工厂转业来农场已经十来年了。此刻，头上热气直往上冒，躁得他把军便帽往右边床上狠狠一摔。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先是风夹着雨钻了进来，接着探进两个女孩子的头来，看到鲁雄把帽子甩掉了，知道他正在发火，就轻轻叫了一声：“连长，我们的屋子……”

“去去去，又是屋子、屋子！”鲁雄头也不回，用力把门重新推上，把风呵雨呵，连同那两个女孩子的声音一齐推到门外。

“喂！啊？噢，刚才我不是跟你讲了嘛，瓦片的事到底怎么办？你看，刚刚又有人到我这儿来吵了。什么？起码再等半个月？你们供销科的人是吃干饭的！”鲁雄把耳机狠狠撂到电话上。

门“吱呀”一声又被推开了，这次撞进来一个人，大惊小怪地说：“我的连长，你还不快去看看，捣蛋鬼们又闯祸了！”他叫阿奎，是连队的木匠兼仓库保管员。他见鲁雄一时还没明白过来，就又指手划脚地嚷道：“郑晓峰和李一定把牛车翻到沟里去

啦！”

在宿舍区通往公路的转弯处，有一辆牛车滑进了路边的水沟，车头套着的那头大水牛，在沟里“噗哧噗哧”喘着粗气。

车边壁垒分明，形势紧张：一边是八班女班长郑晓峰，身后一字排开两员女将；另一边是七班男职工李一定，身后排开大勇和小胡两员男将，两军对阵，正哇啦哇啦吵着什么。

郑晓峰，是个七〇届的红卫兵，不高不矮，身子结结实实，性子挺烈，一发火那两道乌黑的眉毛就快在鼻梁上碰头了。这一个多月来，她已和鲁连长吵过多次。比方说，前天阿奎到场部领东西，顺手“牵”回来一捆很难搞到的电线，她就吵着非送回去不可。

李一定呢，是连里仅有的几名一九六八年来场的“老职工”之一，还是高中生，怪有点“水平”，但除了劳动和日常的学习外，对别的不感兴趣。“这有什么意思”是他的口头语。成立革命大批判小组，请他参加，他说：“这有什么意思？我一个人也一样写大批判文章！”班里搞科学试验田，他又说：“这有什么意思？把大田生产搞搞好就满不错了。”如此等等。李一定调到新建一连后，又带出了两位徒弟，就是现在气昂昂地站在他身后的大勇和小胡。

“快！把鞭子给我，老老实实帮我把车子推上来！”这是郑晓峰的声音。她身后的两员女将气得涨红了脸，把拳头捏得紧紧的。

“想得倒美！”大勇和小胡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李一定又慢条斯理地搭上一句：“连长不急，你又何必呢？真是皇帝不急……”

“怎么搞的？”鲁雄象一堵墙似地插进了楚河汉界，“翻了车还想打架？”说着一把从李一定手里夺过鞭子，“吃饱了饭，单

会给我找麻烦！”李一定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不接连长的话茬儿。大勇和小胡狠狠瞪了跟在连长后面的阿奎一眼，把他那得意洋洋的神气给赶跑了，阿奎连忙扭转头。

鲁雄接着问郑晓峰：“你这个当班长的怎么也一块胡闹？”

郑晓峰也火了：“你不了解情况，别乱发言好不好，他们赶牛车玩……”

“你看，你看，还不认错！”阿奎插话了，“伤了人、伤了牛谁负责？”

“谁负责？你负责！谁叫你这个保管员啥事都不管！”郑晓峰冷冷地回敬了阿奎一句。

阿奎哭丧着脸朝鲁雄摊开双手，似乎说，你瞧她那副凶样子。

鲁雄没答理他，向郑晓峰一挥手：“以后，我让你们干的事就干，没让干的就不准干！”

小胡在边上轻轻咕嘈了一句：“连长连长，狮子大象，喉咙一响，谁敢声张！”

“什么话！”鲁雄转过头去，狠狠盯着那三个调皮的小伙子。

正在这时候，鲁雄耳边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老鲁，我们先把车子搞上来再说吧。”

鲁雄一怔：“小闻！你，这么大雨……”他已经接到了闻松华调任的正式通知。

阿奎不满意了。他本来想趁今天这机会，出出这些小青年特别是郑晓峰的“洋相”。他们眼睛尖，浑身刺，半点面子也不讲，不趁早“杀杀”威风还行？谁知现在半路上竟杀出了个程咬金，他不由侧着脸向闻松华嚷道：“不行！今天我们得先把问题讲清楚，再起车子！”

闻松华平静地扫了阿奎一眼，那目光尽管一点也不咄咄逼人，却使阿奎感到浑身不自在。她反问道：“那么，你的意思是

先让车子就这样陷在水沟里？”说着，拉下雨帽，露出淳厚的圆脸，一下脱了碍手碍脚的雨衣，往车板上一搁，轻轻跳下水沟，对鲁雄，也对大伙重复了一句：“我们起车子吧。”

闻松华的这个举动，逼得郑晓峰、李一定他们几个解散了对垒的阵势，有的跳下水沟，有的扶住车帮。

鲁雄勉强压下胸中的怒气，把袖管一捋，推了阿奎一把：“快动手！你赶牛！”

阿奎牵起牛缰绳：“过路的，多管闲事……”

“什么过路的？”鲁雄狠狠瞪了阿奎一眼，“这是新来的指导员！”一听这话，阿奎惊得只顾眨巴眼睛，郑晓峰和李一定也尴尬地对视了一下。

牛车拖上了公路。鲁雄跳上车子，向闻松华打了个招呼：“你先到连部歇歇，我就来。”

闻松华催大家回寝室换衣服，却叫住了郑晓峰：“你是八班长？”闻松华早就听人介绍过新建一连有这么一个挺“厉害”的女班长。

“嗯。”郑晓峰不高兴地答了一句。

“你们怎么把车子赶到沟里去了呢？”

郑晓峰警惕起来了，她以为新来的指导员要“训”她一顿。可是抬头一看，闻松华脸上洋溢着亲切的笑容，胸口别着的那枚毛主席像章闪闪地发着红光，这才喃喃地回答：“好几间屋子漏雨了，阿奎东推西躲，下雨天不肯到场部去，我想自己去运点油毛毡回来补补……可李一定他们赶着牛车玩，不肯给我，我就……”

“你就抢？”闻松华笑起来，“你的想法是好的，可方法太简单了点，对不对？”这话说得郑晓峰不由心服地点点头。

“你为什么不先和鲁连长商量一下呢？”

“他吗？才不管呢！”郑晓峰的火气又上来了，“他就喜欢阿奎那种装出来的‘小绵羊’，我们么，都是一群‘野马’！”

“喜欢‘小绵羊’？不，你对老鲁的分析也太简单了。”闻松华意味深长地说。忽然她跺着脚责怪道：“看我！让你在雨里站着。回去换衣服吧！”

郑晓峰满不在乎地一摇头，把荡到前面的一条辫子甩到背后：“淋点雨，习惯了。”她看看指导员湿漉漉的衣服和搭在手臂上的雨衣：“你到我们寝室去换件干衣服吧。”

闻松华理理额前散开的湿发：“你不在乎，我也不会那么娇嫩呀。这样，你带我去几间漏雨厉害的屋子看看。”

“好！”郑晓峰高兴地答道。

在宿舍区转了个圈子，换好衣服，闻松华才来到连部。阿奎正在里面嚷着：“我的连长，都象郑晓峰这样管东管西，连队还不乱了套？听说不是要批极‘左’吗？那就不能再让小青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比方木料在我手里，要它是圆的它就不敢是方的。”

“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准备好油毛毡？明后天一定要去搞来！”这是鲁雄的声音。

闻松华走进去，正好和往外走的阿奎打了个照面，这阿奎，四十岁上下，一双眼睛老是眨巴眨巴的。

阿奎笑呵呵地说：“指导员，你一来就辛苦了，我打碗姜汤给你暖暖身子吧。”

“谢谢你，不过用不着！”闻松华简短地回答。一见面阿奎就没给她什么好感，但她不愿随便判断一个人，就没让自己的感情流露出来。

鲁雄倒了杯开水，请闻松华坐下：“欢迎你啊，你一来，我可轻松多罗！”

闻松华双手接过杯子：“向我的老排长报到吧，你还要象过去那样帮助我！”她打

量一下屋子，屋里陈设挺简单，不过有些凌乱，大约主人没心思整理这些桌啊椅啊的。一张写字桌倒挺漂亮，看来木匠的手艺有两下子。顿了顿，闻松华接下去说：“我想听你谈谈连队情况呢。”

“嘿，你真性急。”鲁雄苦笑一声，重重地坐在床上，铁的床架咯吱咯吱叫了两声，“搞新建连队可不容易啊，我一天到晚跟在这些小青年背后吆喝都来不及。你刚才看见了，李一定、大勇、小胡这批捣蛋鬼，简直象群野马！郑晓峰这个当班长的也不听话，还不如阿奎得心应手。再说，这连日阴雨也够我受的，这里叫漏雨，那里又说没油毛毡，供销科就是不来事，我有啥办法？”

闻松华静静地听着，她和鲁雄并不陌生，三年前他们都是五·七连队的。她知道鲁雄不是那种一见困难就叫苦连天的人，更不是对连队毫无信心，看来原因就是党委书记分析过的对青年人的看法问题。是呀，一个干部如果不相信群众，还会有什么力量呢？可是因为目前对鲁雄的思想了解还不充分，她不愿意马上开始争论。想了一想，闻松华说：“农场基本建设上得快，有些物资暂时供应不上是难免的，也很快会解决的。不过，我们不能一直干等着，是不是发动大伙自己搞，正好进行艰苦创业的教育。”

“难得很哪！”鲁雄不以为然地说，“这儿可不象我们老早的连队，一呼百应的。十五、六年前，我进工厂当学徒时，老师傅叫干啥就干啥。哪象他们一会儿一个莫名其妙的意见，一会儿一个稀奇古怪的建议，一会儿又捅点乱子。哼，这群‘野马’！”

闻松华不由地皱了皱眉头。看来，如何看待青年人的观点还真连着许多原则问题呢。闻松华知道，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青年人“一代不如一代”，这关系到如何评价新生事物的问题啊。她婉转地批评

鲁雄说：“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一呼百应的。但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引路，同志们一定会跟上来的，这才是文化大革命锻炼出来的青年人的特点！”

“你来了，也许行。”鲁雄不愿扫她的兴。他知道闻松华是个原则性很强的青年女干部，可是要和他一起撑起这样一个新建连队，他到底希望来个更成熟、老练，具有“管教”青年人经验的干部，因为在他看来，现在需要的不是冲冲杀杀，而是正正规规了。不过，鲁雄组织观念很强，既然党委作了决定，他一定支持闻松华的工作。

闻松华站起来，推开窗子，望着连绵的春雨，有力地说：“农场到处都在吼着打翻身仗，新建连队也要大上快上。只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众一定能发动起来！”

鲁雄没有作声。

### 三

鲁雄算是粗中有细的人：自己心情不好，可是新来了指导员，总得开个欢迎会呀。

吃过晚饭，雨还在下着，鲁雄怎么也找不到闻松华，看来她准泡在哪个寝室里了。鲁雄不管三七二十一，吹响了集合哨子。

“野马”们还算听话，搬着凳子三三两两往饭厅聚来了。鲁雄发现闻松华也在是一群女孩子中说着笑着，不由暗暗赞许：小闻倒是挺能和群众接近，自己就缺这一点。可是，当个指导员光能和人接近就行么？……

还没等鲁雄想下去，闻松华已经从人堆里站起来，有力地打着拍子，指挥大家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声雄壮有力，压倒了雨点打在屋顶上的噼里啪啦声。

鲁雄讲了个开场白，就请闻松华讲话。

灯光照在闻松华朴实的泛着红光的脸上，照在胸口那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上。因为兴奋，她有点儿激动。现在她是这两百多个同志的带路人了。她该怎样引导连队前进呢？

“同志们！……”

饭厅里非常安静。谁都想从闻松华的第一次讲话中把指导员的为人估摸估摸。

闻松华头上的屋顶也有处在漏雨，晶亮的水珠掉下来，掉进下面接水的铅桶，溅起一串串珍珠般的水花。讲些什么呢？许多火热的思想和语言在胸中沸腾。下午，她到几个班聊了聊，感到大多数新战士身上都有着可贵的情，自己的责任就是要让这种热情发挥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教育鲁雄。那么就从今天的大会开始努力吧。于是她指着往下落的雨点说道：“今天的情景，使我想起三年半前的一个风雨之夜。那，也可以算一个小小的故事吧。”饭厅里的气氛有些活跃，谁都没想到指导员在欢迎会上会讲起故事来。

“我们到农场不久，在海边创建了一个五·七连队，自己动手建起了草房。一天晚上，狂风卷着暴雨铺天盖地而来。这海岛的风真是不同寻常，大声吼叫着，拚命掀动草房的屋顶，草房漏雨渐渐厉害起来，有两个初来农场的女孩子，因为帐子被打湿，还哭了起来。我那时刚当上班长，愁得毫无办法。忽然，外面人声鼎沸，嚷成一片。我往窗外看去，一个闪电打来，只见一幢男同志住的草房被风掀掉了一大块屋顶。‘哎呀！’我当时惊得目瞪口呆。连干部们恰巧又都外出了……正在这时，就在那幢被掀掉屋顶的草房里，冲出一个人来，迎着风雨高声吼道：‘同志们！先别管自己的东西，风这么大，新盖的鸡棚有危险，快去！’这喊声霎时在整个连队炸开了，我们屋里那两个原来在哭的同志也不哭了，仿佛每个人

都接到了战斗命令，匆匆披上衣服，奔出了寝室。整个连队百多个同志汇聚到一起，跟着那人向鸡棚冲去。那时，我们刚盖好一排鸡棚，是专门养出口鸡的。那天下午，才到了两千只小鸡。在狂风暴雨中，那鸡棚摇摇晃晃，快被刮倒了。大伙儿用粗绳把它绑牢加固，那个带头的同志还用他自己的塑料布盖在漏雨的地方，免得那些小鸡子乱叫乱嚷。每个人全身上下都淋了个透湿，可是大家反而嘻嘻哈哈的……”

闻松华的声音停了，饭厅里却依旧静悄悄的。鲁雄有些激动，眼眶里闪烁着什么。

“大家知道那天带领我们冲向鸡棚的是谁呢？”闻松华忽然提高了嗓门，“他就是鲁雄，鲁连长！那时，他是我们的排长！”

饭厅里活跃起来了，许多人低声谈论着。闻松华这个小小的故事把大家感动了，但是谁也没想到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鲁连长。在大伙儿眼里，鲁雄是一个严肃得可怕的人，可是闻松华给大家塑造了一个新的连长的形象。

鲁雄心里翻腾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他没想到闻松华会在欢迎会上讲起这么个故事来，是提醒自己别忘了当年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吗？嘿！当年干得可真带劲。记得那年从浙江老家探亲回来，刚到场里，听到红卫兵们在“北大荒”成立了一个五·七连队，那时已经当了副连长的鲁雄二话没说，打起铺盖就到了这个连队。有人对他说，五·七连队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你三十岁都出头了，去干吗？鲁雄晃了晃铁一般的胳膊，狠狠瞪了他一眼，算是作了回答。场部负责同志感到为难了，鲁雄现在是某连副连长了，而五·七连队的领导班子都已经配齐。鲁雄哈哈大笑起来，他要求让他带领一个突击排……那时鲁雄带着闻松华这批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红卫兵在

芦苇荒滩上开始了新的冲锋陷阵，浑身真有使不完的劲。可是现在……阿奎讲这些小青年是：啥事不懂，嘴巴最凶，天天捣蛋，日日发疯。虽然过分一点，可是也多少有点道理。现在又不是过去冲击修正主义办场路线的时候，群众再这么顶顶撞撞的，干部还怎么当？阿奎说要批极“左”，有些企业管理制度要恢复了，也真该想些办法把“野马”们好好“管”起来了……

突然，饭厅里的人群中有人高声喊道：“向老战士们学习！”饭厅里顿时响起一片回声，把呆呆想着心事的鲁雄吓了一跳。

有人提议明天场休全连放弃休息，一齐动手，把宿舍区修整一番。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现在，问题集中到了阿奎身上：明天他能不能保证供应物资？

阿奎没奈何，只好站起来，他看看闻松华和鲁雄，搔搔头皮，眨巴眨巴眼睛：“唉，这可不行，明天叫我到哪儿去搞油毛毡和石灰啥的，明儿是休息。供销部门可……”

阿奎的话没讲完，就被下面的议论打断了：“你平时为啥不准备着？”“工作时间你晃来晃去在干什么？”大勇和小胡叫得最起劲。阿奎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保管员先生，你就别费神了吧！”

门口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郑晓峰和班里的两个女同志浑身湿淋淋地站在门口，手里抱着大捆的油毛毡。原来郑晓峰她们三个拖着辆劳动车来回二十多里路，去场部领回了油毛毡和别的东西。

食堂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鲁雄吃惊而又不能不佩服地看着郑晓峰她们。他想起白天说过郑晓峰不如阿奎得心应手，不禁向闻松华看了一眼，正看到她向食堂班长说着什么，大约是叫他去烧姜茶吧。

郑晓峰挥去额上的汗水和雨水，诚恳地说：“下午差点把牛车翻了，是我不对，我

向大伙检讨。指导员说了，做事要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考虑。我们还不大会办事，但劲头是有的，希望指导员、连长带着我们好好干。”

食堂里又是一片掌声，连李一定也鼓起掌来，阿奎灰溜溜地坐下了。闻松华热情地要鲁雄讲话，他楞了一下，站起身来，直通通地说道：

“大家有决心，明天一早干吧！”

#### 四

一个星期过去了，连队有了不少变化。晚上，当夜雾笼罩着的宿舍区闪出一片灯光时，各个寝室里可热闹啦！有的班在学习，常常为了争论一个问题而敲着桌子，争得脸红脖子粗的，过一会又哈哈大笑起来，大约问题已经争明白了；有的班在教唱革命歌曲，高亢的歌声冲出窗户，在银色的月光下飘得很远很远。再拿劳动情况来说吧，前些时候鲁雄挺头痛的，吹了出工的哨子，出工的队伍常常是稀稀拉拉的。现在往往还没吹哨子，有的同志已跑到工具间作准备了呢。鲁雄知道，这些变化和闻松华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哪天晚上，她不找班长和职工谈心呢？哪一天，她不是轮流在各班参加劳动？那一股子劲，让鲁雄佩服得没话可说，看来，闻松华还真能和他一起“管”好连队哪！

鲁雄感到，他和闻松华没什么分歧了，自己以前对郑晓峰的看法恐怕是太片面了点。现在，鲁雄的劲也上来了，怪忙的：天一落黑，就在屋里起劲地写着什么，还不时用铅笔敲着帽沿苦思冥想，连闻松华拖他去参加班里的学习也被他推掉了。要知道，他写的东西对连队的将来可重要了。

这天晚上，闻松华先到各班走了走，后来又赶到党委去汇报了一下工作，很晚才

回到寝室，走进屋子，开了灯，她不由吃了一惊，只见床前放着一张写字桌，比鲁雄屋里的那张还漂亮。闻松华原来用的那张小桌子已被移到了墙角。她敲了敲刨得滴溜光滑的桌面，不由微微冷笑了一下：阿奎也太聪明了，怪不得鲁雄认为他得心应手。

望着宿舍区一个个明亮的窗口，闻松华陷入了沉思。她眼前出现三种人：第一种是阿奎这种表面顺从听话，善于迎合干部的人，这是文化大革命前走资派所欣赏的，过去阿奎不就利用走资派的信任做了一些损害国家利益的勾当吗？鲁雄怎么都忘记了昵？第二种是李一定这样有一些缺点错误的青年，但本质是好的，修正主义路线对他们用的是“管、卡、压”的方式，我们现在还能这么办吗？不，绝对不能！第三种是郑晓峰这样敢想敢说、立场坚定、斗志旺盛的小将，这是文化大革命精神培育出来的，对于他们不仅不应该压制，而且要坚决支持……闻松华感到，在对这三种人的看法上，她和鲁雄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这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青年人到底怎么看？当然，还有这样一个大问题：批修整风怎么批，到底批什么？批实质还是批假象？往后一定还会有许多斗争，她的思想在实践中越理越清晰了……

“闻书记，”阿奎不知什么时候闪进了寝室，他看见闻松华站在写字桌前，不由高兴地问：“做得还可以吗？”

“嗯。”闻松华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随即反问道：“谁叫你做的？”

“这还用得着叫吗？”阿奎得意洋洋地说，“连干部需要的东西，我从来就是……”

“你是连队的木匠！”闻松华打断了阿奎的话，“应该想想群众需要些什么，连队需要些什么！许多工具为什么没做？卫生室的药橱为什么还没影子？明天把它拿去改制一下。”闻松华又敲了敲那刨得滴溜光

滑的桌面。

阿奎在兴头上被打了一闷棍，不甘心地眨着眼睛说：“我给连长也做过一个，你不要，连长不很……”

闻松华倏地转过身来，双眼射向正在偷偷观察她反应的阿奎。阿奎再一次领受了那虽不咄咄逼人却十分锐利的目光。顿时，他后悔自己刚才的挑战了。

闻松华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义正词严地答道：“那么说，你想搞个既成事实，逼着我按你的想法办事罗？！但是你应该知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任何一个不老老实实办事的人，绝不会妥协！”闻松华略微提高了嗓门，“你也别想在我和老鲁中间钻空子！”

“不不不，我——我一点没那个意思。”尽管天气一点不热，阿奎头上却快渗出汗珠了。阿奎今天来的目的是想和指导员“搞好”关系，因为据说闻松华正在通过郑晓峰等积极分子了解他的情况。谁知弄巧成拙……

如果是在几年前，对于阿奎这样的人，闻松华早就先大骂一通，再把手里掌握的材料全抛出来了。可是现在她考虑问题就比较沉着全面多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要 and 鲁雄通个气，不能让他太被动。闻松华抑制住心中的怒气，继续平静地说下去：“据说你很主张要批判青年们的所谓极‘左’。你以为这样可以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一套，可以走老路了吗？告诉你，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你那条路是走不通的！广大群众、广大青年是不会允许的！”

阿奎一边狼狈地点头称是，一边退向门外，差点撞到鲁雄身上，鲁雄瞪了一眼，他溜了。

鲁雄走进屋子，皱着眉头说：“小闻，这

件事你有点小题大做了，看来我也得把写字桌搬走。”

闻松华笑着摇摇头：“干部用张桌子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卫生室更急需，反正在上面加个玻璃柜就行。另外，阿奎这样做……”

“好，好，我们先讨论讨论这个吧。”

闻松华从鲁雄手里接过一叠报告纸，默默地看着。她知道鲁雄在搞一份连队管理制度草案，现在一看，嘿，足有四十九条。第一条：早上六点钟，班长负责督促战士起床；第二条……总之，从生活、学习到劳动，规定了许多个“要”和许多个“不准”。闻松华并不反对必要的管理制度，问题在于鲁雄的指导思想……

鲁雄看到闻松华不说话，有点急了：“怎么样？你倒表个态呀！”

“放到班里让群众讨论一下吧。”

鲁雄有点扫兴，但闻松华的意见又是无可非议的，只得点了点头，随即伸手去拿草案。

“慢。”闻松华指着最后一条，“这是阿奎的意思吗？”那一条是这样写着的：不经许可，谁也不得随便进入仓库。鲁雄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是他提的，我想有道理，就写上了。”

“不！这是别有用心！他想把仓库搞成独立王国！”闻松华气愤地抚桌而起，“据我的调查，阿奎旧病复发，又在用公家木料替人做私活！”

鲁雄一惊，瞪圆了眼睛：“我怎么不知道？”

“老鲁，不能只看表面啊！”

鲁雄气呼呼地用力把军便帽往上一推，拔出钢笔把最后一条“唰”地划掉了。四十九条剩了四十八条。

第二天中午，闻松华和鲁雄正在谈论各班对四十八条的反应，郑晓峰和李一定

两个吵吵闹闹进了连部。

真是“冤家路窄”。刚才李一定带着大勇和小胡溜进了自己班的工具间，这儿和八班的工具间只有一篱笆之隔，虽然没有“鸡犬之声相闻”，却正是铁锅锹柄相对。李一定把篱笆上端拆开一点，侧耳一听，外面毫无人声，就钻进了郑晓峰班的工具间。

小胡有点胆怯，问：“这样做行吗？”

“有啥不可以？工具不够，大家发扬风格。咱们又不是用了不还，先斩后奏嘛！”李一定隔着篱笆说。

正当李一定将一把钉耙塞过去，让大勇接住的一刹那，郑晓峰哗啦一声打开了工具间的竹门。李一定傻了眼：这可是前有重兵，后无退路。隔壁两位见势不妙，先溜了……

听完事情的经过，鲁雄耐不住了，他走到李一定跟前：“哼，高中生，做这么漂亮的事！”李一定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满不在乎地转过头去，一副“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神气。

鲁雄又问郑晓峰：“八班长，你不是反对那四十八条吗？什么‘管卡压’，真是乱扣帽子！看吧，不管得紧紧的，连里还不乱了套？”说完又意味深长地看了闻松华一眼。

郑晓峰却不买账：“连长同志，别忘了，这可是你那四十八条放到班里第一天就发生的事！”

这个回马枪把鲁雄捅痛了，他扬转头责问李一定：“你们班的工具为啥会不够？”

“那你得去问阿奎！”李一定挺振振有词。

郑晓峰又插了一句：“谁知阿奎的魂灵跑哪去了，没有一样工具是发足的。”在这一点上，她和李一定是同感的。

“不管怎样，反正我那四十八条严禁任何形式的偷窃，高中生这几个字总识吧？”

李一定眼珠一转，说得更有理啦：“可是你那四十八条也说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各班必需的生产工具嘛！”李一定说完，得意地看了鲁雄一眼，又咕噜了一句：“真是自相矛盾！”

“你！……你胡说！”鲁雄这下可真冒火了，军便帽被狠狠摔在桌子上。

“李一定！”闻松华严肃地叫了一声，“不准和连长这样开玩笑！自己有错就要承认，革命青年连这点勇气也没有吗？”

李一定没词了，耷拉着脑袋。郑晓峰呢，依旧绷紧脸站在边上，撑着那把钉耙——这可是“赃证”。闻松华摆摆手：“又不是敌我矛盾，何必这样剑拔弩张的。李一定回去找大勇、小胡讨论讨论今天这事到底对不对。工具没发足的，等我们检查完仓库再补发。不够的话，可以向其他班借。郑晓峰，你们借不借？”

郑晓峰略一迟疑：“借就借，就是不准……”

李一定转身向门外慢慢走去，却又被闻松华叫住了：“李一定，还有件事同你商量。你们班长看来还要病假一段时间，我们连部昨天讨论了一下，最近请你代理班长，怎么样？”屋子里静极了。顿了一会，闻松华又说：“我和你们班里的许多同志聊过，他们都说你对集体还是热心的，也有能力把一个班的担子挑起来的。只是希望你在斗争中注意改正自己的缺点！”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命，李一定吃了一惊，他想回答：“这有什么意思，我好好干活就是了。”不知怎么，话到喉咙口卡住了。在这个既严肃、又亲切，并且没来多少时间已有了很高威信的指导员面前，他似乎摆不出那副神气来。最后，他淡淡地回答说：“好吧，反正代不了几天。”

两个青年走了。鲁雄不以为然地问：“李一定刚干了这事，马上宣布我们的决定

合适吗？”

“我和一些同志讨论过，”闻松华说，“他主流是好的，只是有点自以为是，我们把他推到第一线去，因势利导，能促使他更快的转变。”

鲁雄点点头：“让他干就让他干。不过我得把四十八条再推敲推敲，免得他们钻空子。”

闻松华恳切地说：“老鲁，问题不在订条条上。光订些抽香烟写检查、上班迟到用黑板报点名这样的条条不能解决问题，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思想问题。郑晓峰他们的意见虽然刺耳，但听听有好处。你不听大家的意见，反而怀疑青年人自觉革命的积极性，四十八条错就错在这个出发点上！”

“不！我这是必要的措施！”鲁雄在屋里大步走来走去，“前几年，你们红卫兵冲击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我难道没有支持？现在情况不同啦，要批极‘左’，过去有些制度也该恢复啦。”

“这些问题，最近我也一直在想，但结论和你不一样。批修整风，就要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狠狠地批，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郑晓峰说得对，在四十八条上，反映出来的是前进与倒退的路线斗争！”

“路线？哈，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早垮罗！”

“要当心它回潮！你说过你当学徒时老师傅叫你干啥就干啥，如果用这个来要求青年人，那怎么行？现在的青年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敢想敢说敢革命，有什么不好？当然，青年有一个成长过程，但有的人抓住点鸡毛蒜皮就说现在的青年人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有几次到港口，当我看到大江东去，一泻千里，浩浩荡荡的雄伟气势时，我想，

我们的事业正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人一代胜一代！”

“推前浪？怎么推？把牛车推到沟里去！”鲁雄重重地坐在板凳上，“我反正知道，赶牛就得会吆喝，骑马必须用缰绳！”

“吆喝？缰绳？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待青年！”闻松华的两道眉毛竖起来了。

“好，好，就算你说的道理都对！”鲁雄自知说漏了嘴，因为帽子已经甩掉，手在前额上晃了一下，又尴尬地垂下来，“但是，你能说现在的青年人都那么好了吗？！”

“你应该看到青年人的主流！”闻松华依旧针锋相对，在原则问题上她绝不退让，“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为了在农村三大革命中造就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我们凭什么不相信这些青年人呢？”

“好吧！”鲁雄拾起桌上的帽子，往头上狠命一扣，“不过，我希望你还是用事实来说服我。”说着转身向门外走去。走到门口又停下来，“我保留我的意见，并且还想找七班试验一下这些条条到底有没有用。”

门在鲁雄身后“砰”的一声带上了。

闻松华摇摇头。她不想阻止鲁雄的“试验”，因为做鲁雄的思想工作，也得因势利导啊。

## 五

快到早稻落谷的季节了，有的秧田已经灌水。一面面小红旗在各班田头上轻轻地飘着，号子声此起彼伏。春天，把护林带染成了绿色，把田野装点得生气盎然，更使人们的心胸宽阔得象蓝天大海。

闻松华根据临来新建一连时党委的指示，坚持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发动群众，把青年人心中的那盆火烧得旺旺的。大打翻身仗的热潮席卷了连队，你瞧，各班不但准备了挑战书、应战书，还准备着艺术节

目，在“抓革命、促生产誓师会”上演出。

唯独李一定那个班冷冷清清的。原因么，不说也清楚。尽管鲁雄下决心要让四十八条在“管教”七班上显出威风来，并且花了不少力气：在七班的班务会上，一条条认真地宣讲四十八条，每天清晨赶着他们出操，白天带着他们劳动，晚上还要去检查寝室。可偏偏事与愿违，七班的各项工作都落在整个连队后面，小伙子们对他那吹胡子瞪眼睛的“命令式”，意见挺大，连代理班长李一定对他布置的工作也常常爱理不理的。

拿筑渠道的事来说吧。为了扩种早稻，连队要抢筑一条支渠，计划两天完成。一天干下来，大部分班把第二天的也干掉一半了，七班却拖拖拉拉，连当天的也没干完。下班时，鲁雄绷着脸把小伙子们留在工地上，怒气冲冲地问大家怎么办。可谁都没吭声，最后还是大勇觉得僵下去没个完，也不是法儿，于是出了个主意：明天一人分一段任务，不干完不准回去。李一定又似真似假地接了一句：反正四十八条规定每个人都得完成生产任务嘛。鲁雄咬咬牙，答应了：虽说这方法不太好，可又怎么办呢？第二天，任务是完成了，但不少人批评鲁雄搞“包工到人”……

另外一件事就更使鲁雄下不了台。要搞文艺会演了，每个班都得有节目，七班是鲁雄在蹲点，也不能例外呀。可是鲁雄找李一定、大勇、小胡商量，他们竟断然拒绝，回答说没兴趣，而且特别指出四十八条中没有演出节目这一条。鲁雄只好干瞪眼。李一定他们还说风凉话呢：“有力气劳动时多使点劲，何必晚上闹得大家不能休息？听他们唱，我不会听收音机？”大勇和小胡还到处发挥这套理论。这一来，在连里动了公愤，意见可大啦。

闻松华感到时机成熟了。是帮助鲁雄

深刻认识自己错误的时候了，也是拉着李一定他们赶上整个连队前进步伐的时候了！

这天晚上，闻松华打算和鲁雄谈谈思想，内容是：七班的文艺节目怎么办？还特地把郑晓峰请了来，因为她是这次文艺会演的组织者。

闻松华刚把用意讲完，郑晓峰就跳了起来：“随他们去！没有他们，演出照样搞得起来！”

闻松华严肃地反问：“想把人家丢在一边吗？要办好国营农场，多些人好呢，还是少些人好？”

郑晓峰脸上微微有点红了，她摆弄着小辫子没作声。是呀，闻松华和她讲过好几次了，有闯劲是好的，但还要注意团结大多数，要正确对待和帮助一些暂时落后的青年……

鲁雄也没作声，把军便帽从头上脱下来，摆弄几下，又戴上去，接着再脱下来……他知道，闻松华今天找他，准和前些日子辩论四十八条有关。说实话，这几天他也慢慢体会到，闻松华抓政治思想工作比他那四十八条管用，因为大多数班比七班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鲁雄并不是那种顽固坚持错误的人，但他还有些疑问，还要看一看……

“有的人可能认为我在小题大做：李一定他们演出不演出节目有什么关系？不！”闻松华目光里燃烧着鲁雄和郑晓峰熟悉的热情的火焰，“我们搞文艺会演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了推动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应该向阻碍连队前进的思想打一场进攻战！”

“对！”郑晓峰又差点跳起来，“我想，鲁连长，你头脑里对我们青年人的那种怀疑态度，也是阻碍连队前进的！”

鲁雄脸上的肌肉微微抖动了一下，这

次他没发火。这些日子的事实告诉他，听听郑晓峰那种刺耳的意见，比听阿奎的顺耳话有益得多。

闻松华从日记本里慢慢抽出鲁雄给党委的那张便条，“老鲁，我们是做青年工作的。如果我们怀疑现在的青年人有非常可贵的革命积极性，不是引导他们前进，而总想着‘管’呵‘管’的，那么不仅做不好工作，而且是危险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再一次证实了群众路线的无比重要，我们要相信群众，要坚定不移地依靠群众！否则，我们就可能走到修正主义的上去哪！”

鲁雄笨拙地接过那张便条，叠成小方块，塞进上衣口袋，长长吁了一口气：“我算承认对李一定他们没办法，现在听听你们的吧！”

这话尽管说得冷冰冰的，可是味道和前些日子不一样了。闻松华向郑晓峰微笑了笑，就谈起自己的想法来：先发动群众批判错误思想，然后……

听着听着，郑晓峰欣喜地睁大了眼睛，鲁雄额上的皱纹也舒展了。

第二天午饭过后，闻松华把李一定、大勇、小胡请到连部研究工作。三个小伙子在凳子上坐下后，只见闻松华手里翻动着一叠油印的歌纸，好久没说话。屋子里静极了，可以清楚地听见从饭厅里传来的歌声。郑晓峰她们为了抓紧时间，中午也在排演。现在恰巧是郑晓峰在领唱……激越的歌声在静静的屋子里回旋。闻松华默默地欣赏了一会，突然问李一定：“唱得挺好，是不是？”

李一定“嗯”了两声没答上来。闻松华笑呵呵地说：“最近连队热气腾腾的，看了真使人高兴，我们打翻身仗，就得有这股子朝气。”她注视着李一定不很自然的神色，又随口问了一声：“你也参加什么节目了吗？”

李一定没吭声。大勇嘴快：“这有什么意思，要听唱歌，打开收音机得了。”

闻松华摇摇头：“这可不一样！我们搞文艺节目，宣传连队的好人好事好思想，为什么没意思？”

李一定朝大勇、小胡递了个眼色，意思要他们少说为妙，别自找没趣。

闻松华只当没看见，憋住笑继续说下去：“革命文艺啥时都少不了。我记得‘一月革命’时，我们到海港为工人革命造反派慰问演出，那时我拉着手风琴真是越拉越有劲……”

“指导员会拉手风琴？”李一定诧异地问。

小胡突然来劲了：“指导员，会演时你也来一个吧。”

闻松华为难地说：“郑晓峰他们可厉害了，说演出一定要连干部们带头，要我拉手风琴，老鲁唱歌。可老鲁说，他一个人唱非走调不可。我们想，既然老鲁在你们班蹲点，就和你们一齐搞个小合唱吧……”

李一定他们三个不由得目瞪口呆，谁也没想到今天来研究工作会研究出这样一个结果来。虽说经过大家的批评和闻松华刚才的帮助，他们感到了自己有点不对头，可是要从演出的反对派马上变成上台的演员，面子上下不来。

闻松华没等他们思虑完对策，就抽出一张歌纸递到他们面前：“唱这首，怎么样？”这是连里同志自己编的歌——《战斗在广阔天地》。

李一定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我不会唱！”

顿时，大勇和小胡象是得到了启发，高兴地大叫：“对！我们会唱！我们会！”

谁知闻松华压根儿不睬这一套：“不会？这有什么关系！学嘛！谁也不是天生就会的。”她看着三个面面相觑的小伙子，

又出了个主意：“这首歌郑晓峰会，找她学去！”

三个人更惊呆了：找郑晓峰学歌？谁去？！

闻松华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接着说：“让李一定去学怎么样？”

大勇和小胡正担心这倒霉的差事落到自己头上，一听闻松华提议李一定去，连忙同意：“好，好极了，他去最合适，高中生乐理知识丰富，学得快。”

李一定急忙向他们投去严厉的目光，可是已经晚了，事情好象无法挽回了。

鲁雄不知什么时候走进来，他拍着李一定的肩膀说：“四比一，通过了！小李，别这么垂头丧气的，拿出点革命青年的样子来！”鲁雄深有感触地说：“我做了不少时间的怀疑派，该清醒了！”

李一定抬起头，奇怪地看了连长一眼。

“这样，”闻松华说，“大勇、小胡去找郑晓峰。”

“我们？”两位小青年不相信地看看闻松华。

“你们把她请到这儿来就行了。”闻松华快要笑出来了，连忙解释。

大勇、小胡象是得了“大赦”令，赶紧奔出去。

郑晓峰笑盈盈地推开了房门，身上还背着个手风琴：“指导员、连长，你们的节目定了？”

闻松华从郑晓峰身上卸下手风琴：“还得请你帮忙呢。你教李一定和连长唱歌，我试试手风琴，很多时候没拉了。”

郑晓峰走到李一定面前，看着他那不知所措的模样，想笑但是没笑，爽气地说：“教就教。你先听我唱一遍，然后跟着唱。”

郑晓峰的歌声在屋子里响起来了，一会儿，鲁雄也跟着轻轻哼起来。李一定偷偷瞧了闻松华一眼，见她正熟练地拉着手

风琴，似乎把他们忘记了。李一定没办法，只好也笨拙地唱起来。经过郑晓峰的“考试”，总算及格了，李一定擦擦满头汗珠，别扭地说了声“谢谢”，连忙告辞。

大勇和小胡在外面等他，一看他那副窘态，不由哈哈大笑，气得李一定给了一人一拳。

“说实话，”大勇讲，“人家是比咱们强，我以为她一定会给你点难堪，谁知……”

小胡连忙抢着说：“谁知她那么热心。我们对会演讲的风凉话也太过分了。”

李一定也有同感。虽然他猜到闻松华在事先可能都做过工作，可是他不能不心服口服。他已经开始体会到自己那些“没有意思”的消极观点与朝气蓬勃的革命气氛是那样格格不入。这时刚才学会的那首歌在他胸中鼓起了一阵火热的感情，他不由轻轻哼起来：

我们活跃在广阔天地，  
高举上山下乡的大旗，  
年青的一代任重道远，  
战斗的年华何等壮丽！……

## 六

新建一连的早稻有一部分是大田育秧的。召开“抓革命、促生产誓师会”和进行文艺会演的时间定在这批秧田落谷的前一天晚上。下午，鲁雄到场部去参加一个会议。会刚散，接到连队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有一段支渠被冲垮了。

鲁雄骑着车飞快地赶回连队。宿舍区里静悄悄的，只有阿奎象木头似地呆在饭厅门口。最近连部审查处理了阿奎的问题，撤了他仓库保管员职务，让他边干木匠活边接受群众帮助。

“你呆在这里干什么？”鲁雄气呼呼地

问。

“他吗？”食堂班长走出来搭上了口，“他想等你回来解释解释，为自己开脱开脱。”

原来傍晚收工以后，放水员发现新筑的渠道有几段漏水，他急忙插上支渠的木门，谁知一用力，那门竟裂了。原因很清楚：前些时阿奎把好木料开了后门，将烂木头刨光了来凑数。等放水员从另一个支渠扛来木门，渠道已冲塌了一段。听到这消息，闻松华一招呼，在家的同志都赶去了。

听完食堂班长的话，鲁雄恨不得一拳擂到阿奎身上。但他想到闻松华说过，对这样的人既要斗也要拉，就吼了一声：“跟我走！”

鲁雄赶到田头，闻松华早已带领大家在抢修了。渠道坏得不轻，有好几个挺大的窟窿，都在七班修筑的地段上。看来是因为那天“包工到人”，有几个人在互相衔接时没注意质量。现在田里已灌了水，闻松华卷起裤管，从一个同志的手里接过牛缰绳，打算重新平整冲坏的秧田，而且不容争辩地说：“老鲁，你在上面指挥抢修，看看我的赶牛技术是不是过关了？”

晚风吹来，初春的傍晚还是凉飕飕的。郑晓峰看到闻松华穿得单薄，连忙脱下棉衣披到她身上，责怪了一句：“感冒还没好呢！”

李一定想说什么但是没说出来，他把自己披着的棉袄递到郑晓峰手里，抓了一把锹，狠命地挖土，他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田埂上，传土的队伍开始喊起号子来，打破了田野的沉寂。鲁雄觉得血直往脑门上冲，脸上热辣辣的，是呵，他的四十八条差点给生产带来重大损失，是大伙儿……他不由想起了闻松华说过的那句话：“靠我

们自己是做不到一呼百应的，但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引路，同志们一定会跟上的，这才是文化大革命锻炼出来的青年人的特点！”

鲁雄向阿奎吼道：“你睁开眼睛看看！”

“我，我怎么办？”阿奎慌乱地问。

“你先去把支渠的木门修好！”闻松华向他严肃地说，“晚上会议结束后到连部来！”

阿奎走了。鲁雄拍拍脑袋，看着站在泥水里的闻松华：“唉，我那四十八条！”

尽管拖了点时间，晚会还是开起来了，碘钨灯把会场照得通亮通亮，雷霆般的锣鼓声擂得青年们的心象鼓点一样激烈跳荡。瞧，爱热闹的大勇和小胡不知啥时又成了锣鼓手了。

会上有两次高潮。

一次是鲁雄的发言。他从给党委的那张便条说起，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内容不说大家也知道。

第二次高潮是在文艺会演中，读者们一定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报幕员郑晓峰镇静地走到毯子拼成的幕前，清了清喉咙，响亮地预报：“下一个节

目，男声小合唱：《战斗在广阔天地》。演唱者：鲁雄和七班战士。手风琴伴奏：闻松华。”霎时间，饭厅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震得屋梁嗡嗡直响。

闻松华站起来，胸口的那枚毛主席像章闪烁着鲜红鲜红的光芒，脸上因为兴奋也泛起了红光。看着大伙生龙活虎的样子，她有说不出的高兴。当然，她知道，前面还有无数的斗争和困难，同样，也有无数的胜利和欢笑……

鲁雄也十分激动。现在，他不但由衷地感到闻松华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年轻干部，而且从心里觉得面前这些曾被他称为“野马”的青年人是何等可爱。同时，也为自己前一段时期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做法感到痛心。他真想大喊一声：我们的事业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人一代胜一代哪！但他抑制了自己的冲动，整了整军便帽，拍一拍坐在前面的李一定的肩膀，说一声“上！”

饭厅里响着一阵又一阵的掌声，象万匹骏马奔腾呼啸，象不尽长江的滚滚涛声……

（题图：陈达林）



# 会燃烧的石头



杨代藩 张成珊

说起来，你一定不相信，我的弟弟，竟爱上了石头。

机灵的人会猜：“哦，你弟弟是地质勘探队的？”不，不对。他，是皖南茶林场的普通工人。“那么，石头，和茶叶、林业，有啥关系呢？”关系，当然有罗！不信，你听我说下去。

有一年冬天，弟弟接连两个月没来信，春节前，突然寄来了这么一封信：

哥哥：

你听说过吗？有一种石头，含炭质，会燃烧，我们山里人叫它石煤；当然，它并不是煤，看上去，跟普通的石头差不多，这儿不少山上都发现了。真的，要不是贫下中农指点，有些糊涂的过路人，碰到了石煤块，还会把它当做绊脚石踢开呢！这几个月，在党支部的支持和领导下，我和同志们一起，正试验用这种石煤烧开水。要是能够把水烧开，保证供应全队职工，每年就可以为国家节省大量烧柴。我们还设想，今后用石煤做燃料，烘炒茶叶，那

又可以省出大量烘茶用的煤炭，支援工业建设。哥哥，过年，许多同志都回上海探亲，队里用水的人少，正是我们在“老虎灶”上大搞试验的好机会，更是磨炼我自己革命意志的好机会，我就不回上海了。你把这些道理，向妈妈讲一下，我想，她会支持我的。

二根

妈听我念完信，又象称赞，又象疼爱地说：“这孩子！你爸爸要从东北回上海过春节，他又不是不知道！”

“我早写信去告诉他了。”我说，“要不，我再给二根队里指导员老潘去封信，要求领导上让二根回来一趟？”

妈想了想，说：“我看哪，不回来过春节，多半是二根自己的主张。你再写信去也不顶用。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他遇事拿定了主意，死也不回头，心眼就象石头一样，硬邦邦的。你忘啦？六八年，他接到上山下乡通知书那阵子，咳，那股子牛劲儿呀……”

怎么会忘记呢？那天，二根一阵风似

地奔进屋来：“哥哥，从上海到皖南，多少路？”这一问，倒把我考住了。虽说我当过几年地理教师，能把上海到一些大城市的路线背得滚瓜烂熟，可要问我上海到某处乡村的路程，我实在是答不上来。我正在干瞪眼，二根取出一张全国地图，用尺在上海和黄山之间一量，再一算，冲着我说：“告诉你吧：一千里！”我吃惊了：“那么远？”二根满不在乎：“远？只有红军长征的二十五分之一嘛！”他扒在桌子上，对着地图琢磨了半天，突然，头一扬：“我走去！”我推推他的后脑勺：“尽说傻话！”不料，第二天，妈帮他收拾行李，他这也不肯带，那也不愿拿，口口声声“要符合行军要求”！哎呀呀，这可招来风波了。风一刮出去，一些邻居、同学，有的奉劝他“别自讨苦吃”，有的挖苦他“一时冲动”，什么怪话都有。特别是从小和二根同桌的老同学小胖子，也分配到茶林场，为了争论步行还是乘车，跟二根吵得可凶啦！二根呢，象块石头，凭你怎么劝，也劝不动；反过来，他还动员一些同学和他一块儿步行去皖南呢！我想，我不但是二根的哥哥，而且是他学校的教师，我更有责任关心他，便说：“二根，你要量力而行啊！”他回答：“怕啥？我北京都走去过呢！”我一笑：“那是啥时候？这是啥时候？”他理直气壮地说：“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步行搞革命大串联；这是上山下乡干革命，我们要把已经走开的路，走到底！”

二根要步行去皖南的消息，给爸爸知道了，他特地来信支持二根，又说服了妈妈，在家里对我形成了“三比一”的优势。就这样，二根顶着社会上这些风言风语，跟几个同学一起，步行了半个月，到了皖南。你看，这性格，硬邦邦的，多象石头！想不到，到了茶林场，他如今真的跟石头打上了交道！

说实话，二根走了以后，我心头结下了

一个疙瘩：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中，二根步行串连是为了造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反，那么现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了，二根又是为了啥，有车不乘，偏要步行呢？这个疙瘩一直没解开。眼下，收到二根春节前的来信，第二个疙瘩又结下了：明明有探亲假，他为啥偏要留在山沟沟里？究竟是啥怪石头，迷住他心窍了？

事情也真凑巧。这年三月初，为了落实又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去皖南的安置工作，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工作小组先去茶林场“打前站”。我想，这是个下农村、促进世界观改造的好机会，就报名参加了这个安置小组。顺便，我还可以去看看二根，也想探一探“石头的秘密”。

在茶林场，我住了五夜。那是多么令人难忘的五夜啊！

## 第一夜

晚霞，映照着山影。安置小组的其他几个同志在茶林场招待所住下了，打算第二天下连队去摸摸情况。他们知道我的弟弟在第三连队，便同意我先走一步，住到三连去。我趁天还没黑，翻过一座山岭，赶到了三连。

“陈老师！”小胖子一眼认出了我。他问明我的来意，兴高采烈地把我领到一排宿舍的最后一间，说：“这就是我和二根的‘窝’。瞧，另外还有两个空铺，正等着新队员来呢！哦，对了，今天我们休息，二根炸石煤去了，你坐一会儿。”

“炸石煤？”我马上被吸引住了。

“喏，”小胖子往窗外一指，“大河对面，就是一座石煤山。我们石煤小组，经常去炸山，每天，得把炸下来的石煤挑过河来。”

借着夕照的余辉，我顺着小胖子的手望出去，前面一条大河在蜿蜒奔流，河面上

有几块木板架起来的一条窄桥。我禁不住问：“用肩挑？过这窄桥危险不？”

小胖子哈哈一笑：“这有啥危险？只有下大雨，河水猛涨，桥会冲垮，才有点危险。不过，”小胖子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论危险，首先还数炸石煤遇上哑炮。你不知道，哑炮不及时排除，随时可能爆炸，伤着人，不得了！记得第一次遇到哑炮，好多人都争着要去排除。这个刚要冲上去，被那个拦住，非自己冲上去不可；那个冲了几步，又被别的人拦住……大家都抢着上。二根跳上一块大石头，喊一声：‘静一静！服从命令听指挥！’大家七嘴八舌嚷道：‘二根，你是小组长，决定吧，让我去！’‘让我去！’‘我去！’二根把袖管一捋，一声吼：‘决定了：我上！’我拉住他：‘二根，危险！’他不紧不慢地说：‘越是艰险越向前嘛！’他跳下大石头，一直朝哑炮冲过去，头也不回一回！”

嘴，二根这块“石头”，到山区以后，真是变得更坚硬了。

我正掂着“越是艰险越向前”这句话的份量，小胖子站起身来，要去打水给我洗脸。我忙说：“我自己去！我正想看看这儿的用水条件，好向安置小组汇报呢！”小胖子把我带到一个用四根木柱支起的小棚跟前：“喏，这就是‘老虎灶’。原先这是一个坍塌的猪棚，二根领头，修修补补，就在这里开始试烧石煤。”小胖子换了一种惋惜的口气，“本来，场部基建组已经决定，要在我们队盖个新的‘老虎灶’。又是二根领头，到场部提意见，说这旧猪棚修补一下，打扫干净，当‘老虎灶’正合用。后来领导改变了决定。气得我们的连长老许指着二根的鼻子说：‘我们队的发展规划，叫你这样东闯西撞，全闯乱了！你到底想不想叫我们队朝前走？’二根把头一扭：‘怎么不想？做梦都在想！可要看怎么走法。动不动向上

伸手要钱，想不流汗水，不花力气，坐着轿子走？那不是朝前，是倒退！’轰——，全队一下子分成两种观点，争得面红耳赤。哼，我们小组那些人，也护着二根！”

“你呢？”我忍不住问。

“我和二根闹别扭。”小胖子坦率地承认，“可以盖新的，为啥要蹲到这破猪棚里来喝冷风？你猜，二根怎么回答？”小胖子手一指：

小棚的两根柱子上，炉火映照着一副红彤彤的对联：

“冷风吹硬战士筋骨，热水暖遍同志心窝。”

横批：“艰苦奋斗为人民”。

小胖子接着说：“对联一贴出来，支部书记老潘就领着队里的头头们来观看，还开了个现场讨论会。连长老许不服气：‘我上照场部基建组决定办事，下为连队发展着想，我就不是为人民？’二根说：‘离开艰苦奋斗，就离了无产阶级的根本，还谈啥为人民？’你看看，二根这人啊，啥都好，就是在这种事情上，一点不饶人！”

“好嘛，我做哥哥的刚来，你就告起状来了！”我开了句玩笑。

小胖子不好意思地“煞住车”，把我领进棚子。炉灶里，发出一阵阵噼噼啪啪的爆裂声。小胖子指着炉边一堆石头告诉我，这就是石煤。我仔细一看：咦，很普通的石头嘛，就是颜色稍稍黑一点。小胖子手捏着水龙头：“来，试试！”我接了一盆水，回到宿舍，手往面盆里一伸，嗤——烫得很。想不到，看上去这么坚硬的石头，竟能放出这么大的热量！

小胖子招待我吃过饭，天全黑了。青年们早已陆续下班，收拾停当了。二根呢？小胖子安慰我：“别急，老规矩——等到最后一个收工的下了山，用过热水，二根才肯下班呢。”

正说着，闯进一个人来，劈头就喊“哥哥”。这人浑身就象从煤堆里钻出来的一样，滚满了黑色的煤灰，黑黑的脸上，闪着炯炯有神的眼睛。没错，是二根！“嗨呀，成了‘小黑炭’啦，我都快认不出你了！”二根在门口站定，瞅着我，咧开嘴，嘿嘿嘿地傻笑。小胖子闲不住嘴，又咋呼开了：“是个‘小黑炭’。经常连擤出的鼻涕也是黑的呢。没日没夜地跟石煤打交道，捆都捆不住他！”

我心头一紧：“二根，小心身体啊！”

二根敲敲胸脯：“没问题！”我上下一打量：嗯，倒是比来山区以前结实多了！

“哥哥，饭吃啦？”“吃了。小胖子招待的。”“洗啦？”“洗了。”二根关切地追问：“水热吗？”我连连点头：“热，热。”他又转身问小胖子：“真的热？”小胖子一撇嘴：“谁骗你？不信，你跟上回一样，再兜遍全队四十几间宿舍，挨家挨户问问看：水热不热？”二根这才展开眉梢，笑了。我催他：“看你这一身黑，自己快洗洗吧！”他拿起个面盆，出去了。

二根前脚刚走，后面就进来一个身材魁梧、长满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两手各提一只热水瓶，满口皖南话，和蔼地问：“安置小组的陈同志吧？听说你就是二根他哥？”我连忙站起来。小胖子抢着向我介绍，这就是老潘。老潘没顾上跟我唠话，紧问：“二根呢？”我说：“拿着个面盆出去了。”老潘一跺脚：“给我猜中了，准是到井台边洗凉水澡去了！”啥？三月春寒，洗凉水澡？我急得跟在老潘后面，噤噤赶到井台边。

果然，一只手电筒挂在井架上。二根打了盆井水，脱光上衣，正准备揩身。我三步并作两步跨过去，二话没说，端起他的面盆，把水泼得老远。老潘拎起热水瓶，“咕嘟咕嘟”给二根倒上了半盆热水。

二根嘴一鼓，假装生气：“好哇，老潘，

不准我锻炼身体！”他抢过热水瓶，想把盆里的热水倒回瓶里去。

老潘虎着脸：“锻炼身体？你当我蒙在鼓里？我揭锅看过了，是热水用光啦！刚冲进锅的水，还冰凉的。你这人，为大伙儿烧热水，恨不得把身子骨都投进炉膛；可要你自己，在小锅下再添上一小把火，烧盆热水，比上天还难！”老潘又拔开另一只热水瓶的塞子。

二根拽住老潘的手臂：“老潘，你有关节炎。你从山上回来总那么迟，这两瓶热水，是我特地留给你的。你倒给我，自己用啥？”

“别管我！”老潘还要倒第二瓶水。

这时，几双手同时拉住了老潘。原来，有几个小青年正来井边洗衣服，一听老潘和二根的争论，都不让老潘倒水。大家争先恐后地嚷起来：“老潘，这瓶水，你留着。我那儿还有一瓶，给二根用！”“我有一瓶，我去拿来！”“二根，用我的！”边说边往宿舍跑。

二根激动地望着同志们，难受地说：“热水不够用，是我们石煤小组的责任。看来，石煤炉灶还得进一步改进。要不，再来一批新队员，热水就更接不上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跟我们的安置工作很有关系。”我插嘴说。

“二根和我呀，想到一路去了。”老潘用热水绞了一把毛巾，递给二根，“听说，县化肥厂用石煤烧开水，已经过关了。人家用水量，怎么砌炉的？怎么加料的？我们石煤小组派人去取取‘经’，可行？”

大伙儿兴奋地说：“哎呀，那太好了！”

二根受到同志们的鼓舞，劲头更大了：“好，我明天就去！”

“哎，你哥哥来了，你不陪陪？”老潘关心地问。

二根朝我努努嘴，笑着说：“他有他的

工作，我有我的工作嘛！”

我连忙表态：“老潘，这块‘石头’，你拗不过他的。就让他去吧。能解决烧水问题，是对我们安置工作的有力支持，比陪着我强多啦！”

“着！”老潘一挥手，“不过，有个条件。二根，你明儿一早要赶路，今晚，就别起夜给炉子加石煤了。我顶替你。”

话是这么说定了，可到了半夜里，我忽然听到门“吱嘎”响了一声。

“谁？”我问。

“我。”二根的声音。

“干啥？”

“加石煤去。”

“不是老潘顶替你？”

“我习惯了。”

“不去不行？”

“你不懂。炉膛不能断燃料；断了就熄火，那就误了大家的事。我要去看看。”

二根跨出门去的一刹那，我感到山区夜间的一股寒气乘虚逼进屋来。我拉紧被子，心头又结下一个新的疙瘩：不是明明有人顶他班么？该是睡甜梦香的时候，他为啥偏要出去呢？

## 第二夜

清早，有人告诉二根：队里的拖拉机要到县城去运东西。连长老许本来派了一个小青年去协助拖拉机手装装卸卸，二根说：“别另外派人了。我顺路，正好帮着装卸。”他跳上拖拉机就走了。我呢，白天到场部开安置工作会议，跟场党委的同志研究了有关事宜，晚上回到三连，跟连干部、小青年和老职工分别聊了聊，就上床睡觉了。

可我怎么也睡不着。一个劲地翻身，压得板床吱吱叫。二根临走时明明告诉

我，天黑以前赶回队里，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我披上棉袄，直奔连部办公室。推开门一看，气氛有点不同寻常。老许垂着头，反背着手在屋里团团转；小胖子瞪着吃惊的眼睛，看看我，又看看老潘；还有几个人也不安地望着老潘，仿佛他手里的电话机连结着一个什么共同关心的问题。我猜，准是二根出了什么事了！

我刚要开口，老潘向我摆了摆手，一面继续哼哼哈哈地在电话里跟对方说话。我的眼光又转向老许，老许什么也不说，双手一摊，又踱起他的方步来。我只好悄声问拖拉机手：“你是几点钟回队的？二根呢？”

“二根帮着我盘弄货物，忙到下午两点钟，才去化肥厂。他说拖拉机上的货，队里等着急用，催我先走。我就开回来了。”

这时老潘啪地挂上电话机，激动地说：“好！好二根！”

还好呢，急都快急死了。

老潘兴奋地告诉我们：刚才是场部来的电话，找到了二根的行踪。

原来二根在化肥厂，看完最后一次加石煤，赶忙出来找旅馆，哪知时间晚了。一看，便宜的铺位早客满了。他舍不得花钱，就在县城街头，靠在商店屋檐下朦胧了一阵。快到天亮的时候，两个路过的解放军把他推醒，问明情由，把他带到部队招待所，又递毛巾，又送热饭，热情极了！他们还打电话给场部，要求我们农场通报表扬二根呢！

且慢说表扬吧。二根有了着落，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是二根为什么要睡街头？他为集体做了那么多事，出差有公费嘛，贵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我脑子里的疙瘩，越结越多，搅成了一团……

### 第三夜

二根回来了。

“嗨呀，你这块‘石头’！”我迎上去，在他肩膀上搯了一拳。

二根还不知道昨夜队里为他而发生的这场虚惊，被我一拳搯得莫名其妙，只是嘿嘿地傻笑着。

“你昨夜睡在街头啦？”我埋怨说。

二根一愣：“谁说的？没有，没有哇！”

“还骗人呢！出差不是有公费嘛？”我脱口而出。

“正因为公费，才更要节省哪！”他随口回答，跟我完全针锋相对。

这回是我楞住了：二根说得那么随便，好象在讲一件极平常的事一样。我怀疑地问：“为了省几个钱，这样苦熬自己，值得吗？”

“假使光为了几个钱，那倒不值得。”二根的回答，更出乎我意料。

“那你——”我越来越迷惑不解了。

老潘在一旁“呵呵呵”笑了：“看来，你这当哥哥的，并不了解弟弟啊！二根哪，以后可不能那样啦！这虽是小事，但反映出你的境界很高，场部决定表扬你哩！”

二根赶紧把话题扯开：“老潘，我向你汇报一下取‘经’的情况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他们炉灶的简图，这是加料时间、份量的记录。”他又从挎包里掏出几块石头，“这是县城附近的石煤，我带回来，跟我们石煤山的比较一下，看看哪儿的含炭量高。”

老潘把图纸和石煤放在两个手心里，掂了掂，好象捧着什么无价宝似的：“二根，我们马上开个支委会，你在会上详细汇报一下，哎？”

“哎。”

.....

他们开会去了。我躺在床上，老潘的话又在耳边轰响起来：“看来，你……并不了解弟弟啊！”是的，这两天，我越来越觉得，二根的行为，有些不合常情。我做哥哥的，还得关心关心他。

二根开会回来了。待他睡到床上，我咳了一声，牵出了话头：

“二根哪，我左思右想，你昨夜不该睡在街头。”

二根顶了我一句：“怎么啦？解放军刚进上海，不也睡街头嘛？”

“现在，解放都二十多年啦！”

“正因为我是解放后长大的，没有象革命前辈那样闯过枪林弹雨，经历过艰难困苦，我才更需要锻炼哪！”

他撑起身子，从枕头下掏出一个小包，小心翼翼地打了开来。啊，又是石头！他好象对我说，又好象喃喃自语：“这些石头，是从石煤山上的一个山洞里捡来的，当年，新四军皖南游击纵队的一些伤病员，在斗争最艰难的日子里，经常在这个山洞里过夜啊！有的，就在这洞里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老潘就是那时候杀敌负伤，住在这洞里，又潮又冷，这才患上了关节炎……不久前，为了进一步开掘石煤山，我们有一个爆破点，正选在这洞口下。老潘说：‘让这老石洞，再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出新的贡献吧！’他亲手点燃了导火线……爆破以后，我从炸下的石煤堆里，捡起这早先沾有先烈鲜血的石头……革命前辈为人民打江山，历尽千难万险；我们这一代，为了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为人民开创更美好的未来，还需不需要吃苦，还准不准备为革命付出自己的一切呢？”二根激动得把手里的石头攥得更紧了。

我一时拐不过弯来：“形势在发展，条件在变化嘛！当年闹革命，非长途跋涉，露

天宿营不可；现在，有车给你乘，有房给你住，照样做革命工作。你自讨苦吃，有必要吗？”

二根两眼直楞楞地盯着我，突然不作声了。半晌，才很轻、很慢地挤出一句话：“你这些话，我很耳熟。”

“哦？”我也闷住了。

二根翻身下了床，也顾不得披棉袄，打开箱子，翻腾着什么。他找出一本已经很旧的笔记本，坐到我床头，指着一页：“看！”我忙把棉袄给他披上。

笔记本上，写着这么一段话：

苏修叛徒集团一直在对青年宣扬：时代变了，保尔·柯察金式的‘苦行僧’精神，已经过时了……这是彻头彻尾的叛徒语言！

接下来，是二根写的一篇批判稿。

我耳根火辣辣的。

二根说：“记得吗？哥哥，苏修叛徒集团的这句谬论，第一次还是爸爸教我批判的呢！”

“是么？”我极力回忆着。那是六十年代初期，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

那时，我还在师范学院念书。二根在读初中。就在那一年，爸爸从上海石油机械厂调往东北，去负责一批石油开采器材的安装、维修工作。爸爸动身的前一天，我特地请假回家来送别。一进门，妈就对我“嘘”了一声：“轻点儿，弟弟发烧了。”我进里屋一看，二根正坐在床上看杂志。我一把抢过杂志，督促他：“躺下，躺下，老老实实休息！”二根好象早就等着我回家似的，没头没脑地开口就问：“哥哥，啥叫‘苦行僧’？”“唔？”我不解地看看他。他指指我手里的杂志：“喏，新到的杂志上写的。”我翻开一看，有一篇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文章里头，就引用了二根后来摘在笔记本

上的那句谬论作“靶子”，作了深刻的批判。我正开始向二根解释“苦行僧”的原意，爸爸回来了。听到我们讨论的问题，他握紧拳头，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叛徒们就用这个词儿，诬蔑我们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攻击我们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他在床头坐下，讲起苏修集团怎样捣鬼，妄图卡我国石油生产的脖子；讲起石油工人怎样在冰天雪地里安营扎寨，艰苦创业。我和二根听得屏住了呼吸。爸爸雄浑有力的声音在屋子里回响：“要革命，就要艰苦奋斗。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毛主席就率领工农群众艰苦奋斗，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爬雪山，过草地，到了延安，又发扬南泥湾精神，粉碎了敌人的封锁，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艰苦奋斗，是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哇！现在，苏修胡扯什么艰苦奋斗已经过时，是因为既怕我们工人阶级依靠艰苦奋斗这个传家宝，自力更生，开采出‘争气油’，炼出‘争气钢’，造出‘争气船’……使它卡不住我们建设事业的脖子；还因为更怕我们党，靠艰苦奋斗的传家宝，教育出一代代象雷锋那样为无产阶级争气的革命接班人，使它卡不住我们革命事业的脖子！我们就是要跟‘老修’针锋相对，斗到底！……”爸爸的话，被门外的喊声打断了。有人来通知爸爸：“上级来电话通知，为了跟帝修反争速度、抢时间，石油器材的运送任务提前了，必须连夜装车，火速运到火车站。厂里人手少，时间紧，全体工作人员必须马上赶到厂里，突击装车。能早一分钟，就要早一分钟把器材送出去！”爸爸一听，转身就扑进了风雨中。到了门外，他喊了声：“大根，你也来出把力吧！”我知道爸爸的脾气，犹豫了一下，穿起雨衣，跟了上去。到了石油机械厂，我一连扛了五箱器材零件，正要回头扛第六箱，忽然发现有

个小鬼，推着一辆装得满满的老虎车，朝卡车走来。咦，二根？我问：“你来干啥？”他回答：“我也要争气！”“你有病！”“爸爸不是说，要艰苦奋斗吗？现在正是豁出命拚的时候！”他卸下货，又推起小车朝仓库奔去。雨，沿着他的头颈、背脊，把衣服浇得透湿透湿。他脖子上飘舞的红领巾，在风雨中显得更加鲜艳，更加火红……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是啊，二根和他年龄相仿的一代人一样，从刚刚跨入青年时代起，就面临着一个严肃的课题：我们伟大时代的反修防修斗争，多么尖锐，多么重大呵。十年来，他把这个课题牢牢铭刻在心底，在党的领导下，和千百万人一起，在斗争中成长，在斗争中前进！在他手捧的笔记本里面，我注意到这样一句话：“我要抓紧一切机会，刻苦磨炼。让修正主义的毒苗，在我们这一代青年面前，就象撞上那硬邦邦的石头，找不到一丝生根的缝隙。”刹时，二根所做的一切，在我脑海里又浮现出来，串成了一条红线……

……窗外，滴滴嗒嗒下起雨来。二根惦挂着炉灶，又去加石煤了。我忽然想起他说过：“炉膛不能断燃料；断了就熄火，那就误了大家的事。”看来，我思想的炉膛，也该不断加燃料才行啊！自己跟二根比比，同出身于一个工人的家庭，可我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他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从旧学校冲杀出来的；我一出校门，又钻进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他一出校门，就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奔向了农村广阔的天地，结果，两个人的思想相差多远哪！

一会儿，二根进来了，直冲我说：“哥哥，你有手表，别忘了，明早五点钟喊我一下。”

“那么早？”

“下雨了，出个早工，多搞点石煤回来。”

明天，又将有怎样的战斗在等着他呢？

#### 第四夜

从昨夜到今天，雨越下越大。二根和石煤小组的伙伴们，带着馒头，过河撬石煤，到下午五点钟还没回来。听人家说，雨再大，河上的木桥就可能冲垮。我心“怦怦”直跳，情不自禁地穿上雨衣，朝河边走去。糟糕，湍急的河水，已经跟桥面一样平了。

来了，总算来了，石煤小组的青年们一个个过桥来了。河水，冲击着他们的脚蹻。他们肩挑装着石煤的箩筐，一步一步迈着坚定的步子。当二根最后一个跨上坡岸的时候，我才舒了口气。

不料，二根突然把石煤往地上“哗啦”一倒：“小胖子，你们几个人负责把石煤挑回队去。我过河，再挑几趟！”

小胖子皱着眉头：“二根，这几筐石煤，加上家里的那一堆，够烧两天的啦！”

“你没听天气预报？这场雨，一两天内不会停。我们要从最困难处作准备，弄它几天‘预备粮’，这叫有备无患嘛！”

“雨再大，桥会冲垮的！”小胖子拖住二根。

“现在还没垮嘛，别磨磨蹭蹭的，快抓紧！”

“过去了，过不来，就糟了！”

“不能想办法？要是眼下社会帝国主义侵犯我们，河对岸就是敌人的碉堡，我们要攻它下来，怎么办？”

“眼下又不是打仗，是烧开水呀！嗨，一两天不用热水，有啥了不起？让大家克服克服嘛！”

“烧开水，也是党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二根一甩手，挣脱小胖子的阻拦，朝着已经被河水淹没的桥面冲去。

我一把拖住二根：“有没有别的办法？”

这句话，小胖子听进去了，说：“办法？有。后天，要真没烧的，干脆把仓库里那两棵粗松树劈来烧了！咱们这儿树有的是，以后再砍嘛！”

“亏你想得出！”二根火冒三丈，“山上的树不能随便乱砍！仓库的两棵树，那是给新队员盖房子用的大料！”

正争得火头上，有个小伙子已经从河边到队里跑了一个来回，喊着“二根”奔过来：“我碰到老许了，他叫你们别过河捅乱子，真到没烧的时候，劈松树！”

真是火上加油！

“你看！”小胖子得意地朝二根点点头。

“要是连长真下这样的命令，我造他的反！”二根一只手往腰里一插，一只手高举过头。啊，这个姿势多么熟悉！记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二根和战友们戴着红卫兵袖章，去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大会，不也是这样登上台的吗？那一次，还是二根动员我去参加的呢！

这时，小胖子叹了口气：“唉！我们烧石煤的，能保证全队每个人用到一盆热水，也算尽到了责任。”

“什么？我们起早摸黑，风里去，雨里来，难道仅仅想到烧热水？不对！我们是要通过自己的艰苦斗争，把老一辈开创的革命事业继承下

去。”二根这几句话，说得并不响，但它意味深长，象是压倒了河水的咆哮声，激起大家无限的联想……

“二根，我跟你过河去！”一个戴军帽的小伙子激动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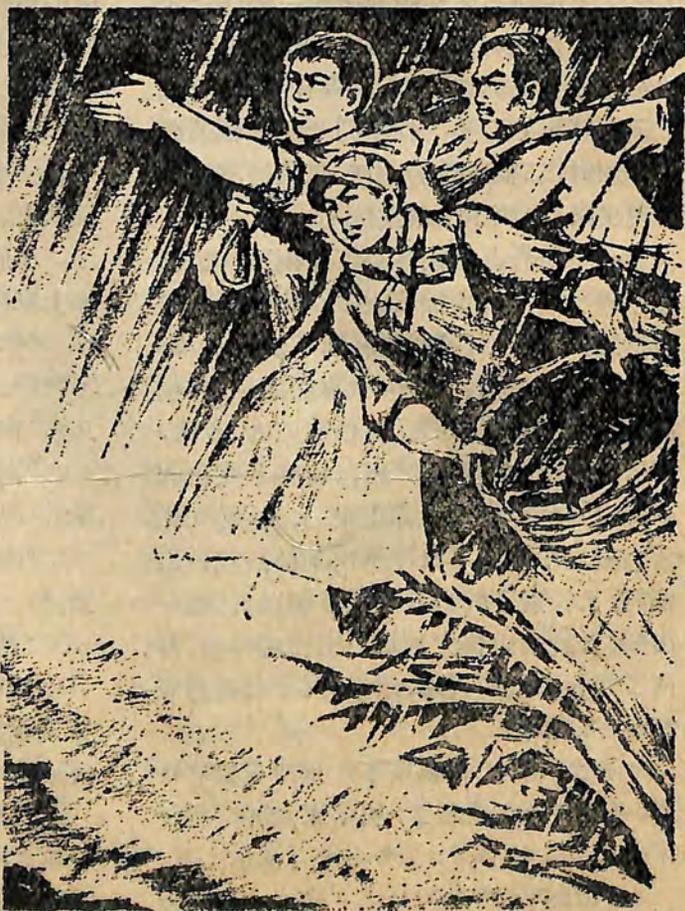
“我也去！”一个女孩子说。

……………

就在这节骨眼上，桥板，被河水冲垮了。激流，拍打着江心的石头，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倾泻而下。

“要是现在社会帝国主义来侵犯我们，怎么办？”这回是从小胖子嘴里，提出了这个问题。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那个戴军帽的小伙子想出一个主意：“从山脚小路，兜到小镇的公路桥，绕到石煤山去！”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二根马上支持。

“乖乖，从队里到小镇，十里；小镇到石煤山，十里。加起来，二十里。来回，四十里！”有人提醒一句。

二根淡然一笑：“只有上海到皖南的二十五分之一嘛！”

“得走一个通宵！”

“现在不去，再连续下两天雨，把山脚小路冲坏了，那时走两个通宵还绕不过来呢！”

我还想提醒二根：路长，雨急，风大，穿上雨衣也难免淋湿身子，准冻得受不了。一想，不对，在春寒的夜里，能洗冷水澡，能在街头睡的硬“石头”，不正喜欢这风风雨雨吗？

夜幕加雨帘，笼罩着群山。唰——一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射过来，接着，我们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女同志和身体差的，留下来！”

“老潘！”大家不约而同地喊。

老潘亲切地招呼年轻人：“先回队，吃得饱饱的，挑几个棒小子，我和你们一块儿挑上箩筐，去石煤山‘拉练’！”

我想起来了：“老潘，你有关节炎……”

“嗨，还能让病给唬住啦？年轻的时候，打蒋匪，我们豁出命去干；这阵子，搞社会主义，保住这铁打的江山，我们更得豁出命去干啊！”

有人说：“老潘，你年纪大了，让我们青年人……”

“谁说年纪大？‘五十五，出山虎。’算起来我还是个没出山的小虎子呢！”说罢，老潘仰面朝天，放声大笑起来，让密集的雨点，痛痛快快地淋了一脸。年轻人都被老潘这一番话说得更加振奋起来。

我深深感动了，真想也投入这场战斗。我帮他们出了个点子：“哎，要是开一辆拖

拉机去运石煤，问题不都解决了？”

“不光开拖拉机，还要开卡车去，这一切我早想过啦！你过两年再来看吧。那时候，我们把通往石煤山的弯七弯八的羊肠小道，改建成汽车路；在大河上筑起水泥大桥；再加把劲，石煤烘茶试验成功，那石煤啊，够拖拉机、卡车装的罗！”二根说着，也爽朗地笑了。

笑声，在雨夜里汇成一片……

我懂了：形势是在发展，条件是在改变；这种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改变，不正靠亿万人民不断的艰苦奋斗么？！

## 第五夜

明天，我们安置小组就要回上海去，安排下一批知识青年来茶林场了。我所关心的“石头的秘密”，仿佛也探出个眉目了。哪晓得，这儿的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吃过晚饭，我到老潘住的屋子去，想告别一下。刚到门口走廊里，听到屋里有人在争论着什么。我想走开，耳朵里忽然钻进“二根”这两个字来。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

“二根这样苦干，我也不得不佩服。可我们，老潘，作为党的干部，应该关心青年，爱护青年。你倒好，还，还领着头去蛮干。你批评我？我还要批评你呢？”这是老许的声音。

“怎么关心？怎么爱护？两百多人，热水真断了档，才叫关心？好端端的松木，真劈了当柴烧，让新来的知识青年没好木料盖房子，叫爱护？”老潘激昂的声音。

“那二根、小胖子、石煤小组的青年，你就不顾了？”

“他们为了大伙儿，自觉要求挑艰苦的担子，我们作为党的干部，只能支持、引导，这才是对青年革命积极性真正的关心和爱

护。”

“自觉要求？二根爱出傻点子，我相信；可小胖子……”

“小胖子刚才已经贴出一张大字报，写了自己的感想，题目叫《向二根学习》。文章虽说还没写到点子上，多少也能看出这小家伙觉悟正在提高。大字报贴在食堂里，你看看去。”

老许无可奈何的声音：“好吧。”

门一开，老许正出来，差点跟我撞个满怀。我尴尬地让了让。老潘看见了我，忙请我进屋，随手倒了杯茶给我。

我向老潘说明来意，两人便叙谈起来，从二根来皖南这几年的进步，一直谈到我这几天所受的教育，以及新队员安置工作准备情况……

正谈得兴头上，有人推开门，慌里慌张地报告：“老潘，小胖子的生字报给人撕了！”

又是一桩意外事件！

我随老潘到食堂，灯光下，隐约可见墙头上只留下了几处还没干透的浆糊痕迹。老许一个人，正刁着支烟，面对空白的墙头沉思。

老潘冷静地巡视了一遍现场，严肃地问：“老许，大字报看到了？”

“没赶上。”老许没好气地答腔，“这种大字报，叫人给撕了，也不奇怪。”

“什么？老许，你怎么能……”我已经不可避免地卷进了斗争的旋涡。

老许举起烟头，朝空白的墙头指指：“这说明，群众是支持我的观点的。”

老潘斩钉截铁地说：“我相信，群众是决不会支持你的观点的！我们可以调查清楚，是谁揭了大字报。”

“是我！”一个人回答着，走进食堂。

你猜是谁？——还是二根！

疑问，惊讶，赞赏。我、老许、老潘，各

自用不同的目光，一齐投向二根。他左胳膊夹着一卷旧报纸，右手握一支毛笔，小胖子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桶浆糊。

“是我同意他揭的。”小胖子自豪地向大家解释，“大字报一贴出来，二根就找上我了，希望我把它揭了。起先，我不听他的：‘你呀，还不是谦虚？’他说：‘不。你这大字报，有毛病！’‘哦？’我吓了一跳！二根说：‘你这大字报上，一个劲儿表决心，说通过昨晚的事，今后一定要埋头苦干；就是不提抬头看路线。’‘哦？’我又吓一跳，昨晚的事里面也有路线问题？二根就用自己的体会来启发我。他说，他过去也是光知道埋头苦干，以为这就能为无产阶级争气。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懂得：苦干，需要；可是要干到点子上，关键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就拿昨晚的事来说，从埋头苦干的角度去评论，就把问题评偏了；必须抓住劈松木，还是连夜运石煤这两种意见的对立，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去分析，才能击中要害。说到这儿，二根指着大字报问：‘你这一篇，写得怎么样？’我想了一下，就同意：‘揭了！’二根一挥拳头：‘好，我们另外写一篇火药味儿浓的！’”

小胖子说着，从二根胳膊下抽出那卷旧报纸：“就这，新写的！”

旧报纸展开，雄劲有力的笔锋，写着两行醒目的标题：

什么是对青年真正的关心和爱护？

——从对两棵松木的争论谈起

我一口气看完了大字报。二根写得真及时啊，就好象亲耳听到过老潘和老许刚才那场争论似的。

老潘轻轻拍拍老许的背脊：“好，你看，这一段写得多好！”从老潘手指的那一行起，我把这一段文章反复看了两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场走资派宣扬‘山上装霓虹灯，山下设小吃部’，引诱青年为这个目标而奋斗，说这就是对青年的关心和爱护。这同苏修宣扬的为‘土豆加牛肉’的假共产主义而奋斗，有什么两样？我们真要为它去奋斗，人就会变质，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这哪是什么关心和爱护？分明是腐蚀和毒害！如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粉碎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在中国搞复辟的阴谋，可是反修防修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一定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大少爷’办场路线回潮，一定要为建设山区、为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彻底埋葬帝修反而战斗，我们要下决心，艰苦奋斗一辈子！……同志们，砌‘老虎灶’的辩论，记忆犹新；昨夜，又有人打算把盖房子用的大木料劈了当柴烧。这是小事吗？事情已经过去，就不必再提了吗？不！为了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们提议，全连同志抓住这个“苗子”，进行路线分析，从中引出正确的答案来。

好厉害呀，这块“石头”！

大字报下面，已经有一长串人的签名。

老潘从二根手里拿过毛笔，添上四个粗犷的大字：“坚决支持。”后头的签名，笔锋多有力。

二根一面贴大字报，一面热情地对老许说：“明天，我们小组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你来参加，好吗？”

老许窘迫地笑笑：“呃……好吧。”

明天，呵，我多么渴望也参加二根他们的学习呀！可是，上海的工作在等着我，那里，有更多的知识青年正整装待发，将到这广阔的天地里来，锻炼成反修防修的硬“石头”。同时，我也决心把二根这种“石头”脾气，带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带到对青少年的教育中去……

黎明，二根送我到去场部的路口。经过石煤炉灶的时候，他忽然飞奔过去，捡了一块石煤，用手帕包了，塞到我手心里，说：“带给爸爸、妈妈看看，就是这种石头，会燃烧；烧完了，石煤渣还可以铺路。你喜欢不？”

“喜欢。”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也会爱上这种石头的。如果说，二根的性格象石头，那正是这种石头。它对修正主义，坚不可摧；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放射出全部热和光。

……

（插图：朱以凡 题图：宋正谋）



# 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

——学习彩色影片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

方 耘

在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二周年的日子里，革命样板戏《杜鹃山》彩色影片跟广大工农兵群众见面了。这部影片根据“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原则，充分调动电影艺术所特有的艺术功能，很好地体现了《杜鹃山》党改造自发的农民武装队伍的主题，成功地塑造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代表柯湘的英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它是我们今天深入批林批孔的有力武器，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生动教材。

《杜鹃山》反映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我党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它选取党在创建人民军队中，改造自发的农民自卫军，使之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的重大革命斗争题材，通过对党代表柯湘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杜鹃山农民自卫军的战斗历程的形象描绘，生动地体现了党的正确路线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时曾经指出：“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

来的。……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党改造自发部队，改造农民自卫军，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从柯湘在杜鹃山的革命实践来看，她面临着多方面的矛盾：跟农民自卫军队长雷刚以及部分后进战士的矛盾，这是无产阶级思想跟农民小生产者狭隘的复仇主义的冲突；跟混入农民自卫军队伍的内奸温其久的矛盾，这是无产阶级建军路线跟封建军阀主义、跟个人野心家妄图篡夺军队领导权的斗争；跟反动地主武装靖卫团团总毒蛇胆的矛盾，这是代表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矛盾。正是在这样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在革命武装斗争的典型环境中，柯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勇于反潮流的英雄性格得到了多方面的刻划，作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狭隘的农民意识的主题思想得到了极为深刻的体现。

柯湘到杜鹃山不久，在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时，就经历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农民自卫军由于过去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领导，染上了军阀主义的恶习。在如何分浮财、对待俘虏、对待商人等

问题上,带着浓厚的盲目性,因袭着老的章程。当党代表柯湘提出,“花边光洋,一律归公;部分谷米,留作军用;其余粮食衣物,全部分给乡亲”时,许多战士感到诧异不解,纷纷吵嚷:“这是什么章程?”“这是革的什么命?”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队长雷刚对柯湘所要实施的新章程,也愤然不满,“谁要把俘虏商人给我放走,他就是雷刚的冤家对头!”这里,新章程与老章程,革命政策与军阀作风,实质上也就是党的正确路线与军阀主义的错误行径,产生了极其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在“扁担事件”上掀起了轩然大波。对出于无奈给土豪做雇工的田大江,是当作“土豪”来打?还是把他视为阶级兄弟?雷刚在阶级异己分子、内奸温其久的挑动下,坚持错误的政策,要“狠狠打”,柯湘则反对这样做,坚决提出“不准打”。一方主张打,一方不准打,斗争激剧展开。雷刚拍桌、横刀,责问柯湘:“你这个共产党,是真还是假?”众战士也举刀挺枪,威逼柯湘。在矛盾冲突的浪峰上,柯湘发扬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并且表现出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才能。“同志们!咱们这里,谁给土豪做过事,把手举起来。”柯湘这一举动,抓住了关键,使雷刚也包括众战士在内,开始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清敌、我、友,明确路线是非的界限。“白军俘虏,要宽大处理;一般商人,应该争取;豪绅列强,是我们的死敌,而劳苦大众,乃是革命的主力!”柯湘通过如何对待雇工田大江这一典型事例,生动有力地宣传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亲手制定的路线和政策,引导农民自卫军认清革命的对象,明确革命斗争的目标,跟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阀作风实行彻底的决裂。

这场斗争还在是否执行党的正确的军

事路线的问题上展开了。根据当时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柯湘坚决贯彻党的指示,主张利用“杜鹃山深林密回旋有余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而雷刚个人复仇心切,不理解这一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正在这时,毒蛇胆抓住了杜妈妈,将她绑在镇口,扬言要活活烧死,并且蓄意大骂雷刚“忘恩负义,胆小如鼠”,妄图以此激起雷刚采取鲁莽行动,以便把自卫军引进事先设好的圈套。温其久则里应外合,配合毒蛇胆,进行叛卖活动。他不仅利用跟雷刚的把兄弟的关系,恶意挑拨柯湘与雷刚之间的关系,而且利用杜妈妈被抓,鼓动雷刚冒险下山,进而煽动众战士下山拚命,置革命于死地。此时,斗争的情势真是乱云飞渡,波翻浪叠。但是,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面对惊涛骇浪,柯湘如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她以毛主席的军事路线作指针,分析形势,洞察敌情,识破毒蛇胆的“金钩钓鱼计”,又敏锐地察觉了温其久的内奸面目。当众战士和小山在温其久的煽动下,要贸然下山时,柯湘据理力阻,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讲清不能下山的缘由。“同志们,紧要关头,莫让沙泥迷住眼;危急时刻,是非曲直要辨明。人民军队,要坚决执行党的指示。”柯湘在关键时刻,依靠党的正确路线的威力,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及时地扭转了危险的局面,根据具体的斗争情况,果断地制定了营救雷刚、撤离出山的作战计划,并身先士卒,带领尖刀班雨夜飞渡鹰愁涧,胜利地粉碎了阶级敌人妄图剿灭自卫军的罪恶阴谋。

《杜鹃山》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林彪失败投降主义论调的有力批判。

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总是与批判孔孟之道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和

革命人民，也总是在不断批判孔孟之道的斗争中，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杜鹃山上所展开的斗争同样充满着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孔孟之道的激烈搏斗。以雷刚为代表的这支农民武装，由于其绝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所以，在未经改造前，自卫军队伍内部就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包括几千年来孔孟之道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旧的传统观念。这对执行正确路线是极大的妨碍。因此，柯湘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改造自卫军的过程，也就是一场“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是一场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战胜孔孟之道的斗争。这场斗争，又是在尖锐、激烈的敌我矛盾的背景下展开的，毒蛇胆处心积虑要消灭这支农民武装，温其久妄图篡军夺权，把自卫军引向邪路，他们也都把孔孟之道作为达到他们反革命政治目的的思想理论武器；而自卫军内部狭隘的复仇思想、轻视妇女等思想残余的存在，则又往往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所以，柯湘来到杜鹃山，要赢得改造这支部队的胜利，就既要打掉反动派手中的思想武器，又要砸烂套在自卫军身上的精神枷锁。

《杜鹃山》深刻批判了孔孟的所谓“仁义”、“恩德”和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温其久在妄图煽动雷刚、杜小山和众战士下山时，打的就是“兄弟之义”、“骨肉之情”、“同乡之亲”的旗号，而雷刚正因为受了孔孟的所谓“良心”、“仁义”、“恩德”的毒害，用狭隘的报恩复仇思想代替无产阶级消灭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革命宗旨，因而贸然下山，铸成大错。柯湘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和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深刻地批判了孔孟之道的黑货。第五场有一段非常动人的戏。当小山要冒险冲下山去的当口，柯湘激动地一声高喊，叫住小山，然后扶住

扑在她身上的小山，亲切诚挚地道出了一段扣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肺腑之言：“小山，此刻我的心情，和你一样的急切，一样的悲愤。如果这样下山，能够解救亲人，我就是赴汤蹈火，死也甘心！可是，不能啊不能，不能贸然行动！”这是何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啊！温其久不是恶毒攻击柯湘对“山下众乡亲正遭涂炭”“无动于衷”吗？雷刚不是也误解柯湘与毒蛇胆“并无切骨之恨”吗？可是，论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柯湘不比雷刚差，她父母弟妹一家数口惨遭矿主杀害，她丈夫赵辛血染杜鹃山，翻开血泪账，柯湘“吐不尽满腹苦水，一腔怨仇”。论对阶级亲人的感情，柯湘则更比雷刚深。雷刚受狭隘复仇思想羁绊，看到的只是一村一户；柯湘想的是“愿天下工农团结紧，砸开铁锁链，翻身作主人”。为了贯彻党的纲领和路线，为了解救亲人脱险，柯湘率领尖刀班雨夜飞渡鹰愁涧，救出雷刚和杜妈妈。面临毒蛇胆大队人马前来追赶的危险情况，柯湘又带领几个战士居高凭险，阻击敌人，掩护雷刚和众战士安全渡涧，胜利归队。真是革命豪情气冲霄汉，阶级情义重于泰山。影片鲜明、深刻、丰富地揭示了柯湘把“党的嘱托寄在心里，个人仇恨咽在肚里，天下大事看在眼里”的宽广胸怀和深厚的阶级爱，有力地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历来所宣扬的“父子情、夫妻爱、骨肉亲”等人性论的调调，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毒蛇胆和温其久嘴上讲“情”、“义”，肚里藏诡计，他们的“情”和“义”，实质上就是要千百万革命人民人头落地。杜鹃山上的这场血的斗争再一次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粉碎反动派手中包括人性论在内的一切反动的思想武器。

杜鹃山上的风风雨雨、曲折斗争还启示我们，一切反动派在他们的复辟阴谋尚未得逞之前，总要用“克己”、“韬晦”的手段作掩护，以期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革命人民必须学会善于识别那些惯于在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本领。孔老二鼓吹“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林彪一伙疯狂贩卖孔孟的一套反动处世哲学，为的是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革命人民要认清这类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温其久就是这样一个绝妙的典型。这条出身豪门、在狗咬狗斗争中失势的丧家犬，一度投靠农民武装，与雷刚结了把兄弟。但他的阶级立场未变，野心不死。他“栖身”自卫军，使的就是“克己”手段，韬晦之计。他“口含蜜语腹藏剑，处心积虑夺兵权”，为的是重新夺回“风水宝地”，再度坐上统治欺压人民的“金交椅”，完全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口是心非，笑里藏刀的反革命两面派。在人前，他对雷刚一口一声“大哥”，说什么“鞍前马后跟你跑，出生入死为你干”，真可谓信誓旦旦。可是背地里他却偷偷与毒蛇胆联系，策谋出卖自卫军，咬牙切齿地要叫柯湘、雷刚“死无葬身之地”，其用心十分歹毒。和林彪这个叛徒、内奸一样，温其久也惯于接过革命口号大干反革命勾当，明明早已勾结刘二豹，设下圈套，妄图乘转移的机会把自卫军推进火坑，他却摆出一副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架势，甚至倒打一耙，把“对不起杜妈妈”、“对不起众乡亲”、“对不起九泉下烈士英魂”、“辜负了党代表一片苦心”的罪名加在雷刚身上，妄图以此逼使雷刚再度上他的当。但是温其久与历史上一切反革命两面派一样，终究逃脱不了群众的眼睛，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影片《杜鹃山》用惊心动魄的斗争告诉我们，孔孟之道历来是一切反动派欺骗愚

弄人民的杀人的屠刀。我们只有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才能彻底缴掉反动派手中的这些反动的思想武器。雷刚的狭隘复仇思想，虽然包含着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包含着农民自发革命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但从世界观上来分析，它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带着很大的小生产者的局限性。正是由于狭隘的复仇思想遮住了目光，致使雷刚不完全懂得革命的意义，不认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不理解党的纲领和路线，也因此识不透温其久与毒蛇胆利用反动的孔孟之道腐蚀人心，瓦解自卫军的险恶用心。通过斗争实践，他终于在柯湘的教育帮助下，认识到一错再错，屡遭挫伤的原因，表示“从今后我跟党走南北转战，做一个胸怀宽广，奋斗终生的优秀党员”。杜鹃山斗争的胜利，雷刚的转变，生动地体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也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胜利。

《杜鹃山》表现的主题思想，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深刻阐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不正确，斗争就要失败；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革命就会取得不断的胜利。它深刻阐明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一切革命队伍，只有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柯湘在杜鹃山上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受到了以李石坚为代表的 basic 群众的欢迎，也在斗争中得到了农民自卫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拥护。杜鹃山上的党组织建立起来了，田大江这样的同志参加到武装斗争的行列中来，革命队伍在斗争中日益壮大，胜利前进。这一切，都十分生动地表明了党的正确路线，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巨大的战斗威力。柯湘的无产阶级的广阔

胸怀和执行党的路线的高度自觉性，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用无产阶级面貌改造农民自卫军，对自己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她与反对、干扰和破坏党的路线的叛徒内奸的英勇斗争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我们深入批林批孔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彩色影片《杜鹃山》在摄制过程中，学习了革命样板戏创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革命精神，在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特别是利用电影艺术揭示英雄人物的崇高的思想境界上尤为出色。如《春催杜鹃》一场，表现柯湘虽陷魔掌，使命不忘，对农民自卫军热切的属望；《砥柱中流》一场，表现柯湘依靠党，依靠群众，力挽狂澜的凌云壮志；《雾岭初晴》一

场，表现柯湘讲述“党指挥枪”的革命真理。这些地方，在景物烘托（云彩、杜鹃花、自卫军军旗等）、光线运用（眼神光、轮廓光等）及镜头处理等方面，都突出了主要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突出了主要英雄人物的革命激情。影片在导演、美术、摄影诸方面都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为进一步普及革命样板戏作出了贡献。今天，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进行，在斗争中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认真总结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的经验，使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在宣传、捍卫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



# 签订合同的时候

践

波

一九七二年冬天的早晨。一抹朝霞透过窗子，映在办公室奶黄的墙壁上。靠窗一张双人写字桌两边，老张和小张对面坐着。桌上，两块玻璃板中间放着一架黑色的电话机和红、蓝两种印泥盒子。窗下，堆着两叠生产文件。

“不行、不行，这样不务正业是不行的。”老张胖胖的双手捧着一只棕色的暖水杯，身体朝椅子背上一靠，连连摇头。他今年五十一岁，微微有点秃顶。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过于自信，因而常常和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在他心目中，对面的小张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别的不说，就看小张面前的玻璃板下吧，横横斜斜写满了地址、人名、电话，包括仪表、冶金、机电……各行各业都有。可是，这里不是市革会工交组，而是一家三百来人的医疗器械厂的生产组。组长是老张，小张是副组长，主管新产品。虽说老张和小张一张写字桌对面坐，其实，他们俩真的象现在这样对面坐着的时候并不多。小张成天不是在外面到处跑（搞新产品离不开大协作呀），就是在试制车间抓他的摇手柄。这个读过九年书、捏了九年摇手柄的青年人真象匹野马，生产组繁琐的事务工作套不住他。当初成立革委会，分工老张、小张抓生产时，有人曾打趣

道：“老张小张，一搭一档。”老张有经验，小张有干劲，还愁不把生产搞得热火朝天吗？可后来的事实是：“小张老张，丁铃咣哪。”什么意思？有矛盾嘛。

前些时，这个厂的年度计划已提前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的革命形势大好，生产年年上升，作为生产组长的老张尽管平时并不抽烟，在公司、局开会时，也会向别人讨一支咬在嘴里，借以抑制住有点自满的微笑。这回，老张心里正盘算：新产品都放一放，把常规产品 X 光管突击一下。X 光管，这才是本厂的本份，全市 X 光管百分之八十是我们厂搞的呢。这样，估计可超额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十五。到时候，公司生产组副组长老邱少不了在会上笑眯眯地看着他：“嘿嘿，姜还是老的辣！老张，到底多抓了几年生产，干得不错啊！”可是，这个如意算盘现在被小张打乱了，小张给老张出了难题——写字桌上，放着一份没有盖章的合同。

“老张，你先别关门，商量商量嘛。”小张憨厚地笑笑说。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列宁装棉袄，双手抱拳，袖子显得嫌长。看上去三十一、二岁，宽宽的额角有点前冲，两只灵活的眼睛流露出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神气，似乎随时都可能说出冲撞人的话

来。小张知道自己的脾气，正在抑制自己的激动，尽量用和缓的口气说服老张。

几天前，小张刚和老张争执过一次。事情是这样的：小张提出要求去征求用户意见，这一点，老张并不反对，他说：“让打字员打印个征求意见信，向有关配套厂发一发就行了嘛。”小张却坚持要成立三结合调查组走出工厂去。他说：“有些宝贵意见坐在家里是听不到的。”党支部也支持小张的意见，而且要老张一起去。老张扭不过，勉强跟着走了几家厂，就笑着推说工作忙，跑回厂了。后来，调查组觉得厂里生产的医用电子管虽说给兄弟厂配套的，但真正长期使用还是在医院里，就进一步决定去走访医院。当小张打电话请老张一起去时，两人在电话里就吵了一场——

老张说：“整机厂是我们的用户；医院是整机厂的用户，分工清清楚楚。你也太管得宽了！”

小张说：“整机厂只是装配，对我们产品有最后发言权的还是医院。老张，你来吧，过去我们了解得太少了。”

老张说：“我没那么好兴头，家里的一大堆事谁来管？”

小张说：“调查正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嘛，不能只看见我们自己那间办公室呀！”

“我不懂！”老张气恼地“咔嚓”一声挂断了电话，左手搔着稀疏的头发嘀咕道：“越来越不象话了！”

“老张！老张……”小张捏紧话筒连喊了几声，无可奈何地放下听筒：“嗨！又把他惹得发火了。”

不管怎样，小张还是和老工人老韩、青工小刘、技术员老姚等一起去了长风医院。

在听取了医生对医疗器械的意见后，小张进一步提出了要参观医院。接待他们的石医生刚从农村巡回医疗回来，很兴

奋。他非常热情地带领大家看了医院的各个部门，最后，来到了心脏病候疗室。那里，白衣护士正细心地为一个个病人测量血压、心律，每隔一刻钟就要记录一次。石医生说：“对心脏病病人护理的丝毫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小张静静地站在门边看着，他被这里宁静而紧张的战斗气氛感动了。他想到，这里躺着的病员，也许有象他死去的祖父那样饱受旧社会苦难折磨的老工人；也许有为革命操劳成疾的老干部；也许有……他不由自语道：“我们的工作做得太少、太差了。”

石医生笑了笑，把大家带出了候疗室，边走边说道：“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啊。比如这候疗室，几年来，我们一直盼望能用上电子监护仪，用电子仪器对病人每分每秒地进行周密的监护，就能更好地救护病人了。可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这种设备。”说着，他朝小张无可奈何地笑笑说：“张师傅，几天前我还到你们厂去联系过，你们生产组的负责人对我说，你们厂是生产医用电子管的，这种仪器不属本厂专业，介绍我到公司去。公司有个邱同志说，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厂。你看，要搞点新东西真不容易啊。”

小张的心情有点激动了。专业厂，难道就象苹果树专结苹果一样不能改变吗？我们不是常说按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吗？事情是人做出来的，事物总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苹果树，不也有人研究让它结梨子吗？他回头对同来的老韩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呢？”

“是啊，我们就做第一个专业厂嘛。”老韩显然也有点激动。

“我就不信搞不成，只要接下任务，我马上把被头铺盖搬到厂里来，搞不成功不回家。”青工小刘涨红着脸，一甩辫子说。

技术员老姚也被大家的激情感染了，

他对医生说：“这方面过去也学过一点，医院有什么资料吗？”

“资料？”石医生苦笑着拿出一张电子监护仪照片，气愤地说：“这是过去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我国开工业展览会留下的。他们故意抬高价格讹诈我们。我们没有买帐！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监护仪会有的！”

石医生的话激起了小张要为祖国争气的决心，他瞪大眼有力地说：“我们一定要想法搞出来！”

“可是，”石医生说，“你们厂已经回断我们了。”

“回断了再接头嘛。”小张不在乎地说。

“是生产组负责人亲口回断的呀。”医生有点犹豫。

小张两眼认真地注视着医生，坚定地说：“请你相信我们厂的工人群众吧！”说着又对同来说：“大伙说对不对？”

“是嘛，我们仔细讨论讨论。”大家纷纷说。于是，三结合调查组马上就在医院里和医生共同拟了一份合同草案。

现在，放在写字桌中间的正是这份合同，老张不同意在上面盖章。老张是一九五八年以后从商业部门转业到工厂来的。文化大革命前当过副厂长，虽说从前推行过一些错误路线，受到过批判，但还是常常自信在经营企业管理上有点经验。他认为生产就是要强调计划性、讲究专业分工，人家要什么工厂就做什么，这怎么行！话不投机，老张就和小张面对面“丁铃咣啷”地争起来。

“小张，专业分工是为了更有利于生产。这个道理你应该懂。”老张沉着地说。

可小张心里想：专业分工当然不是坏事，但是过份强调它，把分工看得一成不变，就反而要束缚生产力，就不能很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问老张：“专

业厂难道是天生的吗？新东西往往是不务正业的人搞出来的哩。”

老张放下手中的暖水杯，哈哈笑道：“你啊，又想造反啦？你现在不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了，不能老象过去那样由着性子来！想想我们肩上的责任吧，多管闲事，公司不会表扬我们的。”

“我们不是为了公司表扬。”小张激动地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

“小张，不要激动嘛！”老张依然靠着椅背，慢慢地说：“可我们要对公司负责呀！”

“不，我们要对人民负责！”小张站住，前冲的额角闪着光亮，他一眼看见墙上被太阳照得金灿灿的毛主席语录，心里更亮堂了，他手指语录：“老张，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吧：‘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老张，一九四九年，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在全国夺取了政权，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在毛主席领导下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今天我们掌权了，肩上的责任的确很重很重，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是否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否代表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看着阶级兄弟躺在医院里，没有最新的医疗器械去为他们服务，我们医疗器械工人能无动于衷吗？专业分工，难道把我们的阶级感情都隔断了？”

老张动了动屁股，他端起杯子要喝茶，发现杯子里只剩下一堆干菜笋似的茶叶，水早已喝干了，只得轻轻用手转动着杯子。显然，他有点被小张的热情打动了。以前，老张总以为事务工作容易消磨人的锐气，并以此来原谅自己，当他看到当了五、六年生产组副组长的小张，仍然是如此朝气蓬

勃，锋芒毕露，这使他惊奇、甚至有点羡慕。但随随便便跨专业订下一份新产品的合同，这在他一生中还从未有过。难道就要从现在开始吗？老张对付过不少能说会道的外单位求援者，而眼前这个坐着同一张办公桌的小张却使他有点穷于应付了。怎么办呢？老张到底是老张，他果断地抓起电话机的听筒对小张说：“请示公司吧。”

“好。”小张点点头，走到窗口，脸朝外站着。

公司接电话的正是老邱，老张一板一眼地汇报了情况，只听听筒里老邱的尖嗓子哈哈笑道：“老张，你又不是毛头小伙子，这点事还处理不了！你们目前生产形势好，可不能放松啊。别忘了你是生产组长，生产上的事你要负主要责任。”负责，负责，别拿这压人！各有各的责任，老张是精细人，他马上单刀直入地说：“老邱，你明确表态，咱们好办事，到底接不接……不赞成？你负责？……好，好……”老张正说着，小张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一把抢过话筒：“老邱吗？我小张。我是坚持要接的，我们有决心创造条件上。公司没有生产监护仪的专业厂，正需要发展嘛。不能要老张作风。”

“哈哈！小张，别扣帽子！告诉你，如果你们难于推辞，合同上你就加一条：量力而为，概不负责。就是说即使做出来是一堆废铁，他们也得拿回去——这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正业嘛。”

听了这话，小张浓黑的眉毛抖动起来，他感到自己，和老韩、小刘、老姚……都被肆意侮辱了。他毫不犹豫地顶回一句：“废话！人不是废物，产品就不会是废铁！”这句话，象在老邱喉咙里塞了团棉花球，听筒里好久听不见声音，终于“咔嚓”一声，电话挂断了。

“怎么样？”老张问。那表情却在说：

“我早就料到了。”

“不奇怪。”小张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他坐下来，沉思了会儿，抬起头看着老张。“老张，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约定，工作中要相互提醒，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啊？”老张一愣。

小张伸手拉开写字桌的最下一个抽屉，拿出厚厚一叠信件放在老张面前：“老张，这些东西值得我们经常看看，想想。”

这时，小刘和几个青工提着锣鼓家什从门口走过，她“哐”地一击锣，朝屋里扮了个鬼脸说：“头头们，不要犹豫要争气啊！”老张听了，苦笑了笑，小张却兴奋地一扔棉衣说：“我看看去。”就快步追了出去。

老张一人留在屋里，看着那一叠信件，记忆的沉重的大门打开了——

一九六七年春天，厂里成立革委会，原来的厂长室门前挂上了生产组的牌子。小张担任了厂革会委员，生产组副组长。造反派管得好生产吗？有人怀疑。是的，这个捏惯摇手柄的工人第一次坐写字桌，既感到责任重大，又微微有点不习惯，似乎两只粗壮的手没地方抓。他顺手拉开几只抽屉，嗨！一大叠文化大革命前的人民来信，来自工厂，农村，山区，小岛……小张象突然发现了什么稀有矿藏似地，惊奇地一封一封地翻看，渐渐，他的脸色发红，喘着粗气，前冲的额角下，乌黑的双眼里烧起愤怒的火焰。突然，他“拍”地一声，把一叠人民来信朝老张面前一扔：“老张，你看，不象话！真不负责！”小张怎么能不冒火呢？那一封封工农兵要求革新医疗器械的来信，那些发烫的语言，看了使人耳热心跳，可是不少信都被盖上了一只长方形的蓝图章：“非本厂专业范围，本厂无力解决”。小张想：无能啊！难道是医械工人无能吗？不，工人中的潜力是无穷的，是那些旧的条条框框在制造无能。而使老张特别难堪的

是，这些图章不少都是他盖上去的。而图章本身，则是他的前任副厂长老邱传给他的。小张不管这些，一个劲地说：“这是谁给的权力？真要好好批判！”“是要批判哪。”老张也连连说。后来通过批判和学习，两人约定，今后要相互提醒，不要穿新鞋走老路。难道现在，旧东西又在自己身上出现了？

老张在沉思，外面隐隐响起了锣鼓。

有人进来了，是石医生，他兴奋地走到老张面前：“老张同志，真得谢谢你们！合同草案你们还有意见吗？我们医院的工农兵病员听说工人老师傅接下这项任务，高兴得毛病都好像好了一半，同志们委托我感谢大家，他们表示，只要工作需要，无论那个行业，他们都大力支持你们。”

“啊！没什么，我们没有做什么，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老张不自觉地谦虚地站了起来。

石医生扶扶眼镜说：“不，我们相信工人阶级一定能做出中国的监护仪。”

老张有点尴尬，说不出话。

锣鼓声近了，近了……就在门口。老张和石医生一回头，只见老韩、小刘等工人群众拥了进来，小张也进来了。五十多岁的老韩，手提大红的请战书，要求立即成立三结合试制小组，老张对老韩说：“你也不摸摸胡子，还和小青年一起凑热闹！”

老韩笑道：“年纪老不算老，思想老了才糟糕！如果死守着专业分工，我们这个以前造注射针头的小厂现在能造X光管吗？”

老张一下也沉默了，他偏过脸，看见小刘手里有一张大字报：《不要走老路》。大字报揭发公司某些人借口专业分工，压制新生事物。老张看着，不由暗暗吃惊，大字报虽没点他的名，确也批判了他的一些思想。大字报的最后，竟也有小张的签名，墨迹未干，看得出是刚写上去的。老张心想：自己是不是也签个名呢？

小张暗暗在注意老张的神态，他走近老张，悄悄说：“老张，这里有一场斗争啊。我们要向群众学习。”“是么？”老张轻轻应了一句。

石医生看着这场面，激动地对小张说：“张师傅，过去广大群众需要先进的医疗器械找不到门，今天，工人阶级找上医院的门，这是多大的变化哪！”

“是啊，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变化。”小张高兴地接上去说，“在文化大革命前，如果象今天这样做，无论我们，还是你，都要被人讥笑是‘不务正业’呢。”

人们在笑，在议论。老张感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推动自己，他看看小张，小张朝他投来热情支持的目光。老张挤出人群，走到办公桌旁，取下腰间挂着的一串钥匙，敏捷地打开抽屉，拿出生产组的公章递给小张：“盖章吧，小张，我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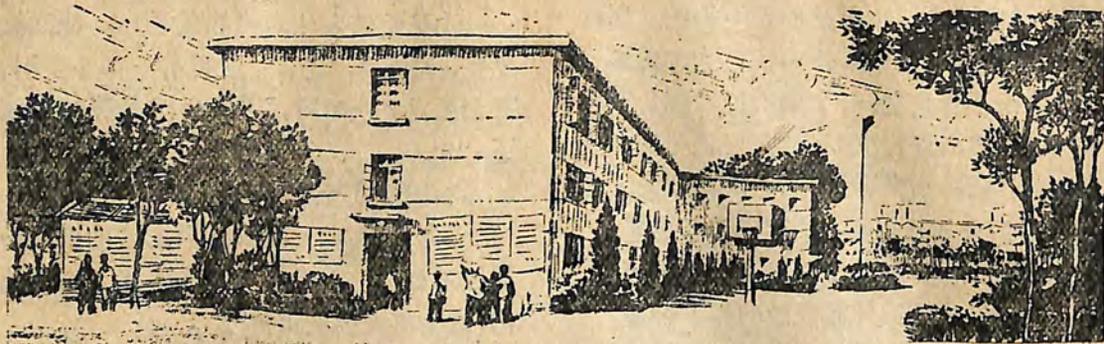
人们高兴地看着老张，老张的脸色有点红了。小张的脸上很快掠过一道惊喜的神采，他充满感情地说：“我们要永远记住，为工农兵掌权，对党、对人民负责。”他双手接过图章，蘸上鲜红的印泥，郑重地用嘴呵了口气，人们簇拥着他，他平平整整铺开合同，举起公章，稳稳地盖上去。老张也不由伸出双手，压在小张的手上，加上一把力。小张微微感到老张的手有些颤抖。

“同志们，下午我们到公司去，把大字报和合同一起带去。”小张象一个指挥员发布命令，他那前冲的额角下，一双明亮的眼睛流露出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神气。

“好！”大家齐响应。

“嗯——”老张深沉地点了点头。他忽然想：应该找支笔，在大字报上签个名。

阳光洒满了办公室，一场争论暂告结束了，又一场争论在等着他们。生活啊，充满斗争的生活，永远是这样波涛滚滚！



## 一杆敲断的教鞭

徐根生

孙莲君奔进校门的时候，教室大楼前的草坪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了。她喘着气，自我埋怨了一句：“唉，晚了！”便加快脚步直向二楼奔去。

中二(1)班教室的门关着，显然里面已在上课。孙莲君喊了一声“报告”，随手推开了门，同学们的视线一下子全都聚到她的身上。咦！小孙今天怎么啦？看她那齐耳的短发，显得有点蓬乱；两只眼睛也不象平时那么炯炯有神了，仔细看去，眼白上还略有血丝。

教课的方老师，也看了看她，心想：昨天刚讲过要遵守纪律，怎么今天偏偏你就迟到呢？但没说出口。只是皱了皱眉，把头点了一下，示意叫她进来。

孙莲君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去。她象往常一样，习惯地把书朝桌角上一放，两手相叠地搁在桌上，开始听课了。

哪知今天的情况有点特殊，春天的阳光照在孙莲君身上，却使她感到疲乏；方老师的讲课声似一支催眠曲不停地在耳边萦

绕。她几次揉揉眼睛，强打起精神，但还是抵不住一阵阵睡意袭来，不住地打呵欠，上下眼皮开始打架了。

方老师在黑板上写好字，回过身子，两只眼睛象电光似地朝同学扫了一下。她发现孙莲君眯细着眼，头一磕一磕的，心里就有点不高兴。怎么搞的？上第一节课就打瞌睡。于是就顺手拿起讲课用的教鞭，朝讲台上“啪啪”轻轻敲了两下。看看没有什么反应，方老师有点火了。

“孙莲君！”他严厉地叫了一声：“你说，现在讲到什么地方了？”

孙莲君从座椅上立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老师，刚才我打瞌睡了！”

方老师拿起教鞭“通、通、通”地走到孙莲君的座位旁边，对着她的课桌“啪、啪、啪”地敲了起来，一边敲，一边大声说：“象话吗！现在是上午第一节课。”

“方老师，我……”

“你什么！”方老师又用教鞭“啪啪”敲了两下桌子，以示警告。

啊？！孙莲君被方老师这一举动怔住了。她抬头看看方老师，脸上现出十分气

愤的神色。沉默了一会，她迸出一句：“方老师，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什么？我不对？”孙莲君的回话出乎方老师的意料之外。她逼进一步说：“昨天班会上刚学习过志愿军英雄邱少云的故事，大家都谈了体会，表示要向邱少云叔叔学习，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别忘了，你还是带头表态的。可是你今天就迟到。这个且不说，现在上课时间，你居然又打起瞌睡来了。你，你是个红卫兵干部啊！”说话的声音象依次排列的音阶，一句高过一句。

孙莲君被方老师这么一冲，声音反而低了一些，但更显得坚定有力。她说：“方老师，上课迟到是不对的，这是我的错。可是……”

“好了，好了，”方老师打断了她的话，“假如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应当深刻检查一下，别‘可是可是’的。抽象地承认，具体地否认，不是好的态度。”她说完，又将教鞭朝课桌上“啪”地敲了一下，哪知用力过猛，教鞭竟断成了两截。她却不以为意，朝地上一扔，走到前面讲台旁边。

教室里一下子鸦雀无声了。寂静呵，寂静得此刻就是落下一枚大头针也会听到相当清晰的声音。

然而，各人的心里呢？却有一种同寂静完全相反的波涛的澎湃声，要冲将出来……

“方老师，你这样做就是不对！”突然从教室的后面爆出一声，大家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只见一个长着圆圆的、红扑扑的脸庞，脑后扎着两根翘起的羊角辫的女同学，怒冲冲地站了起来，那动作就象她那句已在肚里积压了很长时间的话一样，“噗”一下弹了出来。她就是班上有名的炮筒——陆小娟。

顿时，教室里一片嘁嘁喳喳的低声交谈声。有的说：“我看方老师这样做是不对

的。”比较多的却在问：“孙莲君今天怎么啦？”

方老师刚听到突然爆出的那一句，倒使她吃了一惊；后来看清是陆小娟说的，就又添了一层气。她心里想，你们关系好也不能这样子呀！

原来，陆小娟和孙莲君是邻居，两人的关系特别好，可以说形影不离。陆小娟在读小学的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两条腿一时不能走路。孙莲君每天坚持背她上学，感情就是从那时建立起来的。

方老师刚要开口，又听到同学们的纷纷议论，也有说她做得不对的，就想：算了吧！现在教师真难做。象孙莲君这样明明是破坏课堂纪律，想不到竟还有同学帮她说话，指责老师。唉！还是不说吧。于是她开口收场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说了，你们还准备上课吗？”

教室里的议论并没有平息。孙莲君仍站在那儿看着她。

陆小娟又叫了起来：“方老师，你太主观了。你不……”

“好！你们说吧。”方老师打断了陆小娟的话，说：“你们不想上课，我就走！”说完，“啪”地一下将讲义重重合上，往腋下挟，气冲冲地走了出去。

方老师的这一举动又使教室里出现短暂的寂静，但马上就被同学们更高的议论声冲破了。

“方老师这是什么态度？”

“我们写大字报轰她。”

“我看孙莲君、陆小娟也做得不对！”

“……”

陆小娟气呼呼地把声音提得更高了，她说：“同学们，你们不了解情况，孙莲君昨晚……”

“小娟！”站在一旁好长时间不说话的孙莲君，突然喊了一声，截断了她的话。

“丁铃铃……”，一阵急促的铃声，下课了。

## 二

中午休息的时候，孙莲君自个儿坐在教室里。刚才学校党支部书记顾师傅同她的一席谈话，一直在耳边回响，她心里很不平静。

上午发生的这一事情令人深思。那断成两截的教鞭难道仅仅是因为方老师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所造成的后果吗？……不！这是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影响的一种表现。解放后的十七年，在整个文化教育战线上，是资产阶级老爷专了我们的政。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根本改变了文教战线这种情况。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同修正主义路线划清了界限呢？有的人还是留恋的。有的虽则口头上决裂了，思想上还不十分理解，没有引起重视。时间长了，那旧的东西又不知不觉地露出了头，又会用旧的一套来对待现在的学生，敲断教鞭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假如这样的事情不引起我们警觉，不进行批判，那正象顾师傅所说的“……发展下去，蔓延开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会死灰复燃，那是多么危险啊！”是呵，对于这种现象一定要展开斗争……

想到这里，孙莲君就毅然地从讲台里拿出一叠白报纸在桌上摊开来。正要提笔写的时候，忽听得门外有人在喊：“孙莲君，孙莲君！”

她放下笔，开门一看：原来是陆小娟，跑得气喘喘的，手里拿着一卷白纸，还捏着一支墨迹未干的毛笔。她就问：“干什么？”

陆小娟说：“我写了份大字报，你看看。”说着便将手中的一卷白纸抖开，只见上面写着：“今天上午的事到底是谁的错？

请大家看看事实的真相吧！”接下来就告诉大家陆小娟所知道的孙莲君迟到、打瞌睡的原因。最后一段结尾是这么写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认为方老师这种主观主义、胡乱批评学生的态度，必须很好地纠正。”

孙莲君仔细地看了一遍，没有作声。

陆小娟说：“怎么样？你签个名吧！”

孙莲君摇了摇头。

“怎么？你怕影响师生关系？”陆小娟对孙莲君的摇头感到很奇怪。

“怕？”孙莲君笑了起来，“向老师提意见就是互相帮助嘛。不过说起主观，其实我也有份。早晨我从医院里出来，病房门口的电钟是七点五十分，我想肯定不会迟到。哪知跑到学校一看，才知那电钟慢了十分。你看，我不是也很主观嘛，太相信那电钟了。”

“行了，行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陆小娟听得不耐烦了，“这又不是你的错。干脆，你说这大字报怎么样？”

孙莲君说：“我不同意你这么写！……”

“啊？那好！”陆小娟不等孙莲君说完就抢了一句，“你就去‘检讨’你的主观吧，我是不怕什么的。”说着，用手中的笔将大字报上的我们的“们”字圈掉，卷起来回身就奔走了。

“哎，陆小娟，陆小娟——”，孙莲君追上去喊了几声，奔远了陆小娟哪里还听得见呢？

孙莲君站在那儿沉思了好久。突然她转过身，走进了教室，提起毛笔，在摊开的白纸上“唰唰唰”地写起来……

过了一会儿，“砰、砰、砰”又传来一阵敲门声。孙莲君以为陆小娟回来了，连忙放下笔跑去开门。

待门一开，她愣了一下，“噢，是方老师啊！”

方老师的脸色不象上午那么严肃了，她见教室里只有孙莲君一人在，就说：“你在这儿，我正找你呢！”

孙莲君一听方老师找她，便问：“方老师，找我有事吗？”

方老师走进教室里，拖了一只椅子坐下。对孙莲君说：“我想跟你谈谈上午的事。”

“好啊！”孙莲君也拉了一只椅子坐下。

“你对上午的事有什么想法吗？”方老师先问了一句，那口气倒有点象审问式的。

孙莲君看了看她，把椅子朝她跟前凑了凑说：“方老师，上午的事你错了！”

“什么？”方老师象是没听清这句话，“你再说一遍。”

“上午的事你是错的。”孙莲君重复了一遍，“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对待学生难道……”

“难道我管你管得不对吗？！”方老师立刻站了起来。她气呼呼地跑到窗口，朝外看了一会，回转身对孙莲君说：“小孙！你太高傲了。自己犯了错误，还不虚心接受批评，你，你，你真有点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她说到最后一句话，许是太激动了，连身子也朝前冲了冲，不小心碰到一张课桌上，将上面放着的盛有墨汁的碗也碰得摇晃起来，她赶紧伸手扶住。啊？！突然她发现放在桌上的大字报，她看了看第一行醒目的标题：《从一杆敲断的教鞭，看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校的影响》。霎时，两道眉毛蹙成了一个疙瘩。她嘴唇微微动着，喃喃地说：“好，好，你可以写大字报。”说完，拔腿就走。

当她把门刚打开，又停顿了一下，回过身对孙莲君低沉地说了一句：“唉，这样下去，我真担心你会变呵！”说完便跑了出去，那门给她一拉，发出重重的“哐当”一声。

孙莲君被方老师的话，方老师的行动

惊得愕然了，突然她象想起什么似的，冲出教室看了看，可是外面走廊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了。她站了好一会儿，半晌才从心底冒出一句沉痛的话：“方老师，你这样下去，我也真担心你会变呵！”……

### 三

傍晚，教师办公室内，晚霞透过玻璃窗映照进来。

一个人两手托着脸颊，坐在那里沉思。这就是方老师，她紧锁着眉头，面孔涨得通红。刚才在校园内看了陆小娟的大字报，真使她感到意外。老实说，她到现在才知道孙莲君为什么迟到及上课没精神的原因。

原来，今天凌晨三点左右，住在孙莲君家楼上的乐奶奶病了。乐奶奶，里弄里的大人小孩都叫她“光荣奶奶”。因为乐奶奶有五个子女，两个在部队，一个支援内地建设，去年她又把两个小的送到农村插队落户干革命，家里只剩下个儿媳妇陪伴着她。她这么大年纪，精神还挺好的，在里委帮助搞一些工作。不知昨晚她吃了点什么东西，又受了点风寒，睡着睡着，突然肚子痛起来，不巧儿媳妇又上夜班。她痛得难受，就“嗯呀，嗯呀”哼个不停。

这声音惊动了楼下的孙莲君，她起床穿好衣服跑上楼一看，见这情况，就赶紧把乐奶奶送进了医院，还在急诊间一直陪到早晨，乐奶奶的媳妇赶来以后，她才到学校里来上课。

此时，方老师倒有点抱怨自己处理事情太草率了，平白无故地冤枉了一个好同学。她认为陆小娟的批评是合理的。可是孙莲君的那张大字报呢？她却不能理解了。那激昂的措词，使她简直受不了。

她站了起来，在办公室内来回踱着，两只手不停地搓着。

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进来一个四十开外的男人。宽宽的胸膛，四方的脸膛，两道粗浓的黑眉显得特别有劲，穿着一件灰色的劳动布上装，上面还隐约可见洗褪了色的“安全生产”四个字，手里拿着两截正是上午被方老师敲断的教鞭。

方老师连忙迎上去，喊了一声：“顾师傅！”

进来的正是学校党支部书记顾师傅。他呵呵笑着说：“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开展斗争’啊？”

方老师没有作声，从她微动的嘴角上可以看出，她在苦笑。

顾师傅走到办公桌旁，把断成两截的教鞭朝桌上一放，拍了拍椅子说：“来，来，坐下，坐下！有什么‘阻力’说出来，兴许我能帮你‘参谋参谋’怎么个攻法！”说着自己先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着了。

方老师坐了下来，用手掠了掠前额上的头发。

顾师傅见她还没作声，就问：“大字报看过了？”

“看过了。”

“有点想不通是吗？”

“嗯。”方老师点了点头，打开了话匣子，“我现在认识到上午这件事，是我的错，我没有遵照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导去做。陆小娟的批评是对的。可是孙……”

“可是孙莲君的大字报提得过火了，是吗？可是还谈不上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是吗？”顾师傅指了指桌上的断教鞭，接着方老师的话说，“方老师，你想过没有，你对学生敲教鞭、耍态度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我们的头脑中，还有许多资产阶级的旧东西存在！”

“资产阶级的旧东西？”方老师瞪大了

双眼。

“是的！”顾师傅将手挥了挥。突然，那捏在右手的烟头上掉下来几点火星，落在他的左手上，他连忙去掉。方老师看到那五个手指上分明地呈现着一道伤疤。顾师傅也看着自己的手，他的脸色慢慢地沉下来。沉默了好久，他把手伸出来对方老师说：“方老师，你看看我的手。”

方老师这才看仔细，顾师傅那布满茧花的大手长得有点畸形，那粗壮的手指是弯弯曲曲的，上面有一道很明显的伤痕。

顾师傅愤怒地说：“你看看！”

“这伤疤？……”

“嗯。”顾师傅把手朝办公桌上按了一按，讲出了一段故事：

“那是一九四六年，我十三岁。父亲东凑西拼借了些钱，送我到县城里的一所学校去读书。那时候，学校里乌烟瘴气，课堂上宣扬的都是孔孟之道。有一天上课，我们班上那个老师大讲孔老二的‘仁义道德’，最后还胡说什么：‘象“仁义道德”这种高尚的情操，只有君子才能具备。而所谓君子，也就是富人，譬如象倪官禄这样的人。’

“什么，倪官禄？我对他的讲法感到莫明其妙。倪官禄不就是我们村的大地主倪麻子吗？他专欺压老百姓，前年还强行霸占了我家新开的两亩荒地。于是我就提了个问题：‘老师，倪官禄平白无故地抢走了我家的地，这也算“仁义道德”吗？’

“那老师被我问得答不上来，脸红一阵，白一阵。一会儿他就大声地嚎叫起来：‘你这穷小子，竟敢反对圣人之言，简直无法无天了。’他一边叫着，一边按着我的手，用铁尺没命地敲，把我的手指骨敲断了。事过之后，他又给我定了条‘污蔑圣人’的罪名，把我一脚踢出了校门。……”

顾师傅讲完这段故事，看了看坐在对

面的方老师。

方老师也正看着他。那疑惑的眼神，说明她还不明白顾师傅说这个故事包含着什么意思。她想：这与今天发生的事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就说：“顾师傅，你这只手是吃人的旧社会给你留下的罪证。那种时代早已过去啦！”

顾师傅摸了摸手说：“是啊，那种时代是早已过去了，而且我们也决不能让它复返。可是，在我们学校那种压迫学生的现象是不是还有呢？”

“嗯？！”方老师听了这话，脑子里“嗡”地一下炸开了。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口，把背朝着顾师傅。

顾师傅一看这情景，料到这句话对她有触动了，他也站起来，在屋子里踱了两圈，思索着下面该说什么话。

忽然门外有人喊：“顾师傅在吗？”

“在，有什么事？”顾师傅应了一声。

“党支部开会研究深入批林批孔，正等你呢！”

“好，我马上就来。”他拍了拍落在身上的烟灰，又对背他而站的方老师，说了一句：“方老师，你好好想想，你这敲断的教鞭说明了什么？”说完转身就走了。

“说明了什么？……”方老师心潮翻腾起来。“难道我……唉，顾师傅啊顾师傅，你把问题看得太重了。老师敲敲教鞭，那是很平常的事情，在以前更不足为奇了。今天只不过是过火了点，虽没了解情况，但出发点还是为学生好啊！……压迫学生的现象？资产阶级的旧东西？……不！我得说清楚！”她猛地一回身，想要说话，可是眼前却一个人也没有，她呆站在那儿。

一会儿，门外又有人在喊：“方老师在吗？”

她才如梦初醒，应了一声：“在，有什么事啊？”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进来的竟是孙莲君。她手里端着一碗饭，一盆菜，笑嘻嘻地说：“刚才碰到顾师傅，说你在这儿，饭还没吃呢，我就到食堂里买了一点，你快吃吧！”

方老师听孙莲君这么一说，有点感动。她接过饭菜对孙莲君说了一声“谢谢”，便坐了下来，用筷子在饭碗里拨着，却没有去吃。

孙莲君也在刚刚顾师傅坐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方老师对她说：“你怎么还没回去？”

“同学们都没回去，在写批判稿呢，”孙莲君说，“再说，中午你来找我，不是还只谈了一半吗？”

方老师一听提起中午的事，有点内疚。她说：“小孙，发生在你我间的事，原是一场误会。这点我是有责任的，我没有了解情况，下车伊始，哇里哇啦，请你原谅。”她突然又想起了那张大字报，叹了口气说：“都是我不好，使得你对我有气，是吗？”

“有气？”孙莲君两道目光直直地望着方老师，“方老师，你以为上午的事是你我之间个人的事吗？你以为我写你大字报仅仅是针对你个人吗？方老师，你想错了！在你身上暴露出来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是有气，但不是对你有气，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气。”

听了这些话，方老师险些跳了起来。但她还是抑制了自己，说：“唉，你说我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顾师傅也说我是资产阶级旧东西的再现，我也不明白，我到底做了些什么？无非是敲两下教鞭而已。”她说着还摊了摊手。

“敲两下教鞭？”孙莲君说，“这是‘师道尊严’的流毒啊！”

“啊？‘师道尊严’？”方老师手中的筷子也掉在地上了。她愣了好长一会，才摇摇

头说：“说心里话，我只觉得现在教师难当，哪里还有什么尊严呢？”

“老师！”孙莲君一按桌子站了起来，“正因为你觉得现在教师难当，正因为你觉得现在学生不大听‘话’了，所以她才留恋过去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老师是绝对权威的时代。那时一个教师对学生是什么样的感情？学生只能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地听教师灌输资产阶级的毒素，不要说造反了，只要提点不同的看法，老师就可以敲着教鞭欺压学生，甚至对学生可以随便打骂！你上午那样压服学生，现在又说教师难当，这难道不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影响吗？！”

孙莲君说得激动了，那齐耳的短发一会儿晃到左，一会儿晃到右。她看到方老师慢慢低下了头，才又坐下来，将桌上的教鞭拿在手中，看了看。她缓缓地说：“方老师，我听说你念书的时候，被学校开除过，是吗？”

听到这句问话，方老师不由得浑身一震。蓦地，那已经淡忘的一幕又在眼前展开了：

那还是在她读中学的时候，一次期终考试前，她为了把教师给她们留的一大堆作业做完，通宵开了“夜车”，第二天上课时，她竟伏在桌子上睡着了。以至于给她们上课的那个肥胖的姓王的教师走到她的书桌前把教鞭都敲断了，她也没醒。那个教师便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拎了起来，痛得她大叫一声，眼睛还没睁开，便本能地在那揪她头发的手上抓了一把，结果那教师便说她“破坏校规，污辱师长”，告到学校硬把她开除了。

这件事，还是几年前，有一次同顾师傅谈心时讲起过，想不到孙莲君现在提到了它。这件事，自己早把它丢在脑后了，可顾师傅却把它记在了心里，而今天孙莲君又

拿来教育自己了……

孙莲君看到方老师把头垂得更低了，她明白方老师此刻的心情，便拉回话头说：“方老师！这教鞭本来是辅助教学的工具，可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它却成了维护‘师道尊严’的武器，老师拿着它，更可以助长资产阶级老爷的威风。就连一个小小的粉笔头，也可以用来作为镇压学生的工具，随意抛掷打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垮了教育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党和人民又把这杆教鞭交给我们的老师，我们就应该掂掂它的份量，就要想想，应该用它来派什么用场？”

一番话说得方老师心里亮了。她看着桌上那杆断成两截的教鞭，想到了顾师傅所说的铁尺和当初揪自己头发的那个姓王的教师挥舞的教鞭。自己手中的教鞭不是和它们在起着同样的作用吗？

她想到这儿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感情，对孙莲君说：“小孙，我错了。你批评得对！我的头脑中还有许多修正主义的流毒没肃清，一遇时机，它就冒出来。早晨你顶我的时候，我就想过：这简直是给我难堪嘛。于是我就大发雷霆，拿出资产阶级的一套来对待学生。我认为现在教师难当，也正是因为觉得现在的学生敢于向老师的错误开火。这是‘师道尊严’的表现，我……，唉——”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这里包含着她无限的悔恨呵。

方老师拿起桌上的教鞭，气愤地欲往窗外扔：“去吧！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服务的工具。”

孙莲君一把抓住方老师的手，激动地说：“方老师，不要扔，留着做个纪念吧！问题并不在于教鞭，我们革命教师也需要教鞭，我们用它是为广大学生服务的啊！”她亲切地把方老师按到椅子上，用手摸了摸桌上的饭碗，说：“饭菜都凉了，我到厨房给

你热一热。”

方老师摇摇头说：“不用了，我不想吃”。

孙莲君拉了拉方老师说：“饭不吃怎么行。吃完了我们还要共同战斗呢。”

“我们？”

“是啊。方老师，你和我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啊！”

“好！”方老师拿起桌上的碗，“走，我们一起去。”

她们两个手携着手走出了教师办公室。刚到教室大楼口，只见陆小娟急匆匆地跑来，她们迎了上去。

陆小娟跑来见方老师也在，就对方老师说：“方老师，我向你提的意见对不对？”

方老师先是一怔，继而就问：“是不是你那张大字报上所写的？”

“是呀！”

“噢，”方老师看了看孙莲君说，“对是对，不过有点片面呢！”

“什么？你也抽象地承认，具体地否定啦？”陆小娟差点跳起来，两根羊角小辫上下直颠。

方老师笑了，她把陆小娟拉到教室大楼走廊的一侧，指着墙上贴着的一张大字报说：“你看看这个，这才真正地打中这里了。”说着，又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头。

陆小娟朝上看去，只见上面一行醒目的标题：“从一杆敲断的教鞭，看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校的影响”。她看着看着，心里想：这张大字报写得是深刻呀！我怎么就没有从路线上去看问题，却认为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看成是孙莲君与方老师个人

之间的事情呢！怪不得孙莲君不愿意签名。陆小娟回过头对孙莲君、方老师说：“这样看来，我头脑中也少了根弦呵。哎呀，那我的大字报怎么办？”

“重写！”后面传来一声洪亮的回答。

她们三个同时回过头去，见是顾师傅。顾师傅笑呵呵地看着她们。

“重写？”陆小娟疑惑地看了看方老师。

方老师说：“对，要重写，我也要给自己写一张大字报，我们共同向修正主义路线开炮！”

这下陆小娟高兴了。她拉着方老师的手，叫了一声：“好！我们一起战斗！”

#### 四

第二天早晨，上课铃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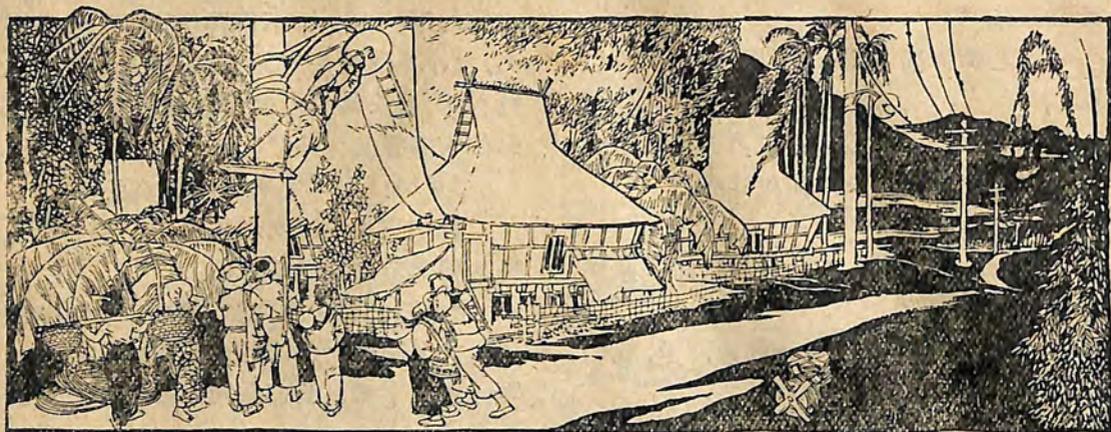
方老师走进教室，把讲义朝讲台上放，准备开始上课。突然她发现黑板的粉笔槽里，有一杆崭新的教鞭，她拿起来一看，是用树条削成的，还散发出一股新刷的油漆味，特别好闻。

咦？这是谁做的？她抬头看看同学。只见一张张被从窗外照射进来的阳光映得红通通的脸，在朝她注目微笑。她的眼光注视到孙莲君身上，只见孙莲君亲切地朝她笑了笑。方老师心里豁然开朗了，她激动得不知说什么话才好。难道用“谢谢”两字能表达全部的心意吗？不！她抬起头朝墙上望去，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映入眼帘：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是的，这才是方老师此刻真正的心声。

（题图：邹鸿民）



## 岩龙和小平

杨美清

一

这是初春的一个傍晚。

玫瑰色的斜阳，照射着边疆稀稀落落的竹楼村寨。一丛丛碧绿的芭蕉树，在清凉的晚风中摆动着又宽又大的叶子；一群群的黄牛、红马、白羊，全都吃得饱饱的，从山坡河谷向寨子里奔跑着；放牧人的歌声，随着一座座小竹楼升起的炊烟，在那绿竹青树丛中，徐徐萦绕着。呵，边疆的傍晚，是一幅多么诱人的景象啊！

南边山坡上，有着五六个人，正在竖着电线杆。那是他们公社在勐罗河边建成了一座水电站，他们寨子，很快就有电灯了。这是边寨里的人从古以来第一次见到水电站和电灯哩，怎能不叫人兴奋呢？

一位头戴白布包头、身穿黄色对襟短褂的傣族孩子，双手捏着一只黄麻色的小松鼠，同他的汉族同学赵小平，从西边山梁跑下来，向一座小竹楼走去。

“阿妈，抓到一个松鼠，快，快找一条粗麻线来拴呀！”

这孩子名叫岩龙，今年才十三岁。他的阿妈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坐在小竹楼的门前晒台上。她穿着紧袖的白布短衣服，围着筒裙，乌黑的头发挽在后脑勺上，上面还插着一把牙骨梳子。她正在那里擦着火药枪，准备晚上站岗用。

这时候，岩龙妈抬头一看，发现岩龙手里捏着一只小松鼠，心想：哈，这孩子可有办法呀！她将火药枪向门前一靠，在火塘边的木铺上，取来几条红绿色的丝线，就将岩龙手里的小松鼠拴起来了。

岩龙见阿妈高兴了，就滔滔不绝地把捉松鼠的经过讲了一遍。

正讲在兴头上，佤族老阿朗一步跨进小竹楼来了，他腰间挎着一柄长把刀，身上背着一支步枪，朝火塘边上一坐，问道：

“罕恩队长呢？”

老阿朗是橄榄寨的民兵排长，他们都认识。岩龙不等阿妈开口，就抢着回答道：

“阿爹不在家，你有什么事，给我说，阿爹一回来，我就告诉他。”

老阿朗说：“这是要紧事，说给你听可不行。罕恩在哪里，我得亲自去找他。”

岩龙是个机灵的孩子，听老阿朗这样一说，一伸手，从赵小平手里提过小松鼠，跑下小竹梯，一溜烟地向着寨子东边跑去了。不一会，就把他阿爹领来了。

他阿爹是个高个子。长方形的脸，高高的鼻梁，手脚都很粗实。他一进门，就热情地说：“哦，阿朗，你来了。”

“罕恩队长，”老阿朗站起身来，用一种非常郑重的口吻说，“今天下午大军同志来联系，说是昨天夜里有五六个坏人爬了进来，钻到老林里去了；还说西边几个公社，今天都出动民兵搜山了，离我们这里也才十多里路，说不定也会钻到我们这一带来的呢。”

“是呀，阿朗，我们也得到通知了，这儿正在开会布置呢。”

“好啊，好啊，”老阿朗满脸兴奋地说，“打豺狼，我们村村寨寨，要手膀挨着手膀，钢枪连着钢枪，不让它漏网才行啊，可不能让他从衣缝里、脚趾丫里溜掉呀。”

待老阿朗一走，罕恩把手一招，向着面前的两个孩子说：“你们不要老是玩小松鼠，你俩都是红小兵，很快就是红卫兵了！红小兵，红卫兵，跟我们民兵一样，都是一个兵，既然是一个兵，就得派你俩一个任务。”

岩龙听了，连忙把手里的小松鼠，递给正在火塘边上烧火的他阿妈，蓦地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就象战士接受任务似的。这个动作，把他阿爹、阿妈、赵小平，全都引得笑起来。可是，岩龙自己却不笑，大声地说：“队长同志，什么任务，请分配吧。”

罕恩微笑了一下，就说道：“什么事情嘛，刚才你俩全都听到了吧！现在派你俩

马上到南麓脚去送个信，找那里巡房管电线的戴同志，告诉他，这几天有紧急情况，叫他与那里的民兵联系好，特别要他注意电线不要给坏人破坏了。”

“是，”岩龙说，“还有什么吩咐？”

“没有了。”

## 二

戴同志名叫戴玉林，是住在南麓脚线路巡房的线务员。提起他，岩龙和赵小平都打心里高兴。四年前，这条电线刚架起，他们就交起朋友来了。他俩常常去找戴玉林，要他讲故事，讲电线电话常识，有时星期六下晚去，就在巡房睡，玩一个星期天，下晚才回来。现在罕恩分配他俩去送这个信，真是求之不得的哩。

寨子离南麓脚只有四里多路。他俩穿过一片咖啡田，翻过一个小小的山坡，又走过一大块低斜的坡地，就进入了一条弯曲而漫长的山沟。这是二月时候，在这四季如春的云南边疆，山野依然是一片碧绿的，那些宽大叶子的野芭蕉，一蓬又一蓬地长在溪水边；路边山坡上，不时可以看到一棵棵的野茶花、映山红，特别是这一带特有的紫茎花，有鲜红，有淡红，也有紫红的，播在路边刺丛上，使人感到鲜嫩可爱。这时候，太阳已经渐渐沉入西边山梁了，碧蓝的天空，变得红灿灿的，朵朵白云，全都呈现火红色。一根根的电杆沿着山沟向远方伸去，南边山沟里吹来的晚风，掠过电线，发出“呜呜呜”的响声。那响声一时悠扬，一时清亮，多么象一支天然的琴弦乐曲呀！

“你听，”岩龙突然把手向着头顶上空的电线一指，说，“这电线的响声，象不象音乐呀？”

“象，”赵小平回答着，“有些象二弦琴的声音。”

“我问你，弹这音乐的人，该是谁呢？”

赵小平笑了，说：“这是风吹的呗，要是用人去弹，哪来那么高大的人呀，难道还能爬到电杆上去弹呀？”

“不，有人弹，就是爬到电杆上去弹的，”岩龙眨着一双机灵的大眼睛，挺认真地说，“你不见戴叔叔，天天都是爬到电杆上去工作吗？”

赵小平听了，明白他的意思了，马上提议着：“岩龙，我俩就在这里摘几朵山茶花，带去送给戴叔叔好不好？”

“不，”岩龙马上反对道，“送信要紧呀，这是重要任务，可不能把时间耽误了呀！”

他俩走过一个山拐，上了一个小山坡，离开了电线，走了一小段，又到电线下面了，山谷里的电线声音，越响越清脆。岩龙加快脚步走着，一边走，一边看着在晚霞中铮铮闪光的电线，就在心里默默想着：这电线是从北京拉来的，电杆也是一根一根从北京伸来的，北京，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就是通过这条电线，把他老人家讲的话，把他老人家的声音，传到边疆来，传到我们这里来的，电线是多么重要啊！他这样想着、走着，突然向赵小平问道：“你说，毛主席这时候会在北京做什么呀？”

“毛主席时时都在关心着我们国家的大事，世界上的大事，哈，岩龙，说不定他老人家这时候还忙得没有吃晚饭，正在开会，谈着话呢。”

岩龙对赵小平的回答，感到很满意，他不自觉地举手摸了摸胸口，觉得热乎乎的。他想到，他读的课本上，第一页上就有着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图，中间是毛主席，四周是各个民族的人，也有他们傣族的。就说道：“赵小平，你说得对啊，毛主席他老人家，不但时刻关心着我们国家的大事，世界上的大事，也关心着我们边疆各族人民的

事情啊。说不定就在这时候，还在这条电线上打电话，问我们边疆各族人民好不好呢，也许还问到我们红小兵、红卫兵呢？”

“当然会的，”赵小平肯定地说，“听说国庆节时毛主席还把把我们边疆去的人，全都叫到天安门上去，还一个一个地问着好呢。”

他们这样一边说，一边走着，前面山上渐渐出现一片老树林子了。岩龙听着风吹电线发出的“呜呜”响声，越听越觉得好听。岩龙是个细心的孩子，他突然发现“呜呜、呜呜”的响声里，象是带有节拍的声音，他就停住脚步，侧着耳朵听了听，那声音，不象先前那样了，还似乎带着一震一震的。他就带着惊奇的神色向赵小平说：

“你听，你听听这声音。”

粗心的赵小平，听了一下，并没有发现什么，就说道：

“这声音还不是象先前那样。”

“不，你仔细听听，声音里象是给什么震荡着，一下又一下的，刚才就没有呀？”

赵小平细细一听，果然是这样，他想了一下突然高兴起来了，拍着手说：“哈，可能是戴叔叔在前面换电杆根根，看，太阳落山他还不收工呢。好呀，我们不要到巡房，就能见到戴叔叔了。”

可是，岩龙却没答话，他在想着：刚才橄榄寨的老阿朗来联系，说有五六个坏人钻进老林里来了，会不会是这些人在搞破坏砍电杆呢？当他想到这里，一双大大的眼珠突然一转，就轻轻打了一下赵小平的手膀，说：“你听，这是有人在砍电杆，要是戴叔叔换电杆根根，只会用锯子锯，不会去砍的呀？”

赵小平听他这么一说，也警觉起来，马上回答道：

“这样吧，我俩从树林子里向前走，不要让别人发现，看看是不是有人砍电杆，要

是有坏人砍电杆，就把他捉起来，送到边防哨所去。”

于是，他俩就离开小路，弯着腰，向着树林里一钻，就象小猎人似的，向着前面走去。他俩走得很快，就象是小跑的一样。当岩龙跑上山包包，一抬头，就看到前面山坡上，有一个人弯着腰，正在一下又一下地砍着电杆子。他心头猛地一跳，一伸手，就将赵小平按到一棵松树底下，自己也跟着蹲下来，小声向着赵小平说：

“你看，那个砍电杆的人，哪里象戴叔叔呀，这家伙，说不定就是老阿朗说的那伙坏人啦。”

岩龙透过一蓬树枝缝，细细地向那人看着，辨认着那人是谁，当那个家伙一直腰，转过脸来四边张望时，岩龙就一下辨认出来了：

“看，有些象马锅头黄斗量。”

“黄斗量？”

“嗯，很象他。”

赵小平细细一看，果然象黄斗量，就把双手一伸，说：

“是他，就是他！快，你从东边，我从西边上，到了那里，你抱头，我抱脚，捉住他。”

“对，”岩龙捋了捋衣袖，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又考虑了一下，“这样抓得住吗？”

“悄悄的，不要一点响声，到了他的背后，就一下跳出来，要怕按不翻他，在你抱住他的颈子时，我就夺下他手里的砍刀，向他大腿上砍，砍不死，他也跑不动了。”

岩龙想着，我们是红小兵。红小兵嘛，是要敢于斗争，同时还要依靠民兵、解放大军。当他想到这里，突然转过头来，双手扶住赵小平的肩膀，象是给他下命令一样地说：

“我留在这里监视他。你快跑回去，领我阿爹他们，让民兵用枪把这个坏人甩翻掉。”

赵小平犹豫着，说了一句：“你一个人留下……”

“你不用为我担心，小平。你要知道，这是捉坏人，在这个时候，我们红小兵还能怕危险吗？”

“我是怕我跑回去，会把时间耽误掉，那根电杆就要被他砍断，电线也要被他破坏了，你说是不是？”

“不是，不是，”岩龙用手一指说，“你看，那电杆多么粗呀，一把砍刀，哪里一下就会砍断掉？万一有砍断的可能，我也会想办法的。他跑不了。你快去吧！”

赵小平听了，才点了点头，一弯腰，象风一样地向回跑去了。

### 三

岩龙看着赵小平很快消失在绿树丛里，就慢慢地向前面爬了一节，爬到一个大石头后面。这时候，他才清楚地看到黄斗量那青肿青肿的脸庞，象鱼一样凸起的眼睛。黄斗量是橄榄寨的马锅头。岩龙听阿爹说过，解放前，他住在县城里，是赶马人，来往驮运大烟，生意做得很红，别人都喊他“黄老板”；解放后，他就做起投机倒把，前几年被罚过一笔税款，他就搬到橄榄寨去住了，只是一年前，这人突然不见了，公社副主任在一次会上说过，一定要查出这人的去向。这时候，岩龙睁着两只大眼睛，看着黄斗量一刀又一刀地在那里砍着电杆，一股股的怒火，从心底朝上直冒，真恨不能一下跳出去，冲到他面前，夺过他手里的砍刀，向着他那肥胖的脑壳砍下去。这时候，他又想起赵小平来了，他心里有些埋怨，赵小平为什么不跑快一些，领着阿爹他们快些来呢……

赵小平接受了红小兵中队长岩龙的命令后，此刻正飞快地向回跑，一口气爬上一

一个小山坡，抬头一看，就见到寨子东边一个山坡上走着二十多个民兵，看，走在最前面，不就是罕恩队长吗？于是，他一口气跑到山坡下面。罕恩队长站在一棵小枫树下，向他问道：

“小平，有什么事吗？”

“有……着急事呢。”赵小平由于跑得很快，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出了什么事情？”

“黄斗量正在砍电杆。”

“哦，黄斗量？”几个民兵，一下围过来。

罕恩紧追着问道：

“你看清了，是这个坏蛋吗？”

“看清了，”赵小平回答说，“就是他，岩龙还在那里看着他呢，就在离南麓脚只有一个小山坡的地方。你们快去呀，再不去他就要把电杆砍断，人也会跑不见啦。”

罕恩他们刚才也接到边防哨所的电话通知，说是钻进来的几个坏人突然出现在老林的边缘，很可能要向他们这一带移动，要他们集合起寨子里的民兵，到橄榄寨一带去看看。现在一听赵小平的报告，心头就冒出一股股怒火，他向民兵们扫了一眼，然后非常有力地对站在他身边的依娜说：

“依娜，你同杜大爷先回去看守寨子，更重要的，要给公社和边防哨所打个电话，把黄斗量在南麓脚砍电杆的事向他们报告一下，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情报，并且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就去捉黄斗量！”

说完，他带着民兵，在赵小平的引领下跑步赶去。走到对面山坡上，在那弥漫的暮色中，只看到一排电线，却见不到人。于是，他就问赵小平：“岩龙在哪里看着呀？”

“他就在小山坡那边一丛松树下。”赵小平用手指着。

罕恩点了一下头，他弄清了黄斗量和岩龙的位置，又向着四面看了看，他觉得，为了不让黄斗量发现他们这一行人，要从

那个小山坡的左边绕过去，因为，那里矮树多，容易隐蔽。于是他跨过一条小水沟，向左边一转。赵小平大声喊道：“罕恩队长，岩龙在这边呀？”

“不许说话。”罕恩向他厉声说着。

这时，赵小平立即明白了，赶快跟过去，不几步，又追到罕恩前面去了。

#### 四

一片绚丽的晚霞在天空渐渐消失了，边疆的山野，笼罩了一片灰白色的纱幕，山林里的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只有黄斗量砍电杆的声音，一声又一声地传过来。岩龙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在平时，就是夜晚他也敢在山里呆着，追山，捉坏人，他都是挺积极的；今天，他一个人蹲在这个坏人的鼻子下，同样一点不觉得害怕。他只是希望赵小平能领着民兵叔叔们早一些来呀！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发现，在那边山沟里，走着七八个人，最前面的是赵小平，身后就是他的阿爹罕恩。可是，他们却突然走向山坡左边去了，唉，看，这该怎么办呀？

就在这时候，也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小麻雀，“唰”地一下，从电线上飞过去。黄斗量吃惊了，抬头看了看，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黄斗量放下手里那把砍刀，就用双手使力地推着电杆，那根粗大的电杆，虽然被砍了这么多刀，但却怎么也不肯断。黄斗量接连推了五六下，也没有把它推断掉，就拿起那把砍刀，又“啪啪”地砍了起来。

赵小平领着罕恩他们爬上一个小小山坡，向着西边一转，就看到黄斗量还在那里使力地砍着电杆。他一惊，就轻声叫道：“不好，电杆……”

罕恩一见，向大家挥了挥手，做了一个“冲”的手势，他自己带头猛地一下跳到一

个凸起的石头上，只见黄斗量拔脚跑起来了，他就急忙举起步枪，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大声吆喝道：

“黄斗量，你向哪里跑？给我站住！”

“站住！”

“再跑就要开枪了？”

“……”

民兵们纷纷举起枪来，大声喝叫着。

黄斗量没命地向东边跑，那里的树林密，谁知他跑的方向，正是岩龙藏着的的地方。岩龙一见，蹲下身子，双手抱起脚下的一块大石头。这时候，黄斗量正缩着脖子，弯着腰，右手捏着那把砍刀，向他面前跑过来，近了，渐渐近了，于是，岩龙猛地一下跳出来，举起石头，向着黄斗量的脑壳



上砸过去，吓得黄斗量“噢呀”一声惊叫，转头又想向着下面跑。岩龙就一纵身，直向黄斗量身上扑过去。由于岩龙力气使得猛，跳得太高了，双手一下抱住了黄斗量的脑袋，两只手膀向下一抹，紧紧抱着他那粗胖的脖子。岩龙高声喊道：

“捉坏人啊——，快来捉黄斗量呀——”

“黄斗量，赶快举手投降！”南边传来了应声。

“捉活的，活捉黄斗量呀！”北边不远的地方，又传来了应声。

“捉坏人呀——”

“捉砍电杆的坏人——”

“……”

随着喊叫声，一个高个子纵身跳了下来，伸出那只粗大的手，一把抓住黄斗量背上的衣服，象是捉小鸡似的，一下把他提得四脚离地了。岩龙一看，正是阿爹罕恩。

就在这时候，一个身穿工人装，肩上挎着一部皮包电话机，手里提着一支冲锋枪的人来了，岩龙和赵小平一见，一下迎上去，一人抓住他的一只手膀，亲热地说：“戴叔叔，你来啦，我们正是在找你的路上，碰着这个坏人的呀。”

“那我要建议罕恩队长和你们学校，给你俩记个功呢。”戴玉林说着，又转过身去说，“罕恩队长，谢谢你们抓住这个匪特，保护了电线。”

“保护电线嘛，是我们应尽的责任，”罕恩队长说完，又向他说道，“今天夜晚有紧急情况，你赶快回去看好电线，可要保证线路畅通呀！”

“好，罕恩队长，我这就回去试试线，”戴玉林又转身

对两位红小兵说，“岩龙、赵小平，明天是星期天，你俩来吧，我砍菠萝、做糯米糕给你俩吃。”

这时候，罕恩派了两个人，押着黄斗量，向边防哨所去了。他自己带领民兵，继续去搜查另外几个坏人。

边疆山寨的深夜，静悄悄的，明亮的月光，照得一棵棵的老箐树、一蓬蓬的凤尾竹、一座座的小竹楼，一片墨绿晶亮。从东边河谷掠过来的夜风，送来一阵阵野花的香味。南边山坡正在架着电灯线的电杆，一根根直竖竖的，那些电杆连着勐罗河的水电站。寨子前面的那棵老箐树下，站了一

大簇人，这是因为他们听到枪声了，全都在那里等待着捉坏人的好消息。当他们听说已经抓到了黄斗量，一下沸腾起来了。不一会，勐罗河方向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不一会，枪声停下来了，罕恩队长他们全都回来啦，橄榄寨的老阿朗告诉大伙说：另外四个坏人，被大军活捉了两个，第三个是被罕恩队长打伤了活捉到的，还有一个拚命地跑，给他一枪崩了。

这时，寨子里的人越围越多，大家欢呼着，跳跃着。洪亮的象脚鼓声，震动着远近的山谷，寂静的山寨，顿时沸腾起来了。

（插图、题图：黄启荣）

（上接 75 页）

功，越说越起劲：“皇上一定要追查，查出来斩首示众。”

“对，斩首示众！”儒生们为在皇帝面前表现一番忠诚，都直着嗓门大叫。

这时，主父偃看到时机已到，急忙上前说：“昨天早晨臣去董仲舒书斋，无意中书中翻到了这个奏折。不敢隐瞒，呈送陛下。”

武帝的目光一下子落到了董仲舒的身上，董仲舒吓得一抖，他赶忙避开皇帝的视线，朝着主父偃大叫：“这是污蔑，不要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好人！”

众儒生们都目瞪口呆，殿内顿时鸦雀无声。突然，公孙弘笑起来了：

“董仲舒你这个老贼！半年以来，造谣撞骗，目无君上，不是你写的，那你怎么知道奏折上说的‘灾异怪象’呢，啊？”

主父偃连忙磕头禀告说：“这确是董仲舒的奏折。”

“原来是你呀！你这个竖儒，竟敢欺骗

朕，给我拉出去！”

这句话象一声响雷，董仲舒的脑袋里轰的一声，立时象抽去了骨头似的昏倒在地。

待董仲舒醒来，已经被关在监狱里了。他嘴里还在念念叨叨：“阴阳之灵岂可怀疑，命中注定我三天之内总要发迹。”这时恰巧被一个狱吏听到。

“你还在说什么？砍你的头，叫你一命呜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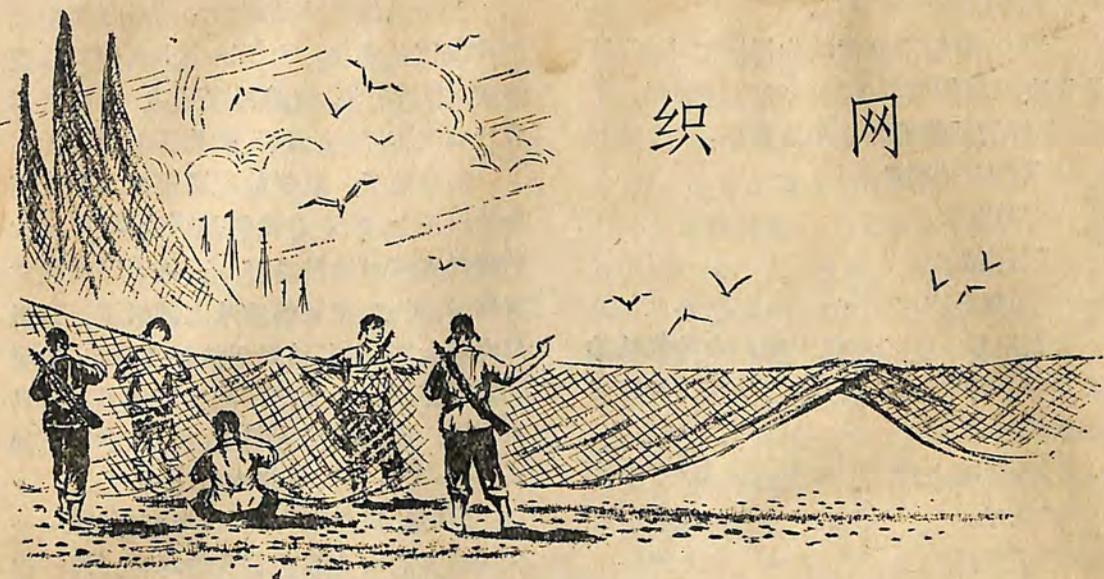
“我没说，我什么也没有说呀！”

三天过去了，三十天过去，三年又过去了，还是没有发迹。第四个年头上，董仲舒总算被放回家去了。

从此，董仲舒在“隐居”三年的故地，再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中以阴阳算天命了。

董仲舒死后，乡里还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

阴阳先生算阴阳，命定做官喜发狂；  
阴阳不灵坐班房，江湖骗子好下场。



## 织网

叶文艺

“呜——”汽笛一声长鸣，从宁波开往上海的火车徐徐启动了。

车厢里，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唯独我旁边的座位还空着。我因为跑了一天的路，有些疲乏，就把两腿在座位上伸开来，靠着车窗，渐渐有些睡意朦胧起来。

“轰隆隆隆——”风驰电掣的列车越跑越快，车厢有节奏地颠簸着……

“喂！同志，让个座！”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把我从迷朦中惊醒，我睁开眼睛，见一位全身渔家打扮的姑娘站在面前，肩上斜挎一只海蓝色的大旅行袋，鼓鼓囊囊地遮住半个身子。我连忙抽腿让了座。

她坐了下来，打开旅行袋，在整理着什么。我也没去注意，又闭目养起神来。

“同志，换个位置。”我的上眼皮和下眼皮刚刚合拢，她又提出这么个问题。

我看了她一眼，心中不大情愿地跟她调换了位置。

座位调换后，她从旅行袋里掏出白色的尼龙丝线团、竹制的梭针和刚刚织了个头的鱼网，放在茶几上，然后把尼龙丝线往衣帽钩上一挂，把刚开头织了一点的鱼网往茶几上绕几圈，左手捏着引梭的竹片，右手操起缠满尼龙丝线的竹梭，嚓嚓嚓地织了起来。她织得那样专心，那样快，那样好。灵巧的双手就象长了眼睛一样，尽管眼睛望着窗外，仍织得半针不差。坐在附近的旅客们都围拢过来，人人赞不绝口。织网的姑娘我可见过不少，在东海渔场、码头、船上……可在列车里织网还是头一回见哩。

“你眼睛不看，为啥织不错呢？”我禁不住问道。

“熟能生巧嘛。”

“那也不能一针不差呀！”

“就象拿筷子吃饭，闭上眼睛，谁也不会把饭菜塞到鼻孔里去，对吧？”她的话引

起了旅客们的一阵轰笑。

说心里话，我在海岛生活近二十年，还是头次见到织网织得这样好的姑娘哩。于是，我怀着钦佩的心情和她攀谈：

“同志，从哪里来？”

“舟山。”

“什么岛？”

“鱼尾岛。”

鱼尾岛？这正是我刚刚调去的部队的驻地啊！我不禁对这位渔家姑娘更加注意起来。

“你到哪去？”

“杭州。”

“探亲？”

“不，开会。”

“开会？”我猛地想起今天正好是省里召开共青团代表大会报到的日期，“噢，你是参加团代会的？”

她听了没有回答，只是抿嘴笑笑。眨眼功夫，手中的网长出了一大截。

“开会咋还带着网织？”

“劳武结合嘛！”说着，她把织好的一大段尼龙丝网从茶几上取下来细细察看，我也伸手扯开网的一角，——织得真好，网扣又紧又牢，网眼就象用尺子量过似的，又密又匀。有这样的网，就是再凶顽、再狡猾的鱼也逃不脱啊！

“呜——”汽笛打断了我们的交谈。列车已通过钱塘江大桥，前面一片灯火。杭州到了。

渔家姑娘和我同时下了车。出站台时，她转过头来热情地招呼了一声：“再见，同志！欢迎你到我们船上一起搞军民合练啊！——”

“好！”我对她扬了扬手。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丛中，我才想起也没有问问她的名字。

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前进号航船又把我送回鱼尾岛。由于这个小岛四周崖陡浪激，没有码头，航船每次到达，总是老远就拉响汽笛，呼唤渡船，接旅客上岸。

快进港了，航船放慢了速度。但见高高的山顶上，屹立着我们的观察哨所，巨大的望远镜不时地转动着，百倍警惕地搜索着海洋、天空；宽宽的沙滩上铺满了一张张尼龙丝大网，织网姑娘把枪架在身边，口唱渔歌手穿梭；平静的港湾里泊满了一只只机帆船，渔民们忙着装米、装柴、装油、加水，……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注意，风力增大，五级啦！”突然，一个尖细响亮的声音鼓荡着我的耳膜。寻声望去，不远的海面上飞驰着一群小舢板，最前边的一只舢板上站着一位渔家姑娘，腰系宽皮带，肩挎新钢枪，一边大声呼喊，一边将叉开的双腿，一曲一伸地猛蹬舢板，舢板左摇右摆，动荡不定。

这是干什么呢？啊，这不正是我三个月前在火车上碰到的那位织网姑娘嘛！我正要放声高喊，一阵尖细响亮的吼声又盖了过来：“风力又增大了，六级，七级，八级啦！”织网姑娘的两只脚越蹬越猛了。

啊！船要进水了。正当我和全船旅客耽心不已的时候，小船慢慢地平静下来，前进号航船也已经停泊抛锚，等候渡船了。

“各船注意，迅速抢救伤员！”织网姑娘用她那尖细的嗓门下达着命令。话音未落，一只只小舢板，如箭离弦，嗖——嗖——嗖——地犁开海水，飞到航船跟前。

“哈哈，原来你就是咱们岛上哨所调来的新干部？熟人嘛！”她一看见我，就热情地打招呼，伸手把我的旅行袋接了过去，“快下来吧。”

“不能耽误你们抢救伤员，我——”

“哈哈哈，这是我们的训练课目！”

“训练课目？”

“既接送旅客，又进行战备训练，一举两得。”摇橹的姑娘补充说。

“咦，刚才蹬船呢？”

“也是训练课目。”

“平时不练出踏风踩浪的本领，战时又怎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呢？再说，我们劳武结合，过几天还要跟男同志一样，向远洋进军，搞灯光围网捕鱼呢。”摇橹姑娘接过织网姑娘的话，豪迈地说。

“好，谁想的主意？”

“连长呗。”

“连长？”我睁大了眼睛。

“嗯。”摇橹的姑娘对着织网姑娘一咧嘴说：“就是梭妹呀，鱼尾岛民兵连连长，劳武结合的先进……”

“阿娟，把稳橹，注意安全。”梭妹打断阿娟的话，两手不停地替旅客接着行李物品。

旅客们先后登上舢板。梭妹抓起腰间的海螺吹了起来，各条舢板在嘹亮的螺号声中，一齐向岸上划去。

眼看小船快靠岸了，突然，梭妹大声吼道：“敌机！”说着把枪一举，瞄向天空几只白色的海鸥。摇橹的阿娟加快速度，其它各条小船，紧紧跟上。

我和几个旅客以手代桨，帮她加快船速。正划得起劲，梭妹又吼了起来：“敌机扫射！”喊声未落，各条战船上的枪口，一齐瞄准盘旋的海鸥。咔咔咔，嚓嚓嚓，响起一片扣扳机、换弹夹的声音。

“左上方，敌机投弹，打！”

“右前方，敌机俯冲，打！”

“正前方……”

几只悠闲觅食的海鸥，吓得瞪大腥红的眼睛，嘎嘎地逃跑了。

小舢板缓缓靠拢沙滩，我刚要下去，却

陡然被一只大手按住了：“上担架！”

哎？我抬头一看，又是梭妹。

“你负伤啦。”梭妹诡秘地笑着说。摇橹的阿娟一听要担架，嗖地跳回船上，“唰——”，从舱里拖出一张鱼网，铺展在沙滩上，然后和梭妹一起拿两根撑船用的竹篙往两边一穿一插，转眼，一副崭新的鱼网担架摆在我的面前，她们把我揪到担架上，抬起就走。我笑了，“真没想到，你在火车上织的网，在这里用上啦。”

“网是渔家的宝嘛。捕鱼用它，打仗也要用它，谁敢侵犯我们，就让他成为网里的王八，舱里的鳖！对不？”

阳光下，梭妹又带领鱼尾岛民兵连的同志们登上舢板，向海上争渡竞发。我凝视着海湾，啊，仿佛有一张无边的大网正在辽阔的海洋上撒开……

就在我回到哨所的第三天晚上，上级通知发现敌情。一会儿，值班人员跑来向我报告说，龙须礁的民兵升起了联络大火。“嘟嘟嘟——嘟嘟嘟——”与此同时，渔村港湾也响起紧急的螺号声。沙滩上，梭妹连长早已带领民兵们肩挎钢枪，手持篙，威武雄壮地列队静立。

我站在战士和民兵的队伍前，大声说道：“据航海通报，今夜将有三艘外轮通过，敌人偷渡，肯定是企图破坏灯塔。”

“破坏灯塔，造成触礁事故，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降低我日益高涨的国际威望。”梭妹斩钉截铁地说，“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

船舷浪花激溅，耳畔风声呼呼，战船飞起来了。靠岸后，管灯塔的同志报告说：“深夜十点半左右，我们发现有两个偷渡的水鬼从鲨鱼嘴往上爬，刚上岸就被抓住一个。另一个一看不妙，脑袋一缩，又钻到水里，向公海逃去。”

“追！”我斩钉截铁地命令。各条战船，长了翅膀似地向外海飞驶。

“这两个水鬼，是由一艘停在公海上不明国籍的电子侦察舰换乘橡皮舟下来的，任务是爆炸灯塔。”管灯塔的同志继续报告。

“这些亡我之心不死的歹徒，真狡猾！”我说。

“哼，鲨鱼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网手！”梭妹轻蔑地说。忽然，我发现正前方不远处有一个活动的黑影。大家的枪口一齐瞄准慌乱的敌人。

“干掉他吧！”不知谁喊了一句。

“不，捉活的！”梭妹把手一挥，带头喊话：“快投降吧，缴枪不杀！”

“跑不了啦，你被包围啦！”顿时，整个海面上响起一片吼声。可就在这时，蠕动在公海上的电子侦察舰打来了联络信号，幽幽的灯光象鬼火一样，水鬼一见，一面发出求救信号，一面手忙脚乱地划水。

我们的战船火速靠近，垂死挣扎的水鬼叭叭打来两枪，妄图顽抗。正当他再次

举枪的时候，梭妹扣扳机的手指先动了一下，“叭——”水鬼的手腕猛地一抖，枪落水了。“抓活的！”“抓活的！”……呼喊声震耳欲聋，一直在公海蠕动的不明国籍的电子侦察舰，在一片怒吼声中，调转屁股，夹着尾巴逃跑了。

“跑不了！”梭妹顺手拎起一张大网，“叭——”，对着水鬼撒去。

在梭妹指挥下，我和全船同志一齐用力拉网，网头很重，拉上来一看，就是那个水鬼，浑身稀湿，已经半死不活了。

我望着船舱里的水鬼和梭妹手中的尼龙丝大网。耳畔又响起她的话：“网是渔家的宝啊，捕鱼用它，打仗也要用它……”

天亮了，一轮红日跃出东海，满天朝霞，映红了天，映红了浪，映红了条条战船，也映红了梭妹手中的尼龙丝网。我凝视着这网上的每根线，每个眼，每个结扣……线是那样的紧，眼是那样的密，扣是那样的牢，网是那样的大。

啊，网！——裹住了滚滚的急潮，兜住了拍天的浪花……

（题图：宋正谋）





## 劳动人民反孔斗争故事

# 怒捣大成殿

忻 斌

明朝正德年间，神州大地上烽烟四起，奴隶们造反的吼声回荡在巴山蜀水，大江南北……

霸州农民刘六、刘七率领的那支起义军正转战在河北、山东一带。他们攻州夺县，所向披靡，直杀得地主土豪闻风丧胆，贪官污吏四处逃窜。正德六年（1511年）二月，刘六、刘七打进了山东兖州府境内，霎时间，泗水两岸滚起了隆隆的春雷。从丘陵到平川，从府城到孔老二的家乡曲阜县，昔日低头做牛马的贫苦农民，个个挺起了腰骨，而那班贪官老财却吓得惶惶奔走：

“过来喽！过来喽！霸州响马过来喽！”

……

鲁西南的春天一向是姗姗来迟，这一年却来得特别早。阳光融化了春雪，大地散发着春天的气息。

清晨，东风扑面，寒气料峭。在通往曲阜的驿道上，一支千人马队风驰电掣般地奔跑着。马蹄溅起泥泞的雪水，发出剧烈的声响。骑兵们个个都是威武、强悍的北方健儿，红巾裹头，草绳束腰，背上斜插着

明晃晃的红绸大刀。

马队前列，一面“刘”字牙边帅旗迎风猎猎飘扬。旗下，三员战将并辔驰骋着。居中的一位，短袄大氅，骑一匹红鬃烈马，浓眉广额络腮胡，身材魁梧，他就是大帅刘六。左侧那个跨白马的小伙子很象他，背一张漂亮的鹿角长弓，眉梢、瞳仁里透射出一股英气，不用说，正是刘七，人称“小七哥”，是位驰名千里的神箭手。

比起刘六兄弟，军师赵铤就显得清癯、斯文。这个文安县的读书人刚刚卷进农民造反的洪流，马术还不很娴熟，因此只得挑上一匹肥大稳重的黄驷马，紧跑慢颠地跟在大帅右边。

对于大帅决定攻打曲阜，直捣孔府的主张，赵铤心里还有点疙瘩。他虽然出身寒微，不满世道的昏暗，但由于读过几天私塾，念过“四书”、“五经”，认为孔老二的那套理论虽然不能救民于水火，却也还在讲“仁义”，有些道理。人们传说曲阜孔府称霸一方，鱼肉乡民，他却似信非信。昨晚刘六提出攻曲阜，他却担心去打这历代闻名的“圣地”会有损起义军的名气。刘七口

快，当场奚落了他一句：“镗老哥，你真是读了两天书，反倒读糊涂！这孔府比官府还要坏啦！”

刘六也说：“军师，小七说得有道理。这当代的‘衍圣公’孔斋，老百姓都叫他‘东霸天’，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却满口‘仁义道德’，是一条披着人皮的恶狼！等打进曲阜你就会明白了。”

赵镗一路寻思着，依然是将信将疑。

马队在渐渐升起的曙色里向东挺进，进入了曲阜地界。刘七突然指着驿道旁一侧的小山梁喊：“哥，你快瞧！”

刘六放慢马步，遥遥望去，果然，一个人挥舞胳膊拚命往山下跑来，隐约传来喊声：“等一等，刘大帅——”

刘六把手一摆，上千匹战马一阵急骤的嘶鸣，齐刷刷站定。

那人跑下山道，原来是个衣衫褴褛的汉子。他拉住刘六的手，口里直喘粗气，好半晌才迸出一句：“刘大帅，可找到你们啦！”

刘六上下端详着他，问：“老乡，打哪来？怎么回事？”

那人急切地说：“大帅，快打进孔府，替俺们穷苦百姓出口气哇！”

听说是从曲阜跑来的农民，战士们呼啦一下子涌上来。那人叫孔茂，是“衍圣公府”府主兼曲阜知县孔斋的佃户。原来孔斋听说起义军来了，就强迫他的佃户、佃户们为他守城，孔茂就是乘夜里巡更的机会跑出来的。刘六摇摇他的手，鼓励他说：“兄弟，咱们正要去打孔府！有冤伸冤，有仇报仇，你肚里有啥苦水，尽管倒出来吧！”

孔茂望望周围一双双同情、关切的目光，心情万分激动。他“嗤”地一声拉开破布袄，露出肩背上一道道伤疤，新仇旧恨一下子涌上喉头：

“孔斋，这个狼心狗肺的活阎王！去

年，俺到公府交秋粮，谷子一颗不少，孔斋却硬诬俺短了他的租子，是对圣人不敬，一根红签抓进公堂，打得皮开肉绽，还要夺俺家的两亩地。俺娘不肯，被他指使小甲活活打死了！……”

孔茂鼻梁一酸，流下了热泪。

赵镗吃惊地说：“会有这种岂有此理的事吗？”

“孔府欺人的事可多！”孔茂越讲越愤慨：“林前村老梁头在他家孔林里捡了几根枯树枝，孔斋就给他戴上桌面大的锅柏枷，绕着孔林游了三个月的街，把大爷的腰压弯了！鲁源村庙户孔二楞在他田里刨出一块旧石碑，孔斋硬说他冲了孔府的风水，拖进百户衙门，一顿毒打，还系上了百二十斤重的铁锁链！这种事，哪能讲得完？俺们吃不上糠粃，他孔府却拿猪肝喂狗，鸡蛋养鸟。俺们曲阜有句老话：‘天上星星数不清，孔府庄田查不尽’，孔斋夺俺们地，害俺们命，这仇一定得报哇！”

刘七早已按捺不住。他双眼冒火一蹬脚：“狗孔斋，真可恶，教我小七逮住，非把你千刀万剐！”

刘六问：“曲阜有多少兵马？”

孔茂说：“守城的人虽多，可大多是老百姓。乡亲们真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净盼着大帅早点打来啊！”

刘六瞅瞅天色，拉开洪亮的嗓门，把手一扬说：“好！弟兄们，上马！午时以前，拿下曲阜！”

“捣碎孔府！活捉孔斋！”驿道上树起了一条条粗壮的臂膀。吼声雷动，震撼着寂静的原野。

东方，霞辉万里。起义军挟着满腔怒火，旋风般地卷向万恶的孔府。

曲阜县城座落在尼山脚下，泗水南岸，“衍圣公府”与大名鼎鼎的文庙即在其中。

曲阜本来城低池浅，三百年前，郝定领导的红袄忠义军曾经路过此地，毫不客气地砍掉了孔子手栽的三棵大桧树，鉴于这个“惨痛的教训”，孔子的五十七代孙孔谔以知县的名义，勒索民款，修建了一道高二丈、厚十尺的砖城，外添一条插满尖桩的护城壕，用来阻止“贼人流寇”的扰犯。

几天前，风闻起义军入了兖州，“衍圣公”孔斋大为惊恐。他除了紧闭五门，命衙兵、家丁押着老百姓日夜站城戒守之外，还派心腹带着密信向兖州知府童旭呼吁救兵，请监司派人马前来保护“圣地”。可是派去的人犹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回音。他哪里知道，送信的心腹早已被起义军半路截住，求援信也落到了刘六的手里。

孔斋又干又瘦，脸皮黄蜡蜡，一副三角眼，两道八字眉。平时对佃户、庙户们发起狠来，那模样非常可怕，但这几天他却鼠眼无光，脑袋扁塌塌，说话的声气也不自觉减小了。虽说锁了城门，请了救兵，他心里却象挂上了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说句老实话，他孔某岂是刘六、刘七的对手？几十个名州大县都让他们攻破了，就连马中锡马都堂的京营禁军也被打得落花流水，区区曲阜，真正是何堪一击！想到自己身家难保，孔斋就象三九天穿单褂——索索直发抖。唯一摆脱恐惧的办法就是向祖宗烧高香，祈求老夫子的神明庇祐。

这天早晨，文庙里的老庙祝刚刚撞响晨钟，知县大人就带着一夜晦气蹒跚绊绊地跨进了大成殿的高门槛。他用清水净净手，就毕恭毕敬地跪上蒲团，口中喃喃有声，念些逢凶化吉的词句。

大成殿，阴森灰暗；供桌上，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的泥胎塑像暮气沉沉地兀立在殿堂正中。泥像比真人大得多：长袍裹冠，拄着一根龙头拐杖，面孔也是黄蜡蜡的，活象孔斋。正殿东

西两侧的庑廊里还供着颜、思、曾、孟四大高徒的配享塑像，此外，论资排辈，还序列着“十大哲人”像，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这些死人拱卫着老夫子，正如活着的贵族、中官、大臣、豪族簇拥着武宗皇帝朱厚照一样。然而，历代皇帝照例是要到曲阜来“朝圣”的，那末孔斋的鼻祖就是理所当然的太上皇。孔斋常常为此趾高气扬，自以为仰承天命，高贵无比，可是小人们却偏偏要起来造反，一点不买孔圣人的帐。想到此地，孔斋心中冲起一股无名火，脱口骂道：“‘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可恨！可恨！可……”

孔斋第三个“恨”字尚未出口，一个家丁气咻咻地跌进门来：“老爷，不好啦！刘六把县城包……包围啦！”

“啊？来得好快！”孔斋脸色发白，顾不得再磕头，一顶轿子就把他抬到城上。他趴在墙垛后，探头望去，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城外，旌旗遍野，人喊马嘶，起义军已经布好了进攻的阵势，有些人还砍来树干，忙着结扎爬城的云梯。回头再瞅瞅城头上，衙兵、家丁们一个个都大眼瞪小眼，上牙磕下牙。那些带兵的武孝廉、拳师们，平时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什么“舍生取义”，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眼下两军对阵，都象矮了一截似的，瑟瑟往下缩。而那些被迫来守城的百姓们，却喜形于色，交头接耳地在商量着什么。孔斋气得象河豚鱼吸足气，肚里咕咕响。靠这些人守城，真好比拜佛走进了吕祖庙——找错了门啦！孔斋顿觉大事不妙。求祖宗既然不顶用，只好把侥幸寄托在兖州府的童大人身上，可援兵要是一时来不了，他那颗与众不同的脑袋不就要搬家了吗？

孔斋两眼一溜，从袖管里摸出一封早已准备好的书信，叫来一个练硬弩的拳师，一箭把它射向城外，又赶紧升起一面白旗，

表示休战。

“嗖——”箭书划了一个弧形，正好落在刘七马前，他一个海底捞月，就把它拾了起来。

刘六接过来，拆开也不看，递给军师：“念念吧！”

赵镗扫扫那几行恭敬的字体，文诌诌地念道：

刘大帅麾下钧鉴：

英雄起于草莽，大帅威名久仰。然鄙县与足下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不知何故兴动干戈，屯兵城下？圣人云：“礼之用，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戒斗，斗则两败俱伤。中庸之道，乃万古不变之至理也。鄙县深知贵军素为仁义之师，愿献刍粮酒肉以助军饷，三日以内定数办到，决不食言！

孔斋谨拜

刘六听罢，不觉哈哈大笑：“好啊，求和了。军师，你看怎么样？”

赵镗信以为真：“这孔斋倒是个识时务的人，既然他自愿献粮草，将功补过，我们回封信训戒他一番，只要他保证不再胡作非为，我看，就饶他一回吧。”

刘七把眼一瞪说：“镗老哥，你真是书呆子气！不捉孔斋，我死不瞑目！”

刘六也不吱声。他从挂在马鞍上的革囊里掏出另一封信，递给赵镗。赵镗一看，还是孔斋的笔迹：

童大人亲启：

近闻霸州盗匪刘六、刘七扰犯府境，不胜忧虑。刘六之辈，斗筲之徒也，啸聚为贼，四寇剽掠。圣人云：“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犯上作乱

者，诛。”流贼猖獗如是，皆各州县之剿杀不力也！曲阜圣地，岂容滋扰？故望大人火速拨兵来成，共殄此匪。切盼，切盼！

弟斋顿首

“……”赵镗震惊之极，说不出话。

刘七一晃拳头，愤愤地嚷道：“好镗老哥呀，你看嘛！”

刘六的浓眉渐渐收拢，“这封信，是我前天截住的。军师，孔斋这个圣人子弟究竟是啥货色，你总该明白了吧！咱饶了孔斋，他可要杀咱的头。他杀咱时，还会讲什么孔老二的仁义、忠恕和中庸之道吗？赵镗兄弟，孔老二就是惯用这套来骗人，咱们可不能当东郭先生，放走吃人的恶狼啊！”

赵镗羞红了脸，悔恨交加。他猛地将信撕碎，掷在地上。刘六微笑着，朝他点点头，然后回头命令刘七：“小七，把城头那面妖旗给我扯了！”

“噯！”刘七双瞳一亮，取下长弓，抽出一支鹏翎箭，夹夹马肚，飞也似地绕向城脚。只见他仰起身子拉满弓，右手轻轻一抖，“嘣！”白旗与响箭一齐飞上云端。

“咚咚咚……”起义军立刻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鼓声震得孔斋头皮发麻，两腿发酥。他使劲运出一股“静气”，刚想定下心来鼓动鼓动那些惊惶失措的兵丁，忽听得西边的宗鲁门那里骚动起来——原来，刘六已派孔茂到城下喊通了内应，庙户、佃户们一声怒吼，杀跑守门的兵丁，砸开大锁，拉开城门，把起义军象潮水般地放了进来。孔斋见势不妙，想跳城逃跑，可惜城墙又太高，他把头一扭，象蛇一样溜下城头，转眼不见了。

听说宗鲁门破了，其他四门的兵丁纷纷扔掉器械，象一群受惊的野兽直往大街小巷里钻。有些早已跪在地上，颤索索地

举起了双手。县城四郊的农民也拿着锄头、斧子、猎叉、柴刀赶来助战，他们和起义军汇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冲涤着这座千年古城，把富丽堂皇的“衍圣公府”里三层外三层挤个水泄不通。

台阶前，张着血盆大口的一对石狮子被掀倒了！

黑门旁，写着“文章道德”的金字铜牌对联被踩弯了！

东房（孔府的私牢）的栅门砸烂了，蓬头垢面的无辜农民重睹天日！

满尖尖的谷仓打开了，劳动果实回到耕种人的手中！

多少孩子欢呼雀跃，多少老人喜泪纵横，多少妇女扬眉吐气，多少奴隶挺起胸膛……复仇的烈火在燃烧，罪恶的孔府在哀号！

刘六骑马站在一棵大树下，久久凝望着这次天动地的情景，他那张淳朴而粗犷的脸膛上悄然滚下两颗激动的热泪。多少年，做牛马，饥寒交迫血泪洒。穿枪林，冒矢雨，提着脑袋闯天下。是的，正是为了翻身做主的这一天呵！反！反！只有捣它个天翻地覆，才能打出个金光灿灿的新神州……

“哥——”刘七急急驰来，猛地一勒缰口，小白马抖抖鬃毛，竖起前肢，发出一声焦灼的嘶鸣，“寻了半天，孔斋老狗还没抓到！”

刘六沉吟道：“里外都查遍了？”

“还剩个文庙。”刘七朝孔府西邻的大成殿望去。一缕夕照落在被积雪覆盖的琉璃瓦顶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

刘六猛一抬手：“咱哥们正想去见识见识。走！”

文庙大门死气沉沉地紧闭着。一根几丈高的旗杆柱直楞楞地伸出红粉砖墙，几

株老态龙钟的桧树、银杏树在寒风中瑟瑟颤晃。正是暮鼓时分，眼下却静得没有一丝儿动静。

刘六略一打量，吩咐弟兄们把庙院四周团团围定。

刘七跃上阶石，伸出拳头捅捅门缝，堵死了。他绕到墙边，踩在一个大个子战士肩头，双手往墙脊上一攀，就势翻了进去。

门被打开，刘六、赵铤率领起义军一涌而入。他们把战马系在殿柱、大树、石栏上，立即搜索。但是，把前庭后院都查遍，除了逮住几个躲在灶边的庙祝外，孔斋连影子都没有。庙祝说，他刚才还在大成殿转悠，难道转眼长翅膀飞了？大家确实纳闷。刘七抬眼瞥见殿堂里那些皮笑肉不笑的偶像，闷上更添三分火：“哥，供着他们干啥？砸吧！”

“砸！”刘六毫不犹豫，把手一劈。

战士们朝庑廊里跑去，“乒乒劈啪”一阵猛砸，颜渊翻翻白眼，倒了；子思肚子一挺，翻了；曾参的脑瓜劈成两半，孟轲的胡须揪得精光……到处传来人们的笑声、骂声。大成殿上，刘六早已跃上案桌，使足平生力气，举起一尊百多斤重的香炉，照准孔老二脸上狠狠掷去——“咣当！”泥像的头砸飞了，几乎同时，空空的泥胎肚里发出一声惨叫：

“哎哟！别砸啦，俺出来……”

大家猛吃一惊，这不是白日见鬼吗？这时，泥像的断颈口里冒出一张蜡黄的瘦脸，又是汗，又是灰，两条海参眉毛变成了一对大灰蚕。

“你是谁？”刘六厉声喝问。

孔斋简直是语无伦次了：“我，我是孔圣……啊，不不，我是孔斋……”说完头一缩，从供座下的一个大窟窿里钻了出来。

“孔斋逮住喽！……”大成殿内响起一片欢声。

孔斋在众目睽睽下耷拉着脑袋，好半晌才回过神来。他偷偷觑了眼满地的祭器和孔子的断头塑像，鼠眼里挤出了几滴泪水。他擤擤鼻涕，象条落水狗似地哀声说：“刘大帅，做事不做绝，有事好商量，兄弟早已修书求和，可是一片真心哪……”

“孔斋，你这个巧伪人，真是口蜜腹剑，无耻之尤！”赵懿指着他的鼻子大声挥斥。的确，一想起那两封信，赵懿心里就光火。

刘六冷笑道：“好个求和！是让童旭的兖州兵来跟咱求和吗？”

“啊！”孔斋如挨当头一棍，差点摔倒。突然，他横下一条心，咬咬牙，声嘶力竭地

狂喊：“你们这些野人小子，穷庄户，不安名份，聚众造反，心目中还有没有圣人？还要不要大明王法？……”

“住嘴，孔斋！”刘六怒不可遏地喝断他，“你骂咱们是野人小子，可你想过没有，没咱庄稼汉，哪来你孔府的高楼大屋，鱼肉酒宴？咱们日晒雨淋，流血流汗，你们却不劳而获，自以为心安理得！这叫啥名份？为何造不得反？圣人，见他的鬼！王法，滚他的蛋！你妄想拿圣人、王法来吓唬咱，呸，告诉你，这叫做打错了算盘！要怕，咱还不造反呢！咱就是要把你们这帮贪官劣绅连同地下的主子孔老丘，地上的主子朱厚照，统统赶进阎王殿！来人哪——”

应声跳出两名彪形大汉，将孔斋小鸡似地拎起来。孔斋还想要无赖，一边挣扎一边嚎叫：“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你们这是焚书坑儒，草菅人命哪……”

“草菅人命的正是你孔斋！”孔茂一声吼，带领一大群孔府的庙、佃户冲进大殿。老梁头抬着锅柏枷，孔二楞拖着铁锁链，人们握着从“衍圣公府”公堂里搜来的牛尾鞭、黑红棍、蛇枪、鬼头刀之类的凶具、刑具，向孔斋猛扑过去，若不是起义军拦得快，孔斋早就变成了一堆肉酱。

刘六怒火填胸：“这就是你们孔府的仁义道德！你们的仁义就是杀人，你们的道德就是吃人！几千年来，你们欠下了我们多少血债啊！杀你一个，有啥了不起？弟兄们，把这条老狗押上两观台①，斩了！”

没等拖出文庙，孔斋已经



吓得肝胆俱裂，见孔老二去了。

风暴，席卷着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军民们在大成殿外的坪台上燃起大火，焚烧那些吃人的地契，唬人的匾额和骗人的经书。赵镗忙得满头是汗。他从奎文阁<sup>②</sup>里抱来一大兜发了霉的儒家书籍，什么《四书集注》、《朱子语类》、《孔子家语》、《二程遗书》，一册册都扔进烈火。刘七瞥见了，“扑嗤”一声笑出来：“我说镗老哥，都烧了，往后可别心痛呀！”

赵镗拂去眼角上的一粒烟灰，深有体会地叹道：“哎，小七哥，赵镗读了几年糊涂书，今天一把火，把咱心里烧亮啦！”

孔茂正要把一根缴来的雁翅镜<sup>③</sup>投进火堆，被刘六止住了：“把这玩艺儿留着，赶明儿攻破京师，正好拿它来敲朱厚照的贼脑瓜！”

大帅的风趣话，引来大伙一连串欢快的笑声。

寒风呼呼直吹，火光映红了夜幕。浓烟滚滚，火舌越窜越高，木板在嘎嘎爆裂，焦纸片满天飞旋。那些腐恶刺鼻的放生池里也丢满了七零八落的儒学经典。

刘六望着这火光烛天，群情振奋的雄

伟场面，禁不住心花怒放、热血奔涌。红光在他脸上跳跃，激情在他胸中回荡。此刻，他却在深深地思索着这样一个质朴的道理：一个孔斋杀了，天下还有多少豺狼虎豹？万恶的孔府砸了，可那凶恶的朱明王朝却还压在百姓头上。刘六暗暗捏紧了拳头。他仿佛看见这一场曲阜烈火愈烧愈猛，愈烧愈亮，驱退那几千年的茫茫永夜，迎来一轮鲜红的旭日……

清晨，一支马队风驰电掣般地向北挺进，马蹄溅起厚厚的积雪。骑兵们，还是那些骁勇的北方健儿，红巾裹头，斜背大刀，只不过声势更加浩大。“刘”字帅旗两侧新添了一对黄绸金旗，朱红的绣字遒劲耀目：

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

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

大地，在他们脚下颤抖……

（插图：顾炳鑫 题图：陈达林）

- ① 两观台是当年孔子杀少正卯的地方，在曲阜。
- ② 又名御书楼，是藏儒家经书的书斋，在文庙内。
- ③ 朝廷赐给孔府雁翅镜，用它杀人可不偿命。



# 儒林丑史

## 董仲舒 (三则)

傅 达

### “三年不窥园”

据说,董仲舒一心攻读《春秋》,已经三年没有走出书斋的门了。

这天一早,董仲舒已在书斋里忧心忡忡地迈着步,眼里布满了血丝,喃喃自语:“当今汉朝的天下,象烂木头泥巴墙一样,一冲就垮呀!”连说了两遍。他想到自己苦读了好几年《春秋》,研究了一套治国之道,但是得不到重用。“生不逢时啊!”他有气无力地象一团泥似地坐到地下的草席上,不住地叹气。

沙!沙沙!忽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董仲舒立即正襟危坐,眼睛对着不知看了多少遍的公羊《春秋》,清了清嗓子,说了声“进来!”说完头也不抬,眼睛仍旧盯着书上的随便一行。

进来的是董仲舒的两个得意门生,名叫吕步舒和殷仲。今天是董仲舒讲学的日子。董仲舒讲学有一个规定:他虽然招纳了不少弟子,但不是个个都亲自授业的,能

够听到他亲自讲学的只有吕步舒和殷仲两人。其它的门徒是由这两个人按照先生的说教去转相传授的。许多弟子虽拜董仲舒为师,因为先生从不亲口传授,又终年不出书斋,所以都不知道先生是个什么模样。

吕步舒、殷仲已经坐定,老师的眼皮仍旧没有抬一下,然而他们已经听到了读书声了。这读书声嘶哑晦涩,忽高忽低,扯着嗓门象哭一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凡是重要的地方,这位老先生还会发一通议论:“治国之道,最最最要紧的是建一道思想堤防……”

吕、殷两个先是恭恭敬敬地听着,不知是听腻了这套,还是觉得言之无物,渐渐地越听越没劲,继而昏昏欲睡了。先生还在忽高忽低、忽长忽短地读下去,这单调枯燥的声音象催眠曲一样,使他们的睡意不断加浓。

“砰!”一声响,吓得两个听课的惊醒过来,一睁眼皮,发现先生的目光象钉子一样紧紧地盯住他们。两个门生顿时象被开水浇过的葱叶似地低下了头,准备着经受

一场严厉斥责。不料董仲舒的目光在他们身上停留了一会儿，脸上现出了较为平和的神色，又闭上了眼皮说：“咳！治学要精呵！仲尼读《易经》，‘韦编’断了三次，我埋头《春秋》已经三年没出书屋，连自己门前的菜园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孔老夫子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你们要做官，就要好好读书。我器重二位，希你们专心读书。”

吕、殷看到不但没受到斥责，反而受到一番语重心长的勉励时，感激万分。而对先生三年不窥园的治学精神更是称赞不已。一天的讲学完毕，走出门外，吕步舒对殷仲讲：“先生苦读《春秋》，对孔学真精通啊！”“是呀，先生真是圣人，平和待人。”

董仲舒听到门外的对话，得意地笑了。门徒的谈话和脚步声由近而远渐渐听不到了。董仲舒推开书本，出门向西，一转眼，在灰黑的夜幕里不见了。

第二天，有幸听课的吕、殷两个，召集了其它所有的学生，不知所云地讲了一大通。大伙也渐渐地觉得这一套没有什么新鲜了。只是听到先生三年不出门，一心专读《春秋》时，对眼前这两个神气活现的师兄颇有羡慕之色。先生乃是常人见不到的，而他们见到了。

“二圣人也，二圣人也，……”吕、殷唾沫四溅地吹嘘着董仲舒。

董仲舒攻读《春秋》，三年不出门，这事也在远近的老百姓中传开了。

晌午，一堆人围在村西老财胡母生家墙上看新贴的告示，其中一半是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和殷仲气喘吁吁地跑进董仲舒的书斋，直冲先生嚷：“朝廷下令求贤良方正之士，到京城里去谘询啦！”

“什么？再说一遍。”

“朝廷求贤良方正之士到京城里去谘询，有告示贴在村西头胡府的墙上！”

“真的？”

“真的！”

“快走！”

“先生，我们已经看清楚了，你老不必再去看了。”

“不行！这可是大好机会，我一定要亲自看一下。”边说边拔腿往外就跑。

“先生！你三年没出门，找不到路，我们带你去！”

“不用！”

董仲舒一反常态，平日那种温文尔雅，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风度一点也没有了。胡乱把帽子一戴，出门向西一溜小跑跑开了。左拐右转，道路极熟。

吕步舒和殷仲紧跟在先生身后，看到先生这样子，心中愈加钦佩：三年不出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连从没走过的路也非常熟悉。

走近围看告示的人群前，两个门生高叫：“让开，让开！董夫子来了！”话音未落，董仲舒早就从人缝中侧着身子钻进人群里边去了。人们听到“董夫子来了”，都掉过头来向喊话人的背后望去，看看“二圣人”什么样子，可是吕步舒和殷仲身后一个人影也没有。

吕步舒和殷仲钻进人群，走到董仲舒的两侧站好，带着夸耀的口气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诸位久闻大名，而久不得见的董仲舒老先生。”“哈！哈哈！”刚介绍完，人群里就爆发出大笑，“哈哈！哈哈！”笑声越来越高，搞得吕、殷摸不着头脑，回过头来一看，原来先生急急忙忙跑出来时把帽子戴反了。

这时董仲舒半张着嘴对着布告正出神，一点也没听到人群里发出的笑声。董仲舒看完了最后一行，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时忽然发现大家朝他笑，“嗯！笑什么！”这时吕、殷走过去把先生戴反了的帽子正过

来。董仲舒发现大伙是笑自己把帽子戴反了时，一怒之下把戴正了的帽子又戴反了，“我的帽子就应当这样戴！”这时有人笑得弯下了腰，直捧肚皮。

“二圣人是这个样子，这老头怕不是董仲舒吧？”

人们纷纷地议论开了。

“对！这瘪老头，根本不是董先生。董先生是圣人，三年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布告上的话，他老先生坐在书斋里早就知道了，还要跑出来看？”一个从来没见过董仲舒、又喜欢卖弄聪明的学生讲。

“这确实确实是先生，三年不出门了，你们怎么认得？”吕步舒急了。

“对呀！三年不出门，你们怎么认得？”

这时，刚好胡毋生家的一个仆人也在这场。他说：

“这老头是不是董仲舒我不知道。要说三年没出门，那可是骗人。他经常晚上来扯着嗓门，读什么《春秋》，要老爷介绍他去做官，还摇头晃脑说他发现了什么治国之道。”

“胡说！”吕、殷大叫起来。

仆人继续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看！”用手指了指菜园：“喏！这里快要踏成了路，就是这老头踩出来的。”

两位门生顺着仆人的手指望去，这条路正是先生刚跑过来的路。两人不禁互相膘了一眼，不知谁嘟囔了一句：“难怪这么熟呵！”

董仲舒的脸色一阵红，一阵青，气得胡须直颤，眼里冒火。

“不许污蔑，你们应当记住，三年我一直是在书房的。你们这些蠢才！”

然后胸口一挺，脑袋一仰，虽然帽子戴反了，却摆出了一副如临大敌而毫不畏惧的架势。这种动作又引起大家一阵哄然大笑。

“你们听听，这是谁的腔调？”说着，仆人学着一副哭腔背起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腔调逗得大家更是大笑不止。

听到这里，董仲舒的弟子们有的点头，有的摇头。点头的说：“这话确是先生常讲的。”摇头的说：“路都要踩出来了，还‘三年不窥园’呢，分明是骗人。”

“什么？骗人？”董仲舒气得一推帽子，“孔夫子讲‘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你们忘啦？”

这下子在场的观众和董仲舒的弟子们，吕步舒和殷仲在内，禁不住又哄然大笑起来。

董仲舒回到书斋，笑声还在耳边轰轰地响。他越想越气，他们怎么能笑我？我是什么人，我在三年里研究出了“治国安民”的绝好妙计。现在时机到了，待我做上了官，看你们听不听话。

## “独尊儒术”

经过一连二十几天的晓行夜宿、长途跋涉，董仲舒和吕步舒、殷仲师徒三人，终于来到了长安城——西汉京都。

京城大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师徒三人东张西望，目不暇接。“咣咣咣”，一群人簇拥着一辆华丽的马车，从董仲舒身旁疾驰而过。“这不知是哪一位公侯卿相？”董仲舒望着马车后面扬起的尘土，带着羡慕的口气自语着。这时，后面的吕步舒靠上前，献媚说：“老师是闻名的鸿儒，熟读《春秋》，精通经学。这次，老师来长安应诏，必将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比刚才那个大官还阔气，”旁边的殷仲性急地补充着。“哈哈，”董仲舒的喉咙里，发出得意的笑声。

走到东门内靠南的大街上，一幢富丽堂皇的深院大宅前，董仲舒停住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丞相公孙弘府，”董仲舒边走边整理衣冠。

敲了半天大门，里面走出一个短衣打扮的家人，不耐烦地问道：“干什么的？”董仲舒向前迈了一步，低着头，恭恭敬敬地回答：“我们来求见丞相。”“老爷不在！”家人两手叉在腰里说。董仲舒象劈头浇了一瓢冷水似的，顿时凉了半截。“烦爷儿们把此信上呈丞相，”董仲舒双手递上了胡母生的信。“嘭！”大门关上。董仲舒师徒三人站在街上呆若木鸡。

暮色降临。在这条大街后面的一家小客栈里，董仲舒横躺在床上，活象一只干瘪的肚皮朝天的癞蛤蟆。来到长安城已经十几天了。每天到丞相府求见公孙弘，都被家人挡回。眼看对策的日子一天天接近，董仲舒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对策可不是开玩笑的。如果奏章正中朝廷之意，那就跃登龙门，身价百倍，前途无量了；要是不合皇帝口味，那可要脑袋搬家。一想到那种刀架在脖子上的情景，董仲舒感到不寒而栗。

想着，想着，董仲舒忽地从床上跳起来。他走到殷仲面前，连声说道：“你把刚才的话再讲一遍。”殷仲得意地说：“这几天你不是一直叫我在外面到处打听消息吗？我打听确实了，这次推举来的大多是儒生，看来老师大有希望。”

董仲舒听后大笑一阵，回到案旁。他捧起一叠写着蝇头小字的文稿，高兴地说：“我写奏章，步舒誊清，殷仲核对。今晚不许睡觉。”

董仲舒得意地吟诵着：“《中庸》上说：国家将要兴旺，上天必定有瑞兆；国家将要灭亡，上天必定有灾异。产生灾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过失。”“这就叫‘天人感

应’，”殷仲忙补充一句。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创造发明的天人感应理论，他们早已背得滚瓜烂熟。

夜深了。吕步舒一边抄着对策，一边打着呵欠。当他抄到“秦始皇不遵守先王之道，所以当了十几年皇帝，就亡掉天下”时，搁下笔问道：“老师，为什么秦朝这样快覆亡？”董仲舒咬牙切齿地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

说完，董仲舒站起身，背着手，在屋内踱来踱去。“如今我们汉朝继承秦朝政策，继续推崇法家。它就象朽木粪墙一样，一推就倒。”董仲舒伸出手臂，做了一下推倒的手势。形势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吗？两位大徒弟吐了吐舌头。他们觉得老师有点危言耸听。

时已子夜。徒弟们七歪八斜地倒在案旁。董仲舒眼睛熬得通红，在煞费苦心地推敲着对策：仁义礼智信要加上，三纲五常不可缺，这样天下才可以永享太平。蜡烛快点完了，火焰抖动了几下，终于熄灭了。客栈里一片漆黑。

清明时节，霪雨霏霏。在小客栈里，董仲舒在凭栏举杯，以酒浇愁。第一道对策送上后，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看来天不佑人。董仲舒正在长吁短叹，忽然“咯吱”一声，进来一个仆人，向董仲舒施礼：“先生！丞相有请！”董仲舒喜从天降，跳起来就往外跑。到了门口，董仲舒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又折回来，拿了桌上的文稿。“喂！你前面走慢点！”董仲舒边叫边追着。

在公孙弘内室里，两人对坐着，浅酌慢饮。

公孙弘举起了酒杯：“家奴怠慢，你的书信昨天才收到，让先生冷落了几天，请你多多包涵。”公孙弘原是瞧不起董仲舒的。一则因董仲舒多次馈赠厚礼，心有所动；二则知朝廷重视贤良对策，选拔文士，而董仲

舒乃是自己的同类，于是就接见了。

“没什么，没什么！丞相公务繁忙，今日盛情款待，不胜感激。”董仲舒此时确实是受宠若惊。

“胡老师推荐董先生是圣汉以来名儒，专治《春秋》，博习五经，进退容止，深谙屈伸之道，真是名不虚传。”公孙弘客气一番。

“过奖，过奖！”董仲舒开始飘飘然了。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丞相，晚生上次‘天人感应’的对策，不知反映如何？”

“先生说‘天人感应’，但不知先生是如何知道天意的？”公孙弘反问道。

“这……”董仲舒一下子答不出来了，但又马上转了话锋：“晚生乃是村野隐逸之民，还望丞相以孔孟之学为重，多加提携。”说罢，他脸带三分笑，为公孙弘倒了满满一杯酒。

酒过数巡，公孙弘的脸通红。董仲舒从袖管里抽出一卷文稿说：“这是第二道对策，建议皇上下令各级官吏每年推举茂材孝廉，设学校和教官。望丞相美言转呈。”公孙弘随手收下道：“一定以礼相报。”

对策的一天来到了。董仲舒身着宽袖大袍，一早就侍候在宫殿前，只见文武百官鱼贯而入，卫队森严，气象肃穆。随之，大殿上钟磬俱鸣，香烟缭绕。董仲舒低首屏息，战战兢兢地站着。

“董仲舒对策！”董仲舒听到叫自己的名字，两脚直打哆嗦。定睛一看，站在他前面的原来是公孙弘。就急忙背诵起第三道对策来：“天子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公孙弘“唔”了一声，点头以示赞赏。

“不过，小臣素重正直，现在直言之：朝廷当务之急是防止贱民造反！”

“防止贱民造反？对！不过先生上两次策章，已述及了。如何防止贱民造反，先生还有什么高见？”公孙弘提示道。

董仲舒胆子渐渐大起来：“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道之三纲五常，可尽取之于天，求之于天。”董仲舒边吹边举起手中的文稿：“这是小臣第三次进呈的奏章，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公孙弘展开卷子：“《春秋》集中体现圣人的政治思想，是天地间基本道理，古往今来的根本规律。而现在天下士子各持三教九流之说，众说纷纭，肢解孔孟圣学，使贱民人欲横流，王道政治难以实施。希望能把不是孔家儒学，不是六艺的，都一律严加禁止。这样，各种异论邪说，就可以消除了，社会秩序就可以安定了。……”

公孙弘一页一页地在翻着，喜上眉梢。乃说道：“先生大有长进，不愧孔孟高徒。三年之屈，可望求伸于一旦了。”说罢，转身回殿。

朝毕，董仲舒走出宫殿，仍在客栈等候消息，不久，一个黄袍侍官来通知他：他被任用为江都相。对此，他极为不满，心里想，苦了那么多年，好好一个“天人三策”，又赔了那么多礼品，才弄了一个小小的江都相，真是有点得不偿失，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垂头丧气地收拾行装，准备走马上任了。

## “高园殿灾”

自上次“对策”之后，时隔不到半年，董仲舒名声大振，被推崇为“百儒之首”。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汉武帝只不过给他派了个胶西王相的官位。这天夜里董仲舒无论如何睡不着，后来干脆不睡了，推算阴阳看看自己的命运如何。他口中念念有词地推算开了：“阴阳者天之所生，岂有不灵，命者天之所定，岂可更迁，阴阳者……，命者……”

不一会儿，董仲舒眉开眼笑地叫起来：

“原来天保佑我，三天之内命该发迹。”

猛听窗外人声大哗：“高园殿起火啦！”呼声越喊越急。刹那间浓烟滚滚直上，火光冲天而起，把董仲舒书斋的窗纸都映红了。“高园殿是皇帝的祖庙呵！”董仲舒边拖着鞋，边往外跑，但他刚到门口就站住不动了。“唉！命定我三天之内就发迹，这也许是个预兆，我何必去救火？”

董仲舒急忙回到桌前，磨墨疾书。外边的火熄了，董仲舒还在书斋里疾书着他的阴阳推算……

第二天一早，和董仲舒一起被推举上来的儒生们象往常一样，来到董仲舒的书斋，互相弯腰打拱之后，就又谈论开了。

“从没见过，象昨晚这样大的火！”

“高园殿都烧成灰烬了。”

中大夫主父偃平时与董仲舒面和心不和，不大参加这样的议论，今天忽然来了。这时，他一个人不声不响地翻着桌上的一堆书，一叠文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不动声色地把它放进自己的袍袖中……

群儒们坐在董仲舒周围继续议论。

“董先生乃是圣汉以来第一个圣人，深谋远见非常人之比。”

“就拿董先生推算阴阳来说吧，谁个不知是当今的神人，能知地理，天文，天命。”

“火灾主祥还是主恶，先生是一清二楚的。”

“承列位过奖。”董仲舒说着欠身表示谢意。他的脸上除了得意之外，又多了一层神秘的神色。

正当群儒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主父偃走过来说：“诸位暂坐，卑人暂去就来。”他彬彬有理地向大伙打过招呼之后，就匆匆出去了。群儒们谁也没有理他。

董仲舒被群儒们的赞扬声冲昏了头脑，于是又搬出了平时不知谈了多少遍的那套道理讲了起来：“阴阳天之所生，命者

天之所定，以阴阳推算天命，天命乃命中注定也，不可更迁……”

过了一天，朝廷内侍突然闯进各个儒生家，大声喝道：“皇上有旨，着董仲舒等众儒生立即入朝问话。”群儒们被突如其来的传召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慌忙向午门走去，碰在一起，边整衣帽，边三五成群地互相打听出了什么事。但谁也不知道召见的原因。董仲舒更是面如土色，心中突突跳个不停。

众儒生们来到朝堂，发现主父偃早已洋洋得意地等在那里。儒生们的脚跟还没有站稳，幕后就冲出了几十个手持刀斧的卫士，把儒生们团团包围起来。这时儒生们知大事不妙，一个个低着头，垂着手，连大气都不敢出。有几个儒生索索发抖了。董仲舒也站在人群中，紧张得把肩耸得高高的，好象要把头缩进胸腔里去。

汉武帝讲话了：“高祖陵上的火灾是烧纸引起来的，什么金、木、水、火、土、阴羊、阴牛！我养着你们，你们竟敢写文章胡言乱语！”

董仲舒听汉武帝开口就讲“高园殿灾”，吓得背上直冒冷汗，继而又想，自己的奏折谁也不知道，大概同自己没关系，于是慢慢地放下了肩膀，脖子也渐渐伸直了。定了定神之后，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迈出一小步：

“据小臣愚见，陛下德被四海，万民悦服，四方来归。高园殿之火，正是陛下圣德爱民感应于天，火势之旺说明天之大悦。文章所言‘灾异怪象’，实是危言耸听，准有不测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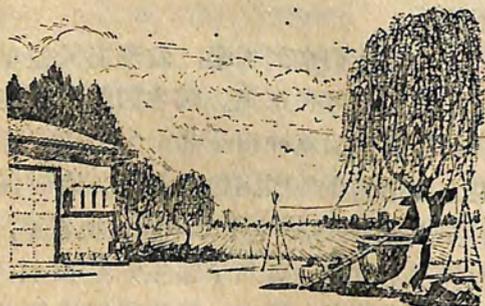
吕步舒听见老师这样说，马上灵机一动，也向前迈出一小步，向皇帝进言道：“小臣不敢冒昧，这事非同小可。文章表面上推算灾异，实际上是诽谤朝廷，欺世惑众。”他想这样既可讨好老师，又能在皇帝面前邀

(下转 58 页)

# 三斤化肥

(小京剧)

(根据前进农场同名话剧本改编)



上海市戏曲学校

**时间** 七二年初春季节的一个中午。

**地点** 崇明岛某国营农场。

**人物** 海英——女，23岁，生产队仓库保管员，党支部委员，知识青年。以下简称海。

小高——男，24岁，生产班长，共青团员，知识青年。以下简称高。

小玲——女，18岁，班核算员，共青团员，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玲。

**布景** 舞台一侧是仓库一角，另侧有一株杨柳。树下有一水缸，缸旁有水桶、扁担。树后有竹竿撑好的晾衣绳。远处田野齐整，麦苗吐青，并有高压电线在田野上延伸。远处有厂房。

[幕启：小高焦急地上。

高 (唱) 战春耕、抢季节，热烈紧张，  
夺高产、迎丰收，斗志昂扬，

三分地缺化肥急待施上……

玲 (内白) 小高!

高 (向内看) 小玲她又来了。

[小玲上。

玲 小高!

(唱) 谁是谁非，再辩论一场。

我话还没讲完，你干吗转身就跑呀?

高 你一个劲的要我检讨，真是莫名其妙!

玲 哦! 你造成浪费，要超计划领化肥，还不该检讨?

高 说我浪费，你摆出事实，别尽乱放炮!

玲 咱班麦地还剩三分，  
为什么定量化肥全报销?

超额领肥提高了农本，

明摆着的事实你赖不掉。

高 得了，得了! 我的二班核算员。

你别死扣低农本，

对三斤化肥斤斤计较。

我是二班生产班长，

得保证产量超纲要。

我去仓库领化肥，  
你别跟我无理取闹。  
〔小高向仓库走去，小玲后跟，至仓库  
门前，见门上锁。  
高 午休时间，宿舍里不见人，仓库门又锁  
上。  
玲 海英姐真是个闲不住的保管员呀！  
〔小高欲下。  
玲 小高！  
高 小玲，你有完没完。  
玲 你要不检讨，我找海英把状告。  
高 海英一向关心生产，决不会袖手旁观  
冷眼瞧。  
玲 海英姐一向坚持原则，精打细算，关口  
把得牢。  
高 那，咱们就走着瞧！  
（唱）是非曲直海英会判断，  
我跟你呀……  
（唱）针尖对麦芒。  
玲 （唱）是麦芒对针尖。  
〔小高回身看了小玲一眼急步下。  
〔小玲也紧紧跟下。  
海 （内唱）喜新苗沐朝晖——  
〔海英肩扛筐箩愉快地跑上。  
海 （唱）——茁壮成长。  
铁牛唱，战歌扬，好一派春耕风光。  
口诛笔伐，批修整风豪情壮，  
干劲冲天，为夺丰收粮满仓。  
高产低耗，节约二字记心上，  
保管员，要为集体把家当。  
〔海英从筐箩内取出一叠空化肥袋。检  
查。发现内有化肥。  
海 二班的化肥袋又没有抖光。  
剩下三分麦地，化肥还没施上。  
同志们反映，小高近来使用农具不爱  
惜，  
大手大脚作风在滋长。  
〔从筐箩内取出摔成两半的粪勺。

粪勺坏了，他就扔在路旁。  
〔沉思。  
要及早地注意这浪费倾向，  
莫教那小小蚁穴溃了堤防。  
对！我要把粪勺修好，化肥装上。  
送到田头，把战友帮。  
〔海英拿了坏粪勺进仓库修理。  
〔小高、小玲急步走上。小高回身看到  
小玲，露出不耐烦的心情。  
高玲 （唱）跑东到西她跟踪不放，  
我  
（同向对方唱）你想要……  
高 （唱）抢告状，  
玲 （唱）把化肥诓。  
高玲 （同向对方唱）我不信海英听你胡讲。  
〔小高、小玲看见海英。  
高 海英！  
玲 海英姐！  
玲 你听我讲，  
高 你听我讲，  
高玲 （同时）上午施肥田头上，  
关键时刻肥撒光，眼看……  
海 瞎！你们说话乒乒乓乓，  
真象乱放炮仗，  
一个说完了一个再讲。  
〔冷场片刻。  
海 又都不讲了？那我来讲，  
你们二班，眼看胜利已在望，  
剩下了三分麦地，  
化肥还没施上。  
玲 海英姐已经了解情况。  
高 保管员同志，这三斤化肥，总好商量吧！  
玲 慢！用化肥超过定量，这违反规章！  
高 春管工作，分分秒秒都要抢，  
季节逼人，时间就是食粮。  
海 关键时刻缺化肥，  
是会影响产量。

高 我早就料到，  
海英会把我心情体谅。  
玲 海英姐……  
海 可是，补领化肥，必须登帐。  
为什么缺化肥？你说了我好写上。  
高 原因……，干脆一句话，  
分配的化肥已用光。  
玲 真是强词夺理，  
这算什么原因呀？  
海 你说的情况我了解，  
我问的是缺化肥的原因，  
你要仔细想想！  
玲 你讲呀！  
高 这个……  
玲 看你也讲不出来，  
分明是，施化肥顾前不顾后，  
分化肥不计算定量。  
高 哦？分化肥要跟配中药一样，  
来个一钱一分称份量。  
海 小高，党把农场家业交我们手上，  
对待一钱一分化肥，  
就要算算细帐。  
高 那咱们就来算算细帐，  
要摆出事实，别光凭嘴巴空讲。  
当前孕穗肥，  
对麦苗抽穗有重大影响。  
如果不及时施上，  
就会影响高产量。  
海 不顾农本，  
只抓产量；  
增产不增收，  
又怎么能打好农场翻身仗？  
高 这……嘿！撒下去的化肥，  
好比泼出去的水。  
要是收得回，  
我也不来请你帮忙。  
再说……，就算我浪费化肥，  
也不过三斤份量。

海 什么？不过三斤份量？  
刚才明明算过帐，  
这三斤化肥，  
能影响高产量。  
玲 才说的话，怎么就忘了？  
高 （语塞）  
好呀，你们俩对我一个，  
有意跟我刁难。  
今春夺不到高产量，  
责任谁来承担？  
老实说，这三斤化肥今天不拿出仓，  
我就跟你们没个完。  
〔小高赌气坐在门口。  
〔稍停。  
玲 呵，耍态度，把仓库门堵上了，  
化肥就是不给你，  
看你怎么样？  
海 小玲，浇肥要浇根，  
帮人要帮心哪！  
玲 那，怎么帮啊？  
海 小玲！  
（唱）一场辩论情绪激昂，  
看起来，浪费难免的谬论还有市场。  
眼前是一场反修防修的思想仗，  
这三斤化肥决非小事一桩。  
坚持原则，寸步不让，  
对症下药，热情满腔。  
（向小高）叫小高听我讲，  
抖洗这化肥袋请你帮忙。  
做完后三斤化肥交你手上，  
培育那麦苗成长灿烂金黄。  
玲 （背躬）海英姐要做什么文章？  
高 三斤化肥不给，反要我帮忙……  
海 互相帮助，共同促进，这是革命风尚  
嘛。  
高 让我帮你抖、洗化肥袋？  
海 对！  
高 做完之后，三斤化肥交我手上？

海 不错。  
高 好，一言为定，说干就干。  
（唱）咱要发扬革命风尚，  
拿起肥袋扔下缸。  
海 （唱）休莽撞，  
袋中化肥有份量，  
抖入筐箩再放进缸。  
高 （拿起一只化肥袋）  
（唱）怎样抖法，  
你讲一讲。  
海 喏，翻过面，  
高 （边念边动作）翻过面，  
海 晃两晃，  
高 （边念边动作）晃两晃，  
海 用力拍，  
高 （边念边动作）用力拍，  
海 （唱）肥进筐。  
高 （唱）我用力拍来用力晃，  
哪有化肥掉进筐。  
（白）你们看，连一粒化肥也抖不出来。  
海 这……好呀！  
高 好？  
高 抖不出化肥好什么？  
海 这个化肥袋，  
抖得净又光。  
正说明那班长，  
勤俭节约把家当。  
值得学习，  
（唱）值得表扬。  
高 唔……好！值得学习，  
玲 对！值得表扬。  
〔海英又从二班化肥袋中取出一只递给小高。〕  
海 你抖啊！  
高 还要抖？袋里没化肥抖它干什么？  
海 袋里能抖出一钱一分化肥，  
也能为农场作出贡献嘛！

高 我抖，我抖。  
（自语）抖不出也要抖，为了三斤化肥，  
没办法。翻！……  
（想了一下）反正也抖不出化肥。  
（欲将化肥袋扔进缸）  
海 （急制止）还没抖呢，怎么就往缸里放？  
高 这玩意儿抖不出啥名堂，  
光有气力也用不上。  
海 这化肥袋是另一个班的，  
你没抖，怎么就知道没有名堂呢？  
高 那你摆出事实来，让我看个样。  
给你！（将化肥袋交给海英）翻过面，  
（以下海英随小高话意做动作）晃两晃，用力拍，肥……，肥进不了筐！  
海 肥进了筐！  
〔小玲看筐箩。〕  
玲 果然有化肥。  
〔小玲又拿起一只化肥袋抖。〕  
玲 哎？怎么又没抖干净？  
高 （看筐箩）嘿！我当有多少化肥进了筐，  
一星半点、三三两两。  
海 别小看这一星半点、三三两两，  
聚沙成塔，汇水成洋。  
（小高拿起化肥袋，无精打采地抖。）  
海 慢！这只化肥袋你还没抖干净。  
高 怎么没抖干净？  
海 你看！（拿过小高的化肥袋，从袋角又抖出一些化肥。）  
高 （不屑地）干活嘛，就要大刀阔斧，  
象你这样小里小气，  
哪儿能打漂亮仗？  
海 要打漂亮仗，首先看思想！  
咱是农场新闯将，  
扎根海岛把主人当。  
战天斗地基业创，  
须珍惜劳动硕果颗粒归仓。  
咱手中掌管着红色家当，  
花费这一分钱也要掂掂份量。

高 花费一分钱也要掂掂份量?  
(数板)上午有三吨化肥进了仓,  
我才要三斤,不过是二千万分之一,  
好比老牛身上一根毛,  
何必这样斤斤较量。

海 思想上要重视点滴数量,  
爱护这国家财产无上荣光。  
让化肥漏自手中造成浪费,  
那怕是老牛身上一根毛,  
也不应当!

高 大道理谁不会讲,  
三斤化肥能值几个钱?  
增加了产量,  
就全都补上了。

海 要是少用化肥同样夺得高产量,  
这样高产低耗不是更好吗?

玲 是啊!象你这样只顾产量不顾农本,  
到头来表面高产量,  
手拿亏损帐。  
这样的班长,  
我要造他的反!

高 你又乱放枪!  
袋中留些化肥总免不了嘛!

海 总免不了?  
你这话和“农场家大业大,浪费难免”  
的论调又有什么两样?

玲 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对你有影响!

高 嘴!问题倒拎得挺高,  
可惜没找准对象,  
好比是蚂蚁戴斗笠……

玲 蚂蚁戴斗笠?

高 帽子大,脑壳小,配不上!

玲 依我看,尺寸很合适,大小正相当!

高 配不上!

玲 正相当!

高 配不上!

玲 正相当!  
〔高、玲争执不下时,海英进屋取簸箕,

内装化肥。

海 小高,几粒化肥,暴露问题,  
一言一行,反映思想,  
你思想有漏洞,  
谬论有市场!

高 啊?!你们真是越说越不在理上!  
我补领化肥为夺高产量,  
难道这也是错误思想?  
浪费这点滴化肥谁能免,  
又何必小题大做乱上纲!

海 以小见大明方向,  
怎说是小题大做乱上纲!  
你们看!(将簸箕端至高、玲跟前。)

高 玲 化肥?!

海 这里的化肥是我昨天从收来的空化肥  
袋里抖出来的。  
〔将化肥倒入筐箩。

玲 (惊讶地)嘿!真不少,靠三斤呢!

高 小玲,咱一个大队二十个班,  
施一次肥总共才损耗三斤化肥,  
我看,这也很平常。

海 不,这些化肥恰恰是从一个班的空化  
肥袋里抖出来的。

高 啊?!

玲 那刚才抖的化肥袋也是这个班的?

海 是啊!

〔玲恍然大悟。

高 施肥才两天,  
一个班就浪费这么多化肥?

海 是啊!班长管分化肥也不抖抖干净。  
要是大家都象他,一个班就浪费三斤,  
咱一个大队二十个班,  
施一次肥就要浪费多少呢?

玲 六十斤!

高 六十斤?真不少!

海 你看这个班长……

高 是成问题!

玲 (唱)这一来叫我豁然开朗,  
海英姐真会做文章。

高 (唱)他把这三斤化肥无端浪费,  
我为这三斤化肥东奔西忙。

海 (唱)这班长  
玲 (唱)浪费的是  
高 (唱)红色家当。  
玲 (唱)这班长  
海 (唱)影响翻身仗,  
高 (唱)实在荒唐。  
海 (唱)倘若他  
玲 (唱)发展下去,  
高 (唱)不堪设想。  
玲 (唱)咱们要  
海 (唱)团结一致,  
玲 (唱)批他一场!  
海 (唱)热情相帮。  
玲 (唱)这人是谁?  
高 (唱)快对我讲!  
海 (唱)他就是……(拿起修好的粪勺)  
(白)扔掉粪勺  
玲 补领三斤化肥的  
海玲 (唱)高班长!  
高 (接过粪勺)怎么是我? ……  
海玲 你再看看这化肥袋,不正是你们昨天  
交回的吗?  
高 (仔细辨认,不胜惭愧)真没想到,浪费  
三斤化肥的就是我。  
海 小高,扔掉粪勺,多领化肥,这不仅关  
系到增加农本,影响翻身仗;而且还关  
系到我们能不能继承老一辈的艰苦奋  
斗的革命传统;关系到我们能不能自  
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唱)站海堤,放眼望,大好景象,  
忆当年,学大寨,斗志高昂。

围海滩,开荒地,日夜奋战,  
挖河泥,积绿肥,跋涉奔忙。  
点滴化肥咱看作宝贝一样,  
积少成多,遍洒田野写诗行。  
看今朝,千万棵麦苗迎风笑,  
奋发图强,才换来春满农场。  
须牢记,勤俭持家,优良传统永  
不忘,  
要使这,艰苦奋斗,政治本色放光  
芒。

高 海英,你说得对!  
今后我一定把手上的漏洞,不,  
把思想上的漏洞堵上。

海 小高,这三斤化肥你装好拿去用罢!  
高 不,这三斤化肥我上交了。  
玲 上交?那咱班的三分麦地?  
高 这缸化肥水……  
海 倒在你们缺肥的麦地上!

高 海英,你把我们心里话都掏出来了。  
玲 海英姐!

海 咱们本来就是一条心嘛!  
(唱)社会主义家业掌在手,  
革命传统咱要继承发扬。  
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方向,  
当好红色接班人,永远举旗抓纲!  
[小高将缸内化肥水倒入水桶。小高、  
小玲争相挑担。]

高 我来挑!  
玲 我来挑!  
海 (乘两人争执不备,抢过担桶)我来挑!

高 海英!  
玲 海英姐!(追海英)

海 我给你们送到田头上!(下)

高 高玲!  
玲 (追下)海英姐!

——幕落

(题图:程树人)

# 儿童文学也要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

——从三篇小说谈起

朱 烁 渊

少年文艺刊物《上海少年》一九七四年第二期上，刊登了三篇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短篇小说：《同一条战壕》、《女装卸工》、《处处摆战场》。读了以后，令人欣喜。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亿万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创造了无数具有深远意义的新生事物和英雄业绩。社会主义文艺要不要反映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呢？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革命文学工作者已经作出了响亮的回答：要努力反映！他们用自己战斗的笔，满怀革命豪情，战胜种种困难，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为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塑像。这些作品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受到广大工农兵读者的欢迎。

那末，儿童文学是不是同样要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同样能通过形象的描绘正确反映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塑造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少年儿童英雄的形象？我们读了《同一条战壕》等三篇小说后，感到小说的作者勇于实践，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不妨说，他们用作品的事实，对上面的问题作了一次肯定的回答。

《同一条战壕》是描写文化大革命时中

学复课闹革命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高风玲，当初第一个站出来造走资派校长的反，曾经受到一些受蒙蔽的同学的围攻，现在，斗、批、改深入了，形势更加迫切要求团结更广大的同学一起战斗。就在这种情况下，高风玲很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促使受蒙蔽的同学傅平，加入到复课闹革命的行列；同时又帮助在新形势下可能掉队的战友雷焰一块前进。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位红卫兵小将，革命胸怀何等宽阔，思想境界多么崇高！如果说，高风玲是文化大革命培育的崭新一代的少年英雄形象；那么，在小说《女装卸工》中，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今天已经加入到工人阶级的队伍，在三大革命的熔炉中，他们锻炼得更加成熟，反潮流精神越来越旺盛；而《处处摆战场》中出现的则是小主人公、十二岁的红小兵小威，作品描写他在文化大革命烈火熏陶下，机智勇敢地同走资派作斗争，形象地体现了一代新人的队伍必将得到不断地壮大。看到这样一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青少年和儿童的可爱形象迎面而来，使人们更加坚信：革命的前途充满着希望，时代的未来无限光明，世界必然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所以，正确反映文化大革命，努力塑造活跃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风口浪尖的青少年、儿童的英雄形象，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但

能以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教育少年儿童，为他们树立学习的榜样；而且对于广大读者来说，也同样能够从中得到不少教益。当然，《同一条战壕》等三篇小说，还仅仅是个尝试，难免还有不足之处，诸如小说内容比较单薄，矛盾冲突展开还不够充分，对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揭示不够深刻等等。但瑕不掩瑜，这些前进过程中的缺点，今后一定会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逐步得到克服的。

儿童文学，主要是写给少年儿童看的，应该照顾到少年儿童的特点。不照顾这个特点，就会把儿童文学和别的作品完全等同起来，这样有可能削弱儿童文学在教育少年儿童方面应起的作用。但是，决不能把这个特点看得绝对化，否认儿童文学同一切社会主义文学之间的共同本质。文化大革命前，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政下，“童心论”、“儿童本位论”等黑货泛滥，儿童文学园地上毒雾弥漫，毒草丛生。所谓“童心论”、“儿童本位论”，说穿了就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翻版。它们借口儿童文学的某些特点，一概抹杀社会主义的儿童文学的阶级特征，阉割儿童文学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应有的革命作用，妄图把儿童文学变成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

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因此，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应有的批判。但是，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激烈复杂的。时隔不久，有的人不是又以今天的儿童文学缺少儿童特点为幌子，曲折地顽强地表现那套“童心论”、“儿童本位论”等黑货吗？《同一条战壕》等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正是对它们的一次批判和反击。

少年儿童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未来的接班人。社会主义的儿童文学，应该为他们创作更多的深刻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塑造更多的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和少年儿童的新人形象，配合现实的革命斗争，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代代相传，以保证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同一条战壕》等作品，已经跨出了一步，我们期望有更多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和革命的儿童文学工作者来共同努力。前进道路上肯定是不平坦的，但只要 we 坚定地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向革命样板戏学习，不断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我们就一定能在斗争中继续前进，为广大少年儿童创作出更多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好作品来！



# 喜看良种抗寒流

——评独幕话剧《抗寒的种子》

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 张震钦

复旦大学文艺宣传队集体创作的独幕话剧《抗寒的种子》，从教育革命的一个侧面，努力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生动地表现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的尖锐冲突，具有鲜明生动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很有新鲜感。

《抗寒的种子》通过某大学生物系所发生的一桩考试事件，深刻地反映了究竟是开门办学还是关门办学的矛盾冲突。这实质上是个要不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以欧阳铁为代表的工农兵学员，和革命师生一起，贯彻执行了开门办学的方向，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坚持在农村培育抗寒的种子，并乘寒流到来的时机，搞抗寒稻种的耐寒性试验。但就在这个时候，生物系的章教授下乡来了。他要大家立即放弃良种的抗寒试验，停下来进行遗传学基础理论的考试。这桩事件反映了教育战线上右倾思潮的抬头。它对工农兵学员来说，是一股比自然界的寒流更为凛冽的寒流。

在这场严峻的考验面前，工农兵学员的大多数是坚定的，但也有少数人动摇，万梅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她听到有人污蔑工农兵学员“水平低”、“质量差”的时候，虽然感到很气愤，但并没有能对这件事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我要好好读点书，拿出点成绩来给他们看，为贫下中农争

口气！”这就是万梅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的认识。她不懂得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不能击退教育战线上的这股右倾复辟思潮，相反地，倒反会被章教授这类人物牵着鼻子走，上了当自己还不知道。

欧阳铁和万梅想得就不一样。他没有就事论事的从个人角度来对待考试，而是从中看到了“大学这个地方，封、资、修一套是很容易回潮的”，“如果只钻业务，不管路线，忘记了‘上，管，改’的职责，大学就会落到资产阶级手里”。正如他对章教授所说的：“我没有把你的意见当作个人的东西来反对，我们是把它当做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来反对的。”他把这桩考试事件提高到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认识。无私才能无畏。以欧阳铁为代表的工农兵学员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工农兵学员，正象这抗寒的种子一样，破土，发芽，茁壮成长。最后，万梅在伙伴们的帮助下，经过事实的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坚决地和大家站到了一边。就连章教授也初步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在乡下搞开门办学的愿望，开始迈出了新的一步。在剧本的末尾，有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万梅 章教授，我这颗种子差点给你沾走了。

〔欧阳铁上。〕

万梅 欧阳铁，我这颗种子找回来了！

欧阳铁（接过种子）好啊！我们培育的高产抗寒的良种，一颗也不能少啊！

是啊，寒流的袭击摧残着种子，但种子却也在寒流中得到了锻炼而成长。誓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战士就是在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将欣喜地看到：万梅在经过这样一场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以后，一定会象欧阳铁一样，增强对资产阶级思潮的识别和抵抗能力，成为一颗抗寒的良种。

章教授和以欧阳铁为代表的工农兵学员在考试问题上所反映出来的矛盾，从本质上来看，属于对抗性的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这种矛盾和斗争大量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出现的（尽管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向敌我矛盾转化），这就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党的政策要求我们对章教授不能简单地采取轰走了事的方式，而是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抗寒的种子》比较深刻地反映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指出了这种斗争是一场谁改造谁的搏斗；同时，又充分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章教授思想上的转变和进步表示欢迎。以欧阳铁为代表的工农兵学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代新人，他们对党的事业无限热爱，遇到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时候，坚决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尽管章教授过去执行了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欧阳铁这样的工农兵学员赶出了校门。但欧阳铁丝毫不从个人的恩怨着眼，而是站在党的立场

上，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无产阶级政策，对章教授既做到了严肃批评和坚决斗争，又体现了在革命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从而刻划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的一代的新精神面貌。

《抗寒的种子》从最初的稿本，到现在发表的这个本子，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出和加工修改的过程。这个艺术上不断进行概括和提高的过程，是剧本作者们在思想上对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加强剧中的矛盾冲突、并使之尖锐化的过程。《抗寒的种子》这个短剧是根据我校革命师生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斗争生活进行了概括和提高而写出来的。它来自革命实践而又推动了革命实践。当这个剧本第一次在学校公演时，全场轰动，群情振奋，广大革命师生纷纷递条子上台表示支持。这个事实，又一次驳斥了那种主张文学创作同文化大革命保持一段距离的谬论。同文化大革命保持距离，就是同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保持距离，把自己关在手造的“象牙塔”里。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努力“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努力反映当前的火热的斗争生活。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寒流的袭击，培育不出抗寒的稻种。在教育战线上，从孔老二到凯洛夫直到林彪一伙，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要清除这些毒素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只要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存在一天，教育战线就仍会出现一股股形形色色的寒流。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定会有更多的抗寒种子破土而出，发芽抽枝，直到蔚成郁郁葱葱的茂林。正确地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的作品也同样如此，它们必将在形形色色寒流的锻炼下茁壮地成长。我坚信。

# 咱们中国工人是劈风斩浪的人

——短篇小说《试航》座谈

上海船厂部分工人

《试航》是一篇反映我们造船工人火热战斗生活的短篇小说。我们亲身参加万匹机制造和万吨轮试航的工人、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是带着非常亲切的感情读完它的。多少年来，我们多么渴望我们国产的万吨轮，能够高鸣震撼大海的汽笛，去踏平江海万顷浪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使我们的宿愿成了光辉的现实。几十条威武雄壮的巨轮，通过我们中国工人阶级的手，出现了，下水了，远航了！这中间，经过多少狂风浪的考验啊！短篇小说《试航》艺术地再现了这一场又一场的激战。

我们很喜欢陆大路这个人物。他是我们造船工人的代表，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他的骨头是硬的，顶得住天；他的胸怀无比宽广，装得下海；他坚持走在毛主席指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轨道上，干出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志气。试航，与其说是试机、试船，不如说是试人。不但要跟大自然中的强台风搏斗，还跟现实生活中的崇洋媚外思想斗争。风也好，浪也好，都是试金石。以“权威”自居的陈宗杰在风浪面前的态度是不用谈了，他本人就是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角色，自然巴不得让风浪吞没我们。而身为厂生产组长的高天雨，则被风刮得晕头转向，被浪颠得神魂颠倒了，他盼望能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舒舒服服”地行船。只有我们的大路同志，带领着群众，明知风浪险，偏向风浪行，“不管风吹浪

打，胜似闲庭信步”，在风口浪尖上“试”出无产阶级的英雄本色来。为了存心刁难陆大路，陈宗杰精心选择了一个刮强台风的恶劣环境来试航，可是陆大路从容上阵，毫无惧色：“我们就要在风浪中去闯一闯嘛！”陈宗杰奉行洋奴哲学，别有用心地要万吨轮“在船头压点水”，也就是低着头航行。陆大路和工人群众针锋相对地反对，偏要昂首挺胸，劈风斩浪地前进！

是的，在斗争面前昂首挺胸，劈风斩浪，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宝贵的性格特征。回想我们厂制造万匹机、万吨轮的过程，就是为了给中国人民争气，跟修正主义路线反复斗争的过程。当时，我们造船工人已经在小船台上造出了万吨轮的船体，动力问题，本来可以设想用四架小柴油机和十台自由活塞组合起来解决。可是，工人老师傅却豪迈地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双手制造出万匹机？争论了几天几夜，最后终于统一了思想：我们不能跟在洋人屁股后面，我们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帝国主义欺侮我们，修正主义卡我们脖子，我们应该甩掉他们，大步前进！可是消息一传出去，有人就跑出来反对，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当心，别忘了以前上马又下马的教训。哼，居然又要我们下马，我们工人听了愤怒极了。照他们这种逻辑，我们恐怕一万年以后也不该造万匹机。有个年近六十的老工人，修了四十多年的船，什么样的船都摸

过。解放战争时期，他支前给解放军修船渡江，立下了战功。几十年来，他日夜盼望着江海上出现我们国产的巨轮。当他听到有人反对制造万匹机时，气愤地说，文化大革命前，我们造不出万匹机，是因为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干扰，今天，毛主席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我们工人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没有什么困难吓得倒我们！这是我们造船工人的心里话。我们工人说一不二，提出造万匹机，纵然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它造出来！因为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整个阶级的力量，坚定地相信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巨大威力。那个只能造造小舢板，只能敲敲补补的旧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了群众，我们提出了“造出万匹机，气死帝修反！”“造出万吨轮，远航全世界”的响亮口号，组成了三结合的指挥部，我们工人当了总指挥，打响了制造“争气机”的翻身仗。今天，当看到反映我们造机工人的艺术作品时，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万匹机是斗争的光辉产物，是工人阶级向修正主义路线造反造出来的。而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多多少少个抬头挺胸的陆大路！

可是，现实生活中也少不了陈宗杰这号人物。这种人看问题就是怪！我们工人说能造万匹机，他们又是摇头又是吹风，说不行不行！我们真的造出来了，他们居然愁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了。媚外崇洋成了他们脑子里的一块恶性肿瘤。结果就是利用“试航”这道关口把你卡住，逼你开“倒俵”。我们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某些有崇洋思想的人，抓住我们万匹机的一点小毛病，吹毛求疵，造谣诬蔑，说什么：你们的万吨轮只能给学生做做试验，只能给美术学校的学生写生画画。而对于洋机，就只知道磕头，有的洋机在大海洋里连续抛锚，“插”了十几次“蜡烛”，他们居然还一边踩着钢板上

的铁锈，一边连声称赞他们的机器好。简直连一点中国人的气味都没有了。怪不得工人写了打油诗讽刺他们：洋机在温室里（指试车台）试，我们在大风浪中试，洋机试一天，我们试五天，还说不“保险”，真是洋奴之见！《试航》中，陆大路义愤填膺地批判陈宗杰说：“你这样开倒车，也就是反对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决不容许你开倒车！”陆大路呼出了我们工人的强烈心声：要前进，要乘风破浪地前进，决不容许陈宗杰之流开倒车！你强台风来好了！你十级涌浪来好了，我们统统欢迎！我们的万匹机、万吨轮是经得住考验的！

经过了一次风浪，受崇洋思想影响的高天雨在事实面前，思想有了一些转变，他悄悄地掏出那张申请进口洋机的报告，让海风吹得无影无踪，并且感慨了一番：“风浪总算过去了。”他满以为，风浪一过去，他头脑里的那个毛病也可以随之吹得无影无踪。可是不，正象陆大路所说的那样：“自然界的暴风雨有停歇的时候，我们生活中的斗争却永远不会止息。”陆大路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是对高天雨糊涂思想的回答，也是对我们的提醒和教育。别以为万匹机造出来了，万吨轮试航合格了，就万事大吉。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赞歌还要响亮地唱下去。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从短篇小说《试航》联想到，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好比一艘巨轮，每天都在前进。不管碰到十二级台风，也不管碰到多少级恶浪，她都能满载着硕果，乘长风，破万里浪，到达那胜利的彼岸；而我们工人阶级是巨轮上的万匹机，在革命航船向前挺进的时候，源源不断地贡献出自己的能量。胜利前进吧，革命的航船！

（根据座谈整理）

## 评薛宝钗“装愚守拙”的处世哲学

严嘉良

薛宝钗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反面人物。曹雪芹通过这个反面典型，集中地概括了没落的封建阶级中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的本质特点，具有同贾雨村、王熙凤等人物不同的典型意义。因此，她为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所垂青，成为他们心目中“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古贤”，对之顶礼膜拜。

曹雪芹在第八回中这样介绍薛宝钗：“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这“装愚守拙”的处世哲学，是她的行动纲领。脂砚斋对她曾作过这样的评论：“待人接物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蜜之情，形诸声色。”可见，中庸之道加计谋权变就是薛宝钗“装愚守拙”的实际内容。薛宝钗有王熙凤的权谋才干，而又比王多披一层“温柔敦厚”的儒教外衣；她有贾政式的儒家“教养”而又没有其那么迂腐。这些方面，薛宝钗都要比他们高出一筹。

何谓“装愚守拙”？“愚”和“拙”这儿都是自谦之词，说的是要伪装自己，把自己打扮成虚伪的谦谦君子，温良恭俭让的封建淑女。薛宝钗善于说假话，做假事。她善于把假话说得很“诚恳”、很“谦虚”；把假事做得很“认真”、很“严肃”；既八面玲珑，又不失“端庄凝重”。例如，有一次，元春送来一个灯谜，让贾府的公子小姐们猜。其实这个灯谜“并无新奇”，“一见早猜着了”。但她却偏要“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为什么明明早已猜中，却要装出愚和拙的样子来以示“谦虚”呢？因为这是元春所制。不须添加一字，两面派的形象已跃然纸上。又如薛宝钗在滴翠亭扑蝶时，偶而听到亭内丫鬟的私情话。刚巧丫鬟小红们因怕窗外有人，推窗来看，宝钗“料也躲不及”，便“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装作追黛玉经过这里，反问两个丫鬟看见没有，说是“我才在河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呢”。两个丫鬟信以为真，

以为自己的秘密被黛玉知道，与黛玉结了怨。这种伪装自己、随机应变、隐蔽踪迹、嫁祸于人的手段，就叫“装愚守拙”。借用林彪的话来说，也叫“韬晦之计”。

薛宝钗的“装愚守拙”来源于孔老二的屈伸之道。孔老二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屈”是为了“求伸”，“蛰”是要“存身”。这种以退为进的反革命策略，孔丘生前就作过实践。他曾参与以费城为据点的反革命政变，事败后他说了几句政变头子的坏话，摇身一变，窃取了鲁国的部分权力，推行复辟倒退活动。孔老二的反动理论与实践，叛徒、卖国贼林彪奉为至宝，说什么是“随机应变信如神”，集中表现了他的反革命策略思想。看看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前后的拙劣表演，不正提供了绝妙的证明吗？林彪的死党把薛宝钗引为同类，其道理就在这里。

“屈”是为了“求伸”。对孔老二来说是为了复辟奴隶制；对林彪来说是为了当“儿皇帝”，复辟资本主义。那末，薛宝钗的政治目的何在呢？《红楼梦》中有一个人是看出来，这就是贾宝玉。他斥她是“入了国贼禄蠹之流”。的确，我们看看她为柳絮翻案的《临江仙·柳絮词》，是可以知道其中的消息的：“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从表面看，这首词显得“温柔敦厚”，骨子里却充满着勃勃的政治野心。

是的，薛宝钗的虚伪是和政治野心相结合的。她之所以“装愚守拙”，是为了借助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好风”直上“青云”。当然，她是不会明争的，而是暗斗。她用作为“天命论”象征的金锁作武器，把“金玉良缘”的舆论传遍贾府，以便把贾宝玉从林黛玉那边夺过来。

薛宝钗的“装愚守拙”，不仅隐藏着政治野心，还包裹着极端残忍的反动思想。在封建社会里，千千万万的妇女身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她们的命运只能“随逝水”、“委芳尘”，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薛宝钗却闭眼否认，说是“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她硬说封建主义的四权和婚姻制度是合理的，使妇女得以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并颂之曰“卷得均匀”。这种冷酷的态度，在对待金钏儿、尤三姐等人命案中，就看得很清楚。金钏儿遭到王夫人的辱骂、驱逐，愤而投井死后，相信因果报应的刽子手王夫人，尚且假惺惺地说：“岂不是我的罪过！”而薛宝钗竟公然说：“姨娘是慈善人，……据我看来，她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她……失了脚掉下去的。”如果是“赌气投井”，“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几句话，把王夫人的血债抹得干干净净。刽子手成了“大善人”、“活菩萨”，受害者成了“大罪人”、“死无常”。同样，尤三姐被封建势力逼死，柳湘莲遁入空门，呆霸王薛蟠尚且有了“泪痕”，唯独“宝钗听了，并不在意”，大放厥词说这是他们“前生命定”，不值得“伤感”。总之，按照薛宝钗的处世哲学，千百万被压迫的妇女“随逝水”、“委芳尘”似地死去，压迫者、屠杀者是没有罪的，而是被压迫者、被屠杀者自己活该！这种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倒打一耙的反动逻辑，是她的“装愚守拙”哲学的必然产物。要问薛宝钗为什么能在“蜂团蝶阵乱纷纷”的荣国府融洽无间，游刃有余，胜算在握？答案就在这儿：她的“装愚守拙”的处世哲学是用以欺骗和镇压奴隶们的，因而就得到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赞扬和支持。

其实，薛宝钗的“韬晦之计”，不仅得到王夫人的赏识，视之为“四德”俱备、“行为豁达”的女贤人，连有“一万个心眼”的王熙

凤也不知她的城府有多深严，因而不得不“退让三分”。历来的反动统治者承传了这套衣钵。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在北京制造“三一八”惨案，虐杀爱国学生，就一方面斥责爱国学生是“暴徒”，另一方面又胡说被害的学生是“自蹈死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南京珍珠桥枪杀要求抗日的爱国学生，鲜血染红了桥下的流水。国民党反动派同样倒打一耙，给请愿学生加上“捣毁机关，阻断交通……”等罪名，胡扯什么“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最后，也没有忘记诬称被害学生是“自行失足落水”。段祺瑞、蒋介石的阴谋手段同薛宝钗的“装愚守拙”哲学不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吗？林彪一伙口喊“让贤”，心怀“镇压之权”，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置于血泊之中，薛宝钗这套“装愚守拙”的刽子手哲学，正好适应了他们这种法西斯主义的需要。林彪死党对之顶礼膜拜，不是从这里可以得到解释了吗？

王熙凤说薛宝钗“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但她也有一反常态，不实行这“三不主义”的时候。当探春提出“兴利除弊”的方案时，薛宝钗与她发生了一场争论。自负其才的探春说了句朱熹的文章不过是“虚比浮词”的话，薛宝钗当即加以驳斥说：“你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浮了。……越发连孔子也都看虚了呢！”俨然以卫道者自居，批评探春“大节目正事竟没经历”，还教训说，“学问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逼得探春认输。薛宝钗的所谓“学问”，就是孔孟之道。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宋明理学更诬蔑劳动人民是什么“幸於始者怠於终，善其辞者嗜其利”。薛宝钗据此大讲了一套“与”才能“多取”的吃小亏占大便宜哲学，来了个“小惠全大

体”。她在宣布其笼络、收买政策时，劝那些管事的嬷嬷也分点利息给那些不管事的：“你们只顾了自己宽裕，不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这种“使之以权，动之以利”的手段，纵横捭阖，威胁利诱，突出地表现了历代反动统治者驾驭臣仆的统治手腕。

正因为薛宝钗的“韬晦之计”是一种阴谋权术的大杂烩。人们就很容易上当受骗。林黛玉曾多次锋芒毕露地奚落、讥讽薛宝钗，宝钗却故意装傻，以“浑然不觉”的态度泰然处之，盗取了“端庄大方”的美名。但这位“冷美人”在暗底里搞了些什么呢？当着封建家长的面，她多次用体贴关怀的口气，大讲宝黛的特殊关系，旁敲侧击地提醒贾府的统治者要防微杜渐。抄检大观园时，薛宝钗由于她的“不疏不亲，不远不近”的处世哲学，是唯一没有波及的人。尽管如此，她还是借口母亲有病，远远地跳出了是非的漩涡。宝钗搬出大观园之后，她还特地向王夫人献策说：“如今彼此都大了……倘有一时照顾不到的，皆有关系。……据我看：园里的这一项费用也竟可以免的，说不得当日的話。”这大段隐晦曲折的陈述，说穿了只是一句话：为了贯彻男女之大防，就必须把园子里的人都搬出来，把宝黛两人隔绝开来。薛宝钗背后的这一系列活动，比较纯洁的黛玉倒真是“浑然不觉”的。不仅没有发觉，而且还受骗上当。有次黛玉在行酒令时念了两句《西厢记》、《牡丹亭》中的曲词，这在理学统治的当时，是违背礼教的行为。薛宝钗就抓住大做文章，以关心为名把黛玉叫去，长篇大论地教训一番，迫使黛玉“就范”。随之，又在黛玉生病时送去小恩小惠，虚情假意地以示关

切，完全骗取了林黛玉对她的信任：“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是个最多心的人，只当你有心藏奸……”林黛玉认狼为羊，最后怎能不落得“魂归离恨天”的下场呢？

林黛玉固然死了，但薛宝钗也并不是胜利者。这个孔老二的忠实门徒，其命运也颇似她的祖师爷。孔老是“不可为而为之”，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了孤家寡人。薛宝钗是明知“本无根”，却偏要上“青云”，自然也只能掉到地下最不干净的地方去。“梧桐落叶分离别，恩爱夫妻不到冬。”她走到了自己奢望的反面。

“本无根”——这是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共同特征，也决定了他们最后必然走向覆灭的命运。从二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到今天的叛徒、卖国贼林彪，历史提供了无数

的生动例证。是的，这些反动派，还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都是“本无根”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脱离群众、背叛群众、镇压群众的，因之，也就必然要被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推翻。林彪及其死党虽然懂得，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要想长期站在革命队伍内部干反革命复辟的勾当，不搞伪装、欺骗和阴谋诡计，是一天也混不下去的。但他们的阶级本性永远不可能使他们懂得，由于他们的“本无根”的先天不足症，靠“韬晦之计”也好，靠“装愚守拙”也好，即使得逞于一时，最终都只能是短命的。剖析薛宝钗这样的反面典型，我们可以从中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加深对现实的阶级斗争的理解。这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搞好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是有帮助的。



## 略论《三国演义》的尊儒倾向

赵 松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也是一部具有尊儒倾向的小说。它取材于东汉末年魏、蜀、吴三个封建集团相互间斗争的历史。小说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写起，一直叙写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吴亡为止，历时一个世纪，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影响深远。

《三国演义》反映的虽是三国时代的故事，但成书却在元末明初。作者罗贯中，是个没落的封建文人，其生平不详。他写作的主要史料是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从陈寿的《三国志》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的化历史为形象，而是反映着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着自宋元明以来封建统治者利用理学加强其思想文化统治的现实。清初《三国演义》的增削、修改、刊印者毛宗岗说，“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即朱熹）《纲目》之所以为正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纲目》即《通鉴纲目》，是朱熹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改编的，其中贯穿他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

孔学黑线，妄图达到“黜魏而以章武之元继汉”的目的。小说《三国演义》既然以朱熹的《纲目》作为写作的指导思想，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小说的尊儒倾向。例如：朱熹把《通鉴》的“魏文帝黄初元年”改为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把“魏文帝黄初二年”改为“昭烈皇帝章武元年”。并在这两条上分别写上“冬十月，魏王曹丕称皇帝，废帝为山阳公”。“夏四月，汉中王接皇帝位。”使用了孔老二的所谓“正名”、“尊王”的“春秋笔法”。《三国演义》第八十回的回目：“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就完全是朱熹《纲目》中“春秋笔法”的照搬！

《三国演义》的尊儒倾向，不仅反映在回目里，且贯串于小说的整个艺术构思中。小说艺术构思的重心，是拥刘反曹，帝蜀寇魏。说穿了，也就是尊儒反法。刘备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是汉献帝的叔父，故又称“刘皇叔”，因而是“正统”。曹魏、孙吴则被指控为“僭越”、“篡夺”。同是所谓“僭国”，作者对他们的态度也大有差别。曹操因为是个杰出的法家，就被作为主要的反面对象来处理。孙吴属世袭豪族地主和军阀掌权，就视其对刘备的态度而定：当孙吴联蜀反魏时，作者就肯定，就赞扬；当孙吴联魏反蜀时，作

者就否定，就贬斥。在《三国演义》的作者看来，皇帝只许姓刘的来做，只有刘氏宗族才能继承皇帝位。《东坡志林》中载：“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这里说的是宋朝讲三国故事的情况，但却从中透露了一个消息：宋以来封建统治者之所以要鼓吹拥刘反曹的目的，乃是为了使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宣扬封建统治世代久长。

小说把儒家的政治理想、伦理道德，溶铸入人物形象塑造中。毛宗岗说，“三国一书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其对之法，有正对者，有反对者，有一卷之中自为对者，有隔数十卷而遥为对者。”刘备和曹操的“对插”、“对峙”，就是贯串全书的主轴。刘备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谄，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这段话代表作者的政治观点。在作者看来，刘备行的是儒家孔孟之道，曹操用的是“申、商之法术”、“韩、白之奇策”即法家。所以，一个是体现德、仁义、忠恕之道的“仁君”，一个是残暴、奸诈、图利的“乱臣贼子”。刘备与曹操的“对峙”，反映着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只是，作者在这里作了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概括，抹杀了儒法斗争的本质。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是东汉末年的一位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他抑制豪强，发展农业生产，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为中国的统一事业奔波。他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应该说是实话。东汉自董卓之乱以后，群雄割据混战，各封建军阀集团都想做皇帝。所以，曹操立法很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实行专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但是，《三国演义》

却把曹操的这种打击豪族地主、坚持国家统一的活动丑化成为“乱世奸雄”。曹操主张以法治天下，打击孔孟儒学。史书载：“……（操）常出军，行经麦中，命士卒无败麦，犯者死。……太祖马腾入麦中，勅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拔剑割发以置地。”这段记载明明是写曹操自己制法，又自觉地做执法的表率；他认为制法者自己本身犯法也要处分，才能明法以制下，并且批判了主簿鼓吹的“刑不上大夫”的孔孟“礼”治。但是到了小说里，却被歪曲成为“割发权代首”的虚伪奸诈形象。曹操不信天命，不信鬼神，禁止厚葬，一破封建礼教，公然下令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在他逝世前的遗令里，竟然谈到跟随他的妻妾可以改嫁和衣服处置等问题，凡此等等，都与孔孟之道针锋相对。小说对此通过杀孔融和吕伯奢全家等情节也一一进行诽谤，甚至诬称曹操造“七十二疑塚”以防人掘尸等。可见，《三国演义》之所以丑化、攻击、诽谤曹操，并不是由于他犯有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行，也不是因为他是封建统治者，而仅仅在于曹操是个法家，是个坚持统一、坚持革新的代表人物。这就清楚地反映了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尊儒反法的政治立场。有的评论者认为，历史上的曹操当然有进步作用，但文艺不能是“历史上曹操的翻版”，《三国演义》把曹操写成“乱世奸雄”的反面典型，也应该“肯定”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这种观点，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辩证统一的原理，也抹煞了我国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客观存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评论具体历史题材作品的时候，把历史和文艺机械地割裂开来，实际上就是要文艺离开阶级斗争而“独立”。

《三国演义》通过刘备形象的塑造，宣扬了孔老二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最高政治理想。小说中的刘备，简直是“德”、“仁义”、“忠恕”之道的化身，肉麻地吹捧他广施仁政的所谓“政绩”。刘备到安喜县，“民皆感化”；路过徐州，“百姓焚香遮道”；他到新野，“军民皆喜，政治一新”，出现了什么“新野牧，刘皇叔，自到处，民丰足”的歌功颂德的歌谣；刘备入川，更是“百姓扶老携幼，……满路瞻观”；领益州牧，他“开仓赈济百姓，军民大悦”；进汉中王，“东西两川，民安国富，田禾大成”。等等。一步一步提高，把刘备升到“真仁慈主也”的高度。作者尚嫌不足，又增加了刘备在徐州兵败时，猎户刘安等“杀其妻”作野味献肉和长坂坡刘备“欲投江而死”以报答百姓等情节。鲁迅先生批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这确是一语中的。这“伪”当然不仅是刘备其人之“伪”，而且是儒家“仁政”之“伪”，是阶级本质上的虚伪。中国历史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彻底地未曾有过“王道仁政”，也彻底地未曾有过刘备那样“以德服人”的“仁君”。就是这个刘备，逃难到长坂坡大喊要以死报百姓的时候，使“十数万生灵”惨遭涂炭，甚至连跟随他在战场上奔波的甘、糜两夫人，也被他视为“衣服”给摔掉了。就是这个刘备，怀着“因黄巾倡乱，有志破贼安民”的鬼胎，挥舞孔孟之道的“忠义”黑旗，要求豪族大地主团结起来，巩固反动统治。搞什么“桃园三结义”，把屠刀向农民起义军砍去。当黄巾农民起义军惨遭镇压，“血流漂杵”的时候，这个刽子手身上的“德”、“仁义”、“忠恕”等等的外衣，不都早被剥光了吗？

刘备既然把镇压农民起义称为“破贼”，他的“安民”自然也就是孔老二的“举逸民”——把被黄巾起义军打倒、打垮了的豪族世家扶植起来。“流落江湖”的流氓恶

棍关羽和“颇有资财”的豪富张飞，固然是他的“结义兄弟”，大军阀袁绍等也是他投靠的对象。他勾结、网罗的还有：昏庸、腐朽得难以维持统治的刘表、刘璋、陶谦，孔府圣人的后裔孔融，甚至还有吕布这样的败类。刘备的“义”，他的“仁慈忠恕之心”和“长厚”风度，是专对这些人的！同这伙人讲“信义”，组织一个封建军阀集团，以维持世袭豪族地主的统治地位，这就是刘备的“兴灭国”阴谋。

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又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孟子则吹捧周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作为刘备“结义兄弟”之一的关羽，就是按照这个模子浇铸出来的。“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三通鼓响杀蔡阳，表现他的万人敌的“勇武”；“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的凛然不可犯的“神威”。这一切都服务于“共扶汉室”的总目的，因而是“仁者之勇”，是合乎“义”的，是“忠、义、勇”相结合的化身。“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真可谓超凡入圣的了。

在刻划关羽这个形象时，作者集中地描写了他的“义重如山”和“恩怨分明”。“屯土山关公约三事”一回中，关羽困于下邳，张辽替曹操去做劝降工作。张辽向关羽大讲了一通战死不降有“三罪”、不战降曹有“三便”的道理，无非是要关羽“留有用之身”，活命投降。这一点，关羽是一清二楚的，并深恐曹操不允。在摸到曹操的底牌后，他又提出“三约”，假惺惺地说是“降汉不降曹”。这真是自欺欺人之谈。既然关羽“义重如山”，与刘备有桃园结义之情，又有“共扶汉室”之誓，本是汉家“忠臣”么，何来“降汉”？既然视曹操为“汉贼”，身为汉家“忠臣义士”却又经过“汉贼”之手去“降汉”，这岂不是“背誓弃义有理”么？他归顺曹操之后，一方面替曹操解白马之危，杀了

正和曹操对阵的袁绍大将颜良文丑，为“汉贼”立功，差一点把正栖身在袁绍营里的刘备的性命都送掉了。另一方面，他又保护了刘备的妻子，过五关斩六将，为刘备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性格，表面看来是何等矛盾复杂，实际上却归结到一个中心：以自我为中心，从个人恩怨出发。这里有一个细节：关羽在曹营时，曹操见他平日所穿的绿锦战袍已旧，送了一件新的给他。关羽把新战袍穿在里面，外面仍穿旧战袍。还对曹操说，“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曹操赞曰：“真义士也！”这倒确实是孔孟所鼓吹的“仁义”的形象化写照！“仁”也好，“义”也罢，都不过是伪君子、两面派、野心家用以防身的“战袍”；“新”“旧”有别，本质始终不变。我们从林彪一伙的“君子长者之道”和“仁爱之心”里，不也可以找到同样的妙用吗？

关羽离曹时留有一信，其中说，“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华容道上，关羽做到了“义士”的所谓“重然诺”。他违反军令，放走了曹操，报答了在曹营时受到的知遇之恩。这突出地表现在“关云长义释曹操”的回目里。但是，曹操和刘备是敌对的两个营垒，对曹操是“义”，对刘备就是“不义”，这个矛盾又如何统一起来呢？抬出了“天命”论——知天命的孔明出来说话了：“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关羽这种一仆两主的毫无原则的丑事，经“天命”一压，就变成了人间的“美事”。可见，从关羽的“勇”到他的“忠”、“义”，全都贯串着一根“天命论”的黑线：“受命于天”，执行上天的意旨。这就使这个形象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规范。在“忠”于封建王朝的前提下，既可以用其“勇”镇压农民起义，又

可以用其“义”感化百姓，愚弄群众，使其就范。关羽在明清两代，被封建统治者尊为“武圣人”，封为“忠义神武大帝”、“灵佑忠义神武大帝”，到处为他建立庙宇和塑像，享受着和孔老二一样的祭祀，我们是可以从这里窥知其奥秘的！

宣扬反动的“天命”观和英雄史观，是《三国演义》尊儒倾向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的这句反动格言，是汉朝大地主阶级维持其反动统治的理论支柱。汉末的黄巾农民起义，为了发动群众，解放思想，也首先向这个反动的“天命”观开刀。他们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即是说，地主阶级的那个“苍天”要变，也能变；天变，道也变，不能再搞三纲五常那一套了。农民有自己的“黄天”，也有自己的道，自己的政治纲领和道德规范。农民起义随之爆发，“反者四五十万”，声势浩大，“官军望风而靡”。《三国演义》鼓吹以汉为“正统”，也就必然要用“天命”论作为理论武器。八十回，刘备想做皇帝，但又“恐天下人议论”而不敢，诸葛亮进言道，“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大王名正言顺，有何可议？岂不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于是刘备就名正言顺地登上皇帝位，还说是“天命不可以不答”。妄图挽回已经灭亡了的汉王朝，以“永延汉祀”。这是《三国演义》对儒家“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一个露骨表现。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刘备的“王道仁政”，关羽的“神威勇战”，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和“忠贞”，都挽救不了汉王朝的最后灭亡，刘备的西蜀政权，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天命论”必然导致英雄史观。在《三国演义》里，刘备、关羽等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都是“受命于天”，是天生下来的“贵人”，“非常人”，具有“安天下”的“天赋之才”。小说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前进

的决定性作用，把镇压黄巾起义的军阀打扮成创造历史的“英雄”；小说把“圣君贤相”打扮成人民群众的救世主，把群众丑化成为庸庸碌碌，只会乞求恩赐的“群氓”；小说在一系列战争的描写中，鼓吹“将帅”决定一切，否定群众、士兵的作用。凡此等等，都是对历史的颠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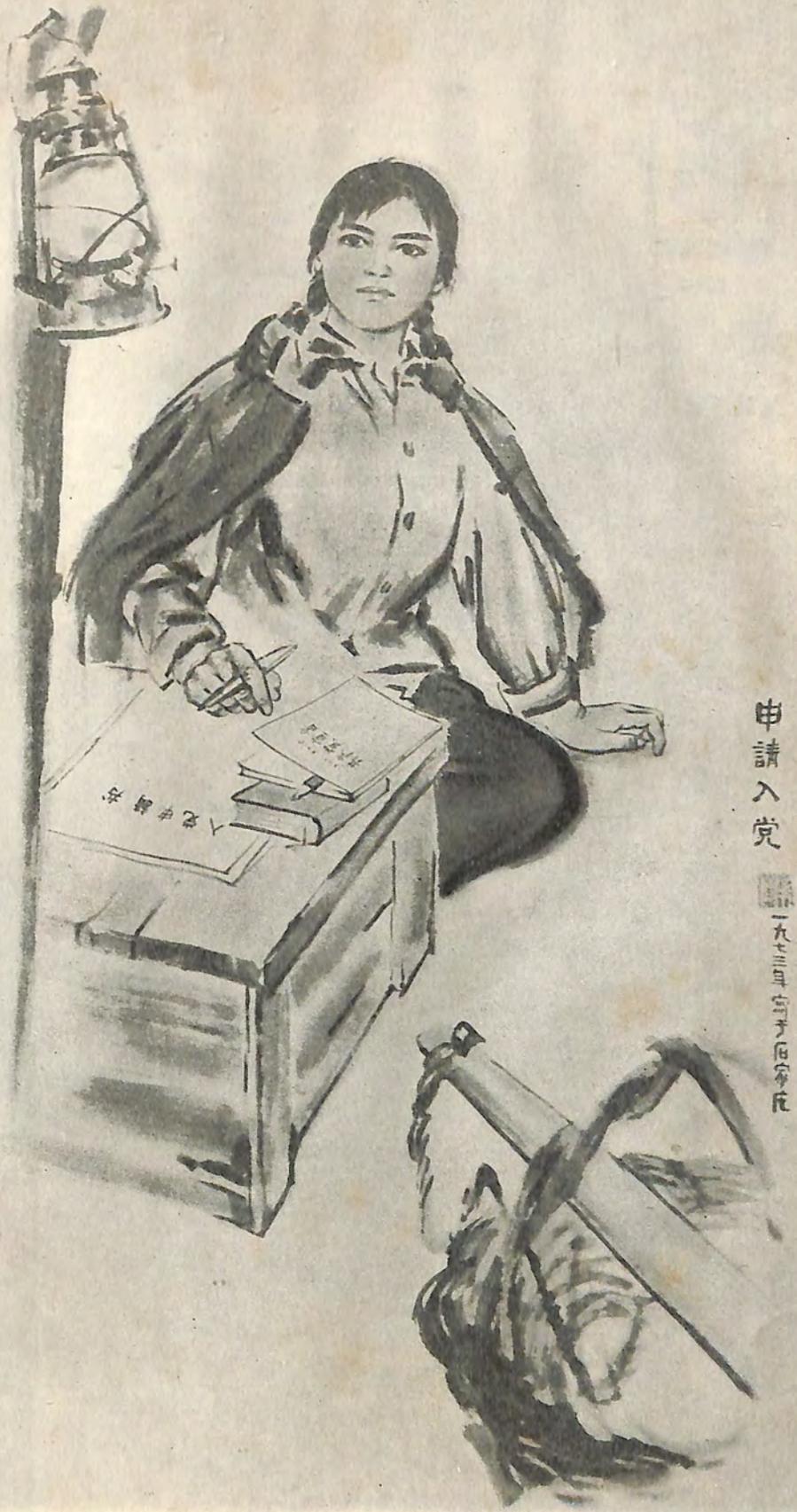
《三国演义》的尊儒倾向是多方面的，上述仅是它的主要之点。其他诸如徐庶、姜维的“孝道”，借孙夫人投江表彰“节烈”等，就不一一列述了。这里必须指出，小说尊儒倾向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宋、元、明之际，我国的农民起义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明确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反封建主义口号。封建统治者为了防止农民起义，除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控制和军事镇压外，进一步加强了思想上的控制。宋明理学的产生，并被列为官方哲学，就在于它能“破心中贼”，即从理论上、思想上消灭农民的革命思想，并加强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三国演义》的尊儒倾向就是适应封建统治者的这种政治需要而产生的。毛宗岗为本书写的《三国志演义读法》，就清楚地招供了这一点。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作者

用灵活的笔调，描写了王侯将相的政治生活和军事生活，魏蜀吴三国各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权谋和倾轧，描写了许多战争，有条不紊，逻辑紧凑。当我们今天阅读这部历史小说的时候，可以提供给我们不少历史知识，特别是阶级斗争的知识。小说对战争的描绘是非常出色的。大大小小的系列战争场面，都写得各具特点，毫无重复、呆板之感。特别是几个大战役的描绘，作者详尽地介绍双方力量的对比，兵力的配备和部署，双方主要将领的性格，战略战术的运用，地位的转化，甚至地理环境的特点、气候的变化等，表现得丰富多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的某些规律和特点。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军，包括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都从《三国演义》中吸取有关战争的知识，学习攻城略地、伏险设防的方法，结合实践形成了朴素的战略、战术思想。封建统治者对《三国演义》所起的这种影响感到十分害怕，发出了“老不谈三国”的诅咒。今天，我们遵循毛主席的“古为今用”的原则，通过这本小说，了解一点历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本书中存在着许多糟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它的尊儒倾向，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申請入党  
(中国画)



申請入党

一九三三年  
于何家

梁  
岩作



朝霞

1974/6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定价: 0.25元